

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上)

肖丽鹃的网名叫"给点阳光就灿烂"。她很爱笑，笑起来连粉红的牙肉都会很敞亮地很放松地钻出她薄薄的嘴唇，连同有点暗黄的四环素牙一起暴露于人眼前。她笑，是因为，每天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比方说，上个月下了场春雨，地面湿答答的，隔着冰冷的公路她都能看见下面睡了一年的草秧子蠢蠢欲动；再比方说，下个星期报社的食堂整修后重新开张，虽然味道有可能一如既往地差，换了装潢不换师傅，换了汤，没换药，但毕竟，不用长途跋涉5里地去找个干净的面摊儿，这就满开心的了。肖丽鹃的好心情，骤然转阴。自打婆婆公公来了以后，那就象是阳光下的一片乌云，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就这么可好挡住了太阳一样地阴。而这片云，恰巧挡住了所有的灿烂。同事下班前背着包，锁着抽屉，拿着手机约饭局，拨号等话的功夫，冲丽鹃说："羡慕啊！回家吃现成的了！白白！"默然咧咧嘴，说，88。婆婆公公来以前，丈夫亚平是通知过丽娟的，亚平说："爸妈想过来看看，上次我说我们工作太忙，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爸妈也过来帮我们点儿忙。这新房子，从他们支援了首期以后，还没来看过呢！"丽鹃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来吧来吧，家里有人看门，上班都放心些。你就说欢迎！"亚平说："我就知道你好。早就跟他们说了，丽鹃都盼他们来呢！这不，他们明天下午就到了。"啊？……！你这算什么啊？我欢迎是我自己的话，干吗要你代表？你代表以前总要知会我一下吧！"丽鹃突然觉得自己的热情似乎有点自做多情，其实，无论欢不欢迎，人家想来就能来，想走就会走。人家父母为首期这15万慷慨捐赠了2万，自然就有了2万的权利。这权利若单看成是两万，不多，可这两万是首付的一部分，加上全部贷款，那就是50万，50万，若少了那两万，自己的房子就只能买43万的，若只能买43万的，就不能挑现在这个东头6复7楼的大房子，而只能住在西头的二楼。而这两万块钱，支援得是多么地及时，多么地有远见，多么地远水解决了近渴，哪怕再差半年，世博会召开地址选定以后买，这套房子就不是50万了，而是100万！所以，这两万块，对于丽鹃的新家来说，它不仅仅是两万块，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是以小搏大，50万甚至更多，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这是转折点，在关键战役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力学的角度讲，这是四两拨千斤，从感情的角度讲，这是一辈子的感恩，这个差别太大了！这当然不是丽鹃的想法。丽鹃以为，两万就是两万，他们决定要买房子，而他父母答应赞助两万，她很感激，也打算以后加了利息还。不过，从他们买了房子，到马不停蹄地装修，跑得断了腿，爬楼速度赶上猴子上树，俩人体重总共降了8公斤，一直到入住的这一年半内，丽鹃最常听到亚平在电话里说的话就是："房子就算是股份公司吧！您老也是最初的大股东啦！等我们一弄好您们就过来玩儿吧！想住到啥时候住到啥时候，这原本就是您们的家，这两万块钱，客厅的地都铺满啦！要是没您们这两万，那我们可就。。。。。。"以后丽鹃发现，电话的邀请内容大致不变，变的则是"家里的电线铺铺也要两万呢！"家里的灯具洁具装装也要两万呢！"家里的厨房柜子一组也要两万呢！"家里的墙粉粉也要两万呢！"等等等等，然后，估计电话对面的二老就咧着嘴高兴地幻想丽鹃的家里，灯也是他们买的，地也是他们买的，门也是他们买的，家具也是他们买的，连油漆钉子把手镜子沙发靠垫儿，反正凑起来只要能以两万作为单位的东西，都是二老掏的钱。丽鹃每次听亚平跟他母亲絮话时候的谦和与耐心，再加上让默然忍不住环顾四周，越住越觉得愧疚的华丽，平生出一种心虚的感觉，使丽鹃打心底怀疑--这家，有一根线，一块砖头，是我自己省出来的吗？而亚平还不断以兴奋的口气追踪报道最新房价："我们对面那套库存房，当时没人选的，上周卖啦！就那，都要80多万！才80多平方！"隔三条横马路那片荒地也开发小区啦！地段还差些！都属于南汇县的地了，居然也敢喊7000块一个平方！"，丽鹃听多了，都知道下面公婆要答的话了："幸亏当时我们当机立断凑了两万啊！你看看！你看看！好家伙！"亚平的父母显然拥有不是商量，而是通知，不是提前通知，而是临时抽检的权利，随时光顾他们儿子的家。从东北那迢迢千里之外，过了长城那道关，再度过黄河，跨过零度等温线，直奔长江边上的上海。也就是说，在

丽鹃撅着腓，4月乍寒的天气里，穿条棉毛裤浑身大汗地收拾两层楼的半夜里，她的公公婆婆已经跋涉了整整两天的旅途，第二天下午时分就要来临了！"明天咱们一起去火车站接。"亚平边擦冰箱，收拾里面的陈年老货，诸如过了一冬的苹果，已经干巴了的芹菜，过期的豆奶，一边跟丽鹃商量。半夜一点半了，俩人还在搞大扫除，用亚平的话说，他妈眼里揉不得沙子。于是，丽鹃只好手里揉着抹布。"不行！你也不早跟我说，我明天下午有趟稿子得结，版面都空等着呢，哪能说不去就不去？你一人接不就行了吗？干吗非得两人一起？"你怎么这样呀？咱爸妈不是头一回来吗？你接都不接，他们得有想法，别是你不欢迎？单位的事，再大都是小事，自家的事，再小都是大事。你一做媳妇的，至少头两天得表现表现吧？！"喂！喂！说清楚，谁爸妈？是你爸妈！别用个咱字，容易引起歧义。我爸妈上个礼拜还过来打过麻将呢！是！我工作不重要，你爸妈重要。没问题啊，我明天就辞了工作去接你爸妈去，不就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吗！哪比得上二老开心呀！"瞧你瞧你！什么态度！过来，我亲亲，等过了明天，我连亲你都得躲厕所了！来！，快来呀！。。。。。。"去去去！一头一脸都是灰，人家嫌你龌龊，少来！"丽鹃第二天还是准点跟亚平在火车站南一出口碰头了，焦急地等待已经迟了50分钟的火车。当然，工作是没辞的，工作也是干完的，牺牲的是丽鹃今天早上如金条般珍贵的睡眠。所以，在等车的当儿，丽鹃的嘴巴，就跟被大浪冲到岸边的鱼一样，没停地打着哈欠，一张一合。"怎么还没到啊？得等到几点啊？我能先靠你宽大的肩膀上睡一会儿吗？亲耐滴老公？"丽鹃是个典型的上海姑娘，人前精明干练，人后娇滴滴，说话口吃不清楚，或者故意把舌头伸得比较长一点。老公，不说老公，发音要发成脑工。丽鹃不是第一次看到公婆。倒是每次看到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刚从严冬大雪里钻出的洞熊。上次跟亚平回东北，正赶着腊月春节，那个冷！二老也是里三层外三层，裹得连眉毛都找不到了，这次来上海，都四月了，还是棉袄棉裤，看着厚重，特别是婆婆，身架子本来就不象东北人，看着瘦弱，又套得密不透风，感觉都快给棉袄压垮了。公公一如既往地甩着俩手在前头走，留下婆婆大包小袋，提溜耷挂地腰都直不起来地往前走。跟婆婆比，皮靴皮短裙，只一件薄羊绒外套的丽鹃，简直就是在赤道上生活了。"妈！我来！丽鹃，帮妈提着包！"亚平不仅自己鞍前马后，还把老婆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妈，把你包给我吧！"不重不重，我这一只手都能提俩！谢谢谢谢，我自己拎，我自己拎！"俩人跟打架似的，最终丽鹃被婆婆分配了一个算是分量最轻的黑挎包。一进家门，婆婆包往地下一扔，就开始围着房子四下仔细打量。亚平特周到，拉着他妈的手一样一样介绍，恨不能扒开刷好了的墙叫他妈看看下面埋的电线或者是拆了橱子看看厕所管道。丽鹃不太习惯亚平的殷勤，那种过分，不象是对自己的爹娘，倒象是对某个重大客户，除了点头哈腰以外，口必称"您"字，"您小心！"您看！"您这边走，这边亮！"对自己娘，这也太虚伪了吧？反正丽鹃一回自己家，进门就喊："妈妈！饿死特了！要吃红烧鸡脚！"若是妈把鸡脚夹进自己碗里，便会嗔怪着翻脸："作啥作啥？我自己不会拣啊！"亚平的妈妈也是生就一副笑模样，那个尖尖的下巴，一笑就好看地眯成一条缝的和善样儿，很象电影演员郑真瑶。丽鹃第一次去亚平家的时候，亚平妈妈就拉着她的手仔细打量，恨不得拿张大毯子将她从上到下裹起来，生怕她着凉，一个劲儿地问："冷吧？饿吧？累吧？"丽鹃没跟亚平妈说几句，亚平妈就转头对亚平说："你小子行啊！这么标致的一个媳妇，又俊又疼人儿，还是上海闺女，你可不能慢待了人家，我不答应啊！丽鹃是个好闺女，我喜欢！"这初次的婆媳过招，简直顺利得一塌糊涂，双方印象都极好，丽鹃回来便跟自己妈说："不要你了！我有新妈了，不晓得多好，对我比对她亲女儿都亲。以后不要跟你一起过，我要跟婆婆过了。"说着，搂着娘的脖子来回摇摇。她娘倒是依旧保持张冷脸，淡淡回她句："哼，对你千日好，不如人家一个笑。女儿是养不熟的，真贱。去吧去吧！我就希望以后你可别哭着回来找我就行了。哼！你大概是没吃过婆婆的苦头。你要真命好，倒是我前世修的福，就怕是个笑面虎，吃你都不吐骨头。"丽鹃的娘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弄堂里泡大的，满口脏话，即

便是表达内心的喜欢，也用些不入耳的字。"逼丫头！""逼养的""烂污逼！"丽鹃就是在她娘从小这样的千变万化不离个"逼"字的昵称中长大的。基本上，除了老师同学同事喊她丽鹃，在家里，她是没大名儿的。"不要这样喊我！"丽鹃大了以后，不许娘这样喊她。感觉特丢人。虽然娘在同学面前还注意着不喊自己XX的名字，但弄堂里的人，无人不晓得她娘的称呼。姑娘大了，脸总归挂不住。亚平第一去丽鹃家的时候，丽鹃妈妈欺负亚平听不懂上海话，在弄堂一楼的公用厨房里跟老邻居谈女儿的对象，还一口一个"逼丫头"，丽鹃怕亚平迟早会听明白，亚平一走，她就关起门来警告她妈："你再喊我逼，我不认你哦！"丽鹃妈一点不以为然，当场回一句："有男朋友了不起啊！你就是成了第一夫人希拉里，你都是从我逼里出的小烂污！我就喊，我就喊！"丽鹃掉头就走，一个月没回家。丽鹃把亚平带回家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那天在街上勾肩搭背被邻居小华姆妈看到了，丽鹃就知道不等自己回家，娘就知道了。"小逼现在胆子大嘛！带个小白相荡马路，啥人？回来讲都不讲，不要财没诳到，人都折本了。""乱讲啥？不跟你讲就晓得你没正话。人家正正经经轧男朋友的。""啥人？老板啊？美国绿卡啊？小开啊？""你怎么这么俗气呀？讲来讲去就是出国，钱，没二话。就是工薪阶层。普通人。""哎呀！帮帮忙！你脑子里有糨糊啊？淮海路上丢块砖头下去，砸到10个人，5个老板，四个老外，你怎么把唯一一个给抱回家了？前面小芳，样子生得象只夜壶，都钓到个老外，我看她大概除了I LOVE YOU，白白，哈喽，什么都不会，那样子的都嫁到美国去了，我养你到大学，连块手绢都不洗的，到最后要跟个乡下人啊！我看你书读到屁眼里去了。真是读书越多脑子越锈，他干什么的啊？""搞电脑的。交大毕业的。""交大毕业了了不起啊？淮海路上丢块砖头下去，5个搞电脑，四个搞外贸，不是交大，就是复旦。这都能蒙住你的眼？""我谈对象，要你管？我喜欢就喜欢，你想找什么样的，你自己去找！也不看看你的肚皮，买裤子都三个XL，就你这样的，还对人家男人有要求。你有本事，你能勾引老外，怎么找我爸？就晓得吹。""死逼丫头，你懂什么叫与时俱进吧？我们当年，你爸爸那算条件好的来！有正式工作，有技术，又没有老娘，我找到的时候，还被人眼红的来！那时候不兴出国，要是兴，你以为我找不到？我若找到了，还会有你这个小败家精赔钱货？老娘给你提方向提要求，还不是为你好？还不是怕你嫁过去以后受罪？他工资多少？""还没到问的时候呢！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这都不问清楚你都敢谈？看他的衣服，眼睛一眯，行头估算一下也八就不离十了。家里有存款吧？房子有阔？""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你写张纸条，我拿着一条一条问他。问清楚了叫他签字画押送过来给你看。""那不用了，你下礼拜带过来，老娘替你一审，全明白了。""去去去，等下给你吓跑了。""你放心，你老娘风浪里混了多少年了？这点事情搞不定，我乌龟倒爬。"亚平第一次上门的时候，丽鹃妈还特地到门口小店花10块钱把头发吹了吹，丽鹃的爸爸也乐颠颠地下厨烧了拿手的鳝糊羹，椒盐小黄鱼。亚平低着头爬上陡直的木楼梯，闻着一股混合野猫屎尿味道的发霉木板的味道，来到了丽鹃家的鸽子窝。房间不大，一间大房子外带自己隔出的小隔间，东西摆得满满堂堂，倒是凌而不乱，清清爽爽。屋里的家具一看就是不同年代拼凑出来的，有樟木箱子架在屋顶塔出的小阁楼上，也有29寸彩电垛在五斗橱和杂品柜中间的缝隙上。一看家境也不算殷实的人家。"来来，坐！小李是吧？""阿姨！""家里地方小，不好意思。上海的房子就这样呀！我们家还算好的咧，一楼半老刘家，三代同堂好几十年了！不过我们这里位置好呀！散步都能到淮海路，现在拆迁都拆到一大会址了，过不了两年就到我们家了！不要小看这套房子哦！不给套三室一厅，我是不搬的来！"亚平笑笑。"听你口音是外地人啊？""恩，家在牡丹江。""什么江？""牡丹江。""牡丹江哪里啊？离北京远不啦？"丽鹃爸爸忍不住插嘴道："牡丹啊！河南牡丹花啊！那个武则天叫牡丹花全部都开的地方啊！这都不晓得？"亚平赶紧接口说："不是河南的牡丹花，是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就你能！你晓得牡丹？还是讲错了吧？好好做你的饭去，不要一趟上一趟下！哎哟！黑龙江啊！那在什么地方？好远的来！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啊？不容易哦！你家有亲人在这里？""没有，考大

学考过来的。""不容易啊！要是上海没人，肯定也留不下来。""不是啊！就是人才招聘的时候应聘上的。""你在什么单位啊？我晓得你搞电脑，这个工作倒是很热门，就是学的人太多了。""山大公司，一个搞电脑游戏的公司。""啊哟，游戏啊？小孩子玩的啊？我知道的呀，我们家门口，好多网吧，一大群小混混都在玩这个。杀人游戏，打枪游戏，乒乒乓乓，路过头都昏了！那个怎么赚得到钱呀？！""这个我不懂，我是搞技术的，市场我还真不了解。""搞技术的吃的是辛苦饭，跟丽鹃爸爸一样，忙嘛忙死，闲的时候也开心。他爸爸的船厂，一有船回来维修，他都几天几夜不睡觉的！不过收入倒也还可以，虽说不富裕，饿倒饿不死。你们呢？忙不忙？""挺忙的。""年轻人，忙点好，学到东西是自己的，而且忙点收入高呀！现在都不怕忙，就怕闲着。你们那里待遇还好吧？""还行，一个月大概5000多。""5000多？不多啊！大学毕业出来也就这样啊？隔壁小吴跑跑出租，辛苦点一个月也有这个数来！读书多真是折本啊！不如早工作早赚钱。读多有什么意思？你说是不啦？"亚平尴尬地点着头，不晓得怎么接话。"读书不赚钱，那当年我要读技校你还死活不肯？"哎呀，话不能这么讲啊！你老娘好有眼光，当年你要真读个技校，分到哪个厂不都倒闭？女孩子，读得高，攀得高呀！你能读，我自然要你读。你读不下去了只好去当工人。""你父母呢？做什么工作的？身体都还好吧？""普通工人。工厂不景气，母亲内退了，父亲再过一年也要退了。母亲在家乡做点小生意，做春联年画。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在哈尔滨工作。""哦。"丽鹃妈哦完以后，脸突然就沉了下来。也不再没话找话，手里开始忙自己的事情了。"丽鹃，叫你爸好忙完来！都几点了还不开饭？客人等急了。菜不要老烧了，有得吃就行了。又不是什么大客人。"丽鹃拿眼睛翻翻她妈，"开水泡饭好了，最省。""开水泡饭也没什么不可以。你不要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等下结婚又要陪房子又要陪家具，哪一分不是从嘴巴里省出来的？你以后有得吃开水泡饭不错了。你自己选的好东西。"这翻话，丽鹃妈是用上海话说的。"不张开眼珠的小逼丫头！挑来挑去挑这么个东西，他哪点好？不就脸生得卖相好点？个头高点？"亚平前脚出门，门还没关严，丽鹃妈就叫起来了，"以后要过生活的，好看能当几张老人头用？老娘的生活经验，免费传授给你：男人要有本事，不要图好看！好看惹事！人家拿破仑矮不矮？国王！人家邓小平矮不矮？主席！男人漂亮是饭桶，女人漂亮是花瓶，懂阔？"人家姚明不是又高又帅又有钱？你光拿矮的说。""姚明？我倒想你嫁过去，你够得上人家吧？人家叶莉一米八几了还被夹在胳肢窝下面，你穿上高跷才刚搂到腰。竟讲些没边的话。我告诉你哦！这门亲事不要谈。你趁早断掉！""断掉没问题。你养我和外孙就行了。"丽鹃眼皮都不眨地边看电视边磕瓜子。"啊？！你说啥？你个死逼！你都。。。。。。！哎呀！我真是养个赔钱货！硬往人身上贴。这下怎么办哦！"丽鹃就这样顺顺利利地嫁掉了。口袋里还拐带来爹娘加哥哥凑的结婚钱10万。当然，肚子里那个小的是骗她娘的。等娘醒悟过来的时候，丽鹃证也领了，首期房款也付了。一切已经木已成舟。"亚平啊！上海象我们家这样嫁女儿的不多的。哪家不都走得风风光光？别说酒席五星酒店摆几百桌，就是欧洲游，东南亚游的周围也不少。我们可都什么要求都没提。我家丽鹃下嫁你了，什么都娘家陪。我们做娘的，什么都不图，也就图个女儿幸福不受气。希望你以后好好待她，不要我们在家当个宝，你放在家里当根草。我们在家里油瓶倒了跨过去，到你那里当老妈子。婚后你是男人，家务活要多担待点儿，知道了？"亚平在丈母娘前庄严保证。"脑工！嘴巴干到冒火。倒杯茶好吧？"丽鹃手里拿着遥控器一顿乱按，口里吩咐。亚平将茶端过来，在茶几上放个木垫子，放稳。"烫！等下喝。""谢谢脑工，你是世界上最最勤劳的脑工，我要给你发一朵大红花，别在你的小把手上！"丽鹃就势搂着亚平的大腿，拿头来回蹭。亚平撸撸丽鹃的头发。基本上，婚后是丽鹃奴役着亚平。这种奴役，丽鹃拿捏得恰倒好处，多一分引起反感，少一分变得疏远。这种奴役，让亚平觉得很受用而且心甘情愿，若某天没享受到这种奴役，就有些失落，甚至会主动询问："累不累，要不要捏捏肩膀？"讨厌！死远点，我看不透你的花心思？人家肩膀长在哪里啊？肩膀头没捏两下，手指头就捏到前

面了。今天就不捏肩膀。但可以捏捏脚丫丫。"丽鹃说完，便将白白嫩嫩泛着血管红色的脚丫子递到亚平嘴边。亚平就势亲一亲。"好臭好臭！"那，去倒盆洗脚水来！洗完了就香香了。"亚平又会颠颠儿地去打盆不冷不热的洗脚水，顺便搭条毛巾在肩膀上。真是遇到大家务，两人倒是平分秋色，各有伸手。比方说，要是两人难得在家做顿饭，丽鹃就先把案板功夫准备好。菜摘好了洗净，切成整齐的段段。"亚平，真正的大厨都是掌刀的，站在灶头的都是小角色，你看我扮演完主角，现在把配角让给你，给你也有个露脸的机会。不能老让你做群众演员啊！"而吃完饭，一定是亚平洗碗。这是婚前讲好的。"我不能洗，一洗手完蛋了，变成老丝瓜，到时候你一抓我的手，就象左手抓右手。我要始终保持手的十八九，让你一摸什么感觉都有。"不过亚平洗碗的时候，丽鹃就会拿把扫帚，把厨房的地扫扫，锅台擦擦。两人约定的一周打扫一次卫生，体力活归亚平，技术活归丽鹃。分工自然，从不发生纠纷，那种配合得严丝合缝，简直就象前世的夫妻一样。这种平衡，在公婆到来的第一天，就打破了。婆婆在家楼上楼下溜达了一圈以后，就开始拆出大包小袋，把东西归置利落。而公公，则一直坐在餐桌边抽烟。丽鹃看着公公抽烟凶狠的劲头，内心直犯嘀咕。"烟头要是掉到亚麻餐布上，那800块就泡汤了，我过两天要赶快去配个玻璃台板。不，明天就去。"妈！出去吃饭吧！你们也累了，吃完饭早点休息，我们明天还要上班的。"丽鹃说。"出去干吗呀？就在家吃吧！又不是外人。有啥吃啥。"丽鹃一下就窘住了，求助地看着亚平。家里冰箱空空如也，昨天晚上把能烧的恰巧都清理光了。"家里没吃的了，没准备，打算等您们来了一起去采买，看什么合您们的胃口。今天不在家吃了。明天吧！"亚平说。"什么话呀！妈都来了，哪能让自己孩子还在外头吃饭呢？我这就是个贴身的厨子，自带饭票的保姆。你们都歇着去，我来看看，晚上吃点啥。去吧！甭管了。"那好吧！丽鹃，你看看妈需要什么，你跟着递递，我手里的活儿还没忙完，我上楼了。"亚平转身走了。丽鹃碍手碍脚地站在婆婆身后，跟着转圈儿。"有面吗？"不知道。亚平，家里有面吗？"丽鹃扯着嗓子喊。楼上一点动静没有。丽鹃站楼梯口伸着脖子喊："亚平！亚平！"亚平从楼上冲下来。"擀面杖有吗？"好象没有。亚平！亚平！"亚平再从楼上冲下来。"花椒呢？"亚平？我们家以前买过花椒吗？"亚平又从楼上冲下来。第一天晚上，家里吃的是酱油炒蛋兑的卤的打卤面。洗碗的时候，亚平解放了，原因是没抢过他妈。"你去吧你去吧！一个大男人，洗什么碗呀！站厨房里碍事儿！忙你的去。丽鹃也不用忙，你也去吧！去看电视去。我一个人操持就行了。"丽鹃客气了两声，高兴地冲到客厅拿遥控器了。婆婆从厨房伸出头来，敲着碗说："丽鹃啊！你看，这家里连个盛面的碗都没有，个个碗看着都象酒盅，人总不能趴锅沿上吸吧？你爸吃个晚饭，盛了14趟，刚张开嘴就没了。过日子得有个过日子的样儿，明儿你告诉我，附近哪里有卖日用百货的，我去添点大锅大碗大碟子。"哦！就在附近有个超市。明天下了班我带回来吧！"不用！你不知道买多大的，你写下地址，我自己就能找去。"丽鹃坐着看电视。婆婆拿着块抹布在客厅里转圈儿。一会儿擦擦桌腿，一会儿擦擦茶几搁板，一会儿站在电视机前面仔细地扣散热器的缝隙，将整个屏幕挡得一干二净。丽鹃扭来扭去地捕捉画面。"我这不碍你事吧？"婆婆还抱歉地侧过半个身子，留点光给丽鹃。"妈，我们昨天刚打扫过，您也歇着吧！一起看。"国外片子我不看的。刚才亚平拉我在家转的时候，我四处摸了摸，都藏暗灰，我这两天有空的时候都拾掇拾掇。你们小孩子，还没当过家过过日子，眼里没活儿的。这都靠老的慢慢带。我以前也是婆婆教出来的。"婆婆已经擦到屏幕了，还冲着屏幕哈口热气，拿着抹布使劲蹭，对顽固的灰尘采取指甲抠，拇指搓，吐沫喷等多项严打措施，总之是一个死角一个污点都不放过。丽鹃整部片子没看出个所以然来。而楼上穿来公公响彻云霄的鼾声。这鼾声穿过7楼的屋顶，直达天庭。"我睡了啊！你也早休息。"婆婆从厨房出来，手里捶着腰。"再见。"丽鹃起身点了下头。"我等亚平忙完他活，要接着用电脑，赶一篇稿子。"这一天，亚平从吃完饭上了楼到他母亲入睡，没下过一步楼梯。好生奇怪。（第一天印象丽鹃：婆婆倒真勤快，就是有点勤快过头了。有人干

活比自己干强。婆婆：连家里有没有面都不知道，小丫头需要调教。）闹钟的尖锐呼叫刺穿了丽鹃的美梦，直达神经中枢。丽鹃眼睛都没睁地象拍死一只讨厌的蚊子一样一把拍下闹铃，继续美梦。刚才做到哪里了？哦！钞票，银行地上撒满钞票，想蹲下去拣。继续，继续拣。"丽鹃啊！闹铃响过了。"拣了一张，倒霉，是一块。要找100的。"丽鹃！要迟到了。"警察要来了，动作要快。"丽鹃。"婆婆站在床边，推了推。"孩子可怜了，半夜才睡，这一大早又得起。要上班啊！怎么办呢？丽鹃。"丽鹃突然一个挺身，直直地坐着，眼睛都没睁开就往厕所跑。一推门，听见里面"喀喀喀"公公咳嗽的声音，吓得转头就退了，边退边喊："我没睁眼睛啊！一直闭着的。"再冲到楼下的厕所。使劲挤开一条缝，突然就愣住了：衣冠楚楚的亚平正坐在餐桌边上喝稀饭吃烙饼，就着豆腐卤。"丽鹃赶紧洗，洗完了吃早饭。"婆婆叮嘱。"来不及了。我连刷牙都不能放牙膏了。"丽鹃说，10分钟之内洗漱完毕换上套装穿上高跟鞋，手里攥着梳子就上路了。"哎！哎！哪能不吃早饭？胃要坏了！这孩子！一上午呢！"婆婆还追。晚上回来，丽鹃站在门口按门铃，"亚平。"亚平没迎出来，婆婆出来了。亚平坐沙发上看报纸。公公还是在餐桌边抽烟。"亚平！老婆回来了你都不接一下！好歹问候一声啊！"丽鹃撒娇着抱怨。亚平头都没抬。"这都到家门口了还接什么呀？把包给我。我替你挂上。"婆婆接过丽鹃手里的东西。丽鹃一眼望去，觉得家里很陌生，或者说似曾相识。最显著的变化，家庭按照婆婆的意思，重新摆弄过了。餐桌上的亚麻台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一次性塑料布。桌上的水晶花瓶也不见了。"婆婆眼里真有活儿！我昨天想着别把亚麻桌布给弄坏了，今天就换过了。不过花瓶呢？"丽鹃心忖。"我替你把桌布收起来了。那种高级货平时生活用不到的，还弄脏了败色，那都是来客的时候应付着铺好看的。花瓶我也收柜了，放那里落灰。"婆婆的话跟着丽鹃的眼睛走。布艺沙发从靠背到座位都依次铺上了毛巾被。因为一条毛巾被是铺不满的，所以两条不同花色图案的毛巾很不协调地塞在边边拐拐。原本与装潢配套的彩色沙发，现在变得不伦不类，象千疮百孔的百纳衣。"那沙发敞在空气里，没多久就不鲜亮了，要好看得懂得维护，平时不来人，蒙上个罩子有什么要紧的？来人再撤。这样洗起来也方便。"丽鹃很想说：要紧。很影响我生活的质量和我家居的心情。我可以和亚平滚在沙发上做爱，但现在就失了兴趣。忍了忍，没说。也没附和婆婆。婆婆有点尴尬。丽鹃将目光的焦点集中在起居室沙发后面的墙上。原本那幅大浴女，那幅著名的大浴女！现在下面拉了几排绳子！在画面的主要部分，挂上了贺年卡！"妈！？"丽鹃声调有点提高。这个震惊比较大。"你爸说了，整天在光屁股女人中间穿来穿去，觉得怪不适应的，天这么冷，别冻着，我就想了个主意，把你们收抽屉里的贺年片都拿出来展示，又有节日气氛又健康。""什么呀！这是世界名画儿！你看这家搞得！唉！"丽鹃掉头上了卧室，把门关上。卧室里，窗帘罕见地卷起，窗户都大敞着，屋里有一丝凉意。对楼的灯光强烈，即便不开灯，屋里也能看得清爽。而床上，向来乱成一团的被子，被折得方方正正。亚平推门进来"你看你妈把家搞得！叫她别那么勤快，没事多歇歇，还有，我们屋不要她收拾，我昨天换下的内裤都不在了，你丢避孕套的垃圾筐呢？也她扔的吧？怎么哪儿都去呀！"丽鹃的声音不高，压着火气。"小丫头，这就你不对了。你自己的内裤换了不放洗衣机里，人家替你干了你还不乐意。我妈又不是外人。我妈不是为这个家吗，她说的也在理呀。哪样东西不是钱买的，省点用不错的。那画儿我刚才也说她了。不过家里有老人，总要迁就点他们的审美观念不是？你一儿媳妇，我爸一老大爷，俩人都在裸体下面穿，好象是不太礼貌啊？别气了，别气了。下去吃饭吧！脸笑开了给我看啊！在我们家可不许给老人做脸看。""吃饭啦！"婆婆在楼下喊。丽鹃尽量把脸拉短一点，进餐厅一看，好家伙！桌中间上了个脸盆，里面炖了一锅，连菜带肉，还是飘在汤面上的大肥肉，白花花的。炒了两盘蔬菜，个个盘子大如满月，堆得尖高。看着汤汤水水的，说不清楚是炒的还是煮的。丽鹃面对着眼前喂牲口的粗瓷大碗暗哭：我的碎纹青花小瓷碗呢？怎么一夜间就回到了长征？丽鹃将大碗里的饭倒回锅里，又从橱里拿出自己的青花小碗。"我吃不下那

么多，一口口就足够了。"尝了一口菜，糗咸。一片白菜叶子加一口米饭，就是丽鹃今天的晚饭。"我吃饱了，你们慢用。"丽鹃推开碗转身走向客厅。厨房里传来他们一家三口的谈话，"你姐夫最近。。。。。。："你老姑现在在替我们看家。。。。。。"你二姨上次开刀呢。。。。。。"老白你知道吧？你爸的老科长。。。。。。"厨房里不时传来笑声。丽鹃感觉，这个家里，自己象个客人，在亚平他们三个中间，自己象隔着一层玻璃，虽然看得清楚，却水泼不进。当然，如果自己愿意，绕过那层玻璃，是可以将水泼进去的，其结果更有可能是他们家包括自己都全身湿答答。就这样远观着挺好，既不远又不近，既不亲又不疏，既不冷又不热。"既然不能保持亲热，能保持礼貌也就不错了。"丽鹃的观点。她不想将家庭关系搞得象电视里的婆媳那样做作，铁得恨不能掏心掏肺喊闺女娘，也不能象某些弄堂的悍妇一样将关系搞得庸俗化，见面就拔枪。好不容易跳出了那个小市民的圈子住进了楼房，就要有楼房生活的样儿，象门户一样紧闭，象灯光一样隔着帘子透一点温暖的光。她将这个定义为都市关系的家庭生活，与前一次去亚平家初见婆婆的热乎劲相比，有了本质的区别。"同一种社会关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活氛围下，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丽鹃上升到理论的空间，总结道。"生活就象是猪肉炖粉条。"丽鹃夜深的时候在属于自己的电脑前敲击。"一锅烩是最便利使用的生活方法。省略过三碟四碗的修饰，关键要吃饱。简约是修饰这一种生活方式的美丽辞藻。"丽鹃突然来了灵感，打算以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做一期快节奏简单化都市生活。提倡一个俭简二字。也许，这万家灯火之下，衣着光鲜背后，有多少人穿着打着补丁的内裤，用着旧棉毛衫剪出的抹布，只是你我都看不见罢了。丽鹃在报社承办着"生活"的副刊，凡是有关生活的吃喝拉撒，房屋新动向，购物新动向，吃在上海滩之类的柴米油烟都归丽鹃管。"这个不行！打回去重写。谁要你搞勤俭持家的？你这一勤俭，哪个家具商房产商到我这里做广告？"副刊主编脸当场就拉下来了。"你的任务是什么？宣扬一种热情，激发一种欲望！买！买！买！什么时髦你推荐什么，什么贵你表扬什么。我们办报纸，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是给广告商看的。广告商满意了我们才算成功。你这样子！猪肉炖白菜！谁还有兴趣去饭店吃饭？都靠一张报纸五毛钱卖给老百姓，我这报纸早都关门了！太阳城刚打来一笔款子，叫推荐他们俱乐部式公寓，你去组个专刊，讨论一下俱乐部式公寓将是上海未来住房的发展方向。资料在这里。去吧去吧！"主编气都没消。丽鹃看看主编身后墙上的大红字："为民办报，办好报。"的字样，内心苦笑笑。转身走了。"生活是夏威夷的阳光，终年灿烂。太阳城式的度假公寓，为我们提出了俱乐部公寓的新概念。"丽鹃又返回电脑前敲打。所谓生活，那是用来表演的。丽鹃觉得，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毫无关联，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与文字编辑相比，自己更象是个挂着主治医师头衔的药贩，或者是街边西装革履的电动牙刷推销商。丽鹃带着二老板的指责和未完成的工作回家，嘴巴噘得象挂了两只台湾香肠。"亚平！我好伤心呀！"一进门，丽鹃就哇哇地撒娇。"亚平不回来吃饭了，加班要到晚上10点。"婆婆又站在门口迎着拿包。"他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丽鹃问。"跟家里打过不一样吗？知道个信儿就行了。吃饭，吃饭！"丽鹃一走进厨房胃口就倒了。桌上，放着昨天剩的猪肉炖白菜，今天里头可能也就续了点粉条儿，猪肉估计昨天就捞完了，于是，今天剩的就是白菜粉条汤。旁边放了一小碗番茄炒鸡蛋。大红的番茄非常活跃，而零星可找的鸡蛋显得萎靡。"吃呀吃呀！"婆婆吆喝着，还一个劲往丽鹃碗里夹粉条。公公对剩菜看也不看，筷子只往番茄上走。"妈，今天没买菜啊？"买了。红烧肉我都放火上炖了，亚平一说不回，我就把火给关了。家里没人，就不用那么忙活了，昨天的剩菜还有，凑合一顿，明天再吃新的。吃啊吃啊！"丽鹃心里冷笑一声，哼，家里没人？我不是人，你不是人？难道就你儿子是人？想起以前亚平跟丽鹃说的笑话，说他们那里女人都没地位的，若男人不在家而外头有人敲门，门都不开就回一句："屋里没人儿！"当时还觉得特有趣，轮到自己了觉得一点不好笑。亚平妈手里断着盘昨天剩的炒白菜。那白菜的绿叶子昨天就被挑完了，今天只剩一堆白晃

晃的蔫答答的皱巴巴的菜帮子。因为没有热，上面凝着点猪油霜，亚平妈炒菜放的油是从肉汤上撇出来的。"昨天的菜怎么没倒掉？"丽鹃问。"倒干吗呀？又不馊又不坏的，多可惜呀！我吃我吃。"那你也得热热啊！冷着吃胃要坏了。"热什么呀，就这几片菜叶，都不值个热的活钱，饭都滚烫的，两样一拌，正合适。"何必呢妈！家里又不是买不起菜，你这样亚平看到会伤心的，一把菜不过几毛钱，吃新鲜的也健康。"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不能浪费啊！你们都没过过苦日子。你都不知道，六零年的时候，别说是菜帮子，就是好点的草根都找不到啊！钱虽然不多，可省一分是一分不是？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以前我跟婆婆过的时候，女人吃饭都不上桌的。好的，新鲜的，肉，都尽男人吃。女的就吃剩的。他们男人要吃大力气的，身子亏不得。我们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没什么关系，糊饱就行。"妈，我不吃剩菜的。以前我家爸爸吃。结婚以后一顿吃不完的就倒掉。这个我吃不下去。"丽鹃想想，没忍住，决定说出来。她显然可以憋着听着却无理。但她觉得她说出来是一种态度。否则就是默认了自己在家里的从属地位，而这在丽鹃眼里是不可忍受的。在大上海，哪家不是女人老大？丈夫都跟捧心肝捧宝贝似的哄着，丽鹃的妈妈，在家里吃块鱼，爸爸都先把刺拨出来。丽鹃既不希望亚平低三下四，又不希望自己被踩在脚下。平等-----这个很重要。剩菜要不吃大家都不吃，干活要不干大家都不干。如果一个人从首先在人格上就将自己屈尊，这个婚姻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哎呀！我就是一说，我没叫你吃呀！我吃我吃！"婆婆慌忙将空盘子又往自己手里抱了抱，还就势将剩菜汤泡进饭里。"你看你这房子，虽说住上了，贷款得还20年呢！20年啊！等还完了都半大老头老太了，有这一身债压着，浑身都不舒坦。能抓紧还就抓紧还吧！你贷款利息多少？"5点几吧！"你看看，这就是拿人家的钱过自己的日子，一年5点几，十年就50几，20年就番了一番都不止啊！等于是给银行打工了。我要是你们，都睡不着了。要我说啊，当省则省，早还完了心理上不压迫。"妈，现在都这样的呀，谁家买房子一次付清？那是爆发户。现在不买，以后买更贵。你自己也知道，我们这房子买完以后到现在都快番一番了，等于把银行利息后20年的赚回来了。现在不享受，攒钱还房款，吃没吃到，穿没穿到，吃得不好，再累出病来，不是更不划算？你的观念要改一改，现在是以人为本，人好一切都好，要过得有质量。"你们这些小年青啊！唉！没受过苦。我们那里说，地窖里什么时候都得预备着地瓜，走一步要望三。凡事还是要替未来打算打算。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这还没孩子，有了孩子，动一下都是钱，得提早准备着。"婆婆就着几片烂菜叶往碗里扒饭。"那就不要孩子，什么时候养孩子不觉得负担了什么时候再要。人首先得把自己顾好了才能顾得上其他。象以前那样，一家人匀一条裤子，还生一窝一窝孩子，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不说大人苦，小孩子也苦啊！生孩子要对孩子负责，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不如不生。"丽鹃话音刚落。公公开始大声咳嗽，咳到脸色通红。"啪"地一声掷下筷子走出厨房。丽鹃眼翻翻，不说话了。丽鹃和婆婆都安静地吃饭。公公扭头又进来，歪着头，话里带着怒地说："人这一辈子哪能光想自己舒坦？人是有社会责任的，你们的责任不仅仅是把日子过好了，吃饱了，享受着就完了，上有老人，以后要你们照顾，下有孩子，为社会添砖加瓦，为家族传宗接代，现在不象以前了，国家都已经管着了，不说多，一个总要生一个吧？不管男孩女孩，生下了又能费你们多少力气多少钱？更何况我们老人还健康，都能替你们搭把手，这么好的条件，还不生不生，这都是什么思想？"老头儿的手就在丽鹃面前敲着桌面，嘣嘣响。丽鹃低头不说话。不理不睬，既不点头，也不反驳。"好了好了，这不唠闲话吗？谁说不要了？要，要，那也不能今天说要今天就有哦！你吃完了没有？吃完了就去看电视吧！"亚平妈从旁打圆场。亚平爸大声咳嗽着上客厅。"丽鹃，你别理你爸，他就这样，脾气说上就上。孩子的事儿以后说。不急，不急。"婆婆温和地安慰丽鹃。丽鹃还没吱声，心里却有了暗暗的阴影。这公婆刚来两天，丽鹃已经觉得日子有点象嵌着肉渣子的骨头，有点难啃。丽鹃放下饭碗，径直走向客厅，看见公公坐在沙发上手拿遥控器对着亮儿琢磨用法，本想跟他说怎么用，想到刚才他的陡然间脸红脖子粗的尴尬

，便没走过去而是绕上了书房，并关上门开始写稿。婆婆看丽鹃将门关上，便静悄悄地端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对老头子说："喝点水，润润嗓子。你刚才那几声咳的，叫我心揪。"老头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我是不是刚才话说重了？听着不是味儿，不想讲的，没憋住。老公公讲媳妇，不太好吧？丽鹃大概生气了。"没事儿没事儿，自家孩子，有话直讲。是要敲打敲打，旁的毛病都不是大毛病，生孩子是关系国家社会家庭的大事儿，原则问题，不能不讲。不过方式方法要注意，一开始就搞僵了，孩子容易逆反。要和风细雨式的，慢慢做工作，儿子那边也要讲。我看丽鹃吧，第一眼就满喜欢的，孩子没啥心眼，笑呵呵的，不象有些媳妇，整天绷着个驴脸，没笑模样，叫人看着心寒。你不觉得丽鹃跟我家亚平有夫妻相？两个人长得跟亲姐妹一样，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过这孩子不太懂事，是吧？吃完了饭，也不说帮把手收拾收拾，掉头直上房间，把一切都甩给我。我不怕干活儿，这点事儿又累不着，可我也不是家里雇的保姆，不用她干活，至少得站在旁边陪着说说话儿，递个东西什么的，这才象个家。不然一大早出门走了，到晚上回来不照面，连个聊天的机会都没有，感觉家里太冷清。你说是吧？"谁说不是呢？！昨天她也是吃完了饭就往电视前一坐，人五人六的，手里霸着个遥控器，也没喊老人一起看，我本来想接着连续剧看看的，看她一人坐中间，就只好去睡觉了。真没规矩。"你这人也真是的，想看你就说，还等人三请四邀啊！你说了，她不会不让你？"要人说有什么味道？有些话根本就不该讲，象孝敬老人，生儿育女，这都是做人起码的品德，这还要上课？我就不讲，今天我先出来坐上，立个规矩，看她以后可明白。"亚平妈笑了，推了一下老头的肩膀说："这是什么规矩？别给理解成以后谁先吃完电视就归谁，吃饭成比赛了。拉倒吧你！"亚平回来的时候，屋里就盏壁灯发着幽幽的光，妈在灯下戴着老花镜对着亮补袜子。电视关着，厅里悄无声息。妈看亚平进屋，赶紧站起身说："回来啦？我儿辛苦了。忙到这时候，没吃呢吧？要不要给你下点面？"亚平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公司吃了。您还不赶紧歇着，还忙什么呀？"这不等你吗，空着也是空着，干等不如把袜子拿出来补补。这几只袜子看着都怪新的，就袜头给你大拇指戳个洞，纫两针一点不妨碍穿。你等着，茶我给你泡好了，你喝两口。"亚平妈把不锈钢保温杯递给亚平。"爸呢？睡了？我去看看丽鹃。"哎。"亚平推开房门，看见丽鹃背对着自己在电脑上打字。听见声音也没转头。"鹃鹃，老公回来了。"亚平将茶杯搁丽鹃手边，揉了揉丽鹃的肩膀。丽鹃头也不太，口气里带着嗔怪说："回来就回来，还叫人下跪迎接啊？怎么到现在啊？"架新服务器，测试，有点忙。你好吗？"不好。不想理你，不想跟你说话。"我怎么得罪宝贝了？"我问你，你晚上不回来，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给妈打了呀，她没跟你说？"她说是她说，你说是你说。我是你老婆，你跟你娘讲？不跟我讲？跟谁讲不是讲？话传到了就行了。"那不行。你跟你妈讲，说明你心目里，你妈的位置比我重要。我要吃醋的。你已经是我的的人了，就只能宝贝我一个。"好好好，下次注意，下次跟你讲一次，跟妈讲一次。这不是浪费电话吗？真是的。人真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要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又不找老婆，简直不晓得要省却多少麻烦啊！亲一个。"看在你替我端茶的份上，允许你亲一下后脑勺。"丽鹃正口渴，顺手打开杯盖，将不冷不热的水一口饮尽。亚平楞了一楞，在丽鹃脸蛋上啄了一口，说："我在床上等你，一会儿过来。"轻轻带上门。亚平妈就在书房外等着，见了亚平出来，笑着问："我儿可洗把澡？我水已经烧上了，估计这会儿很热了，去冲把解乏吧！"亚平刚才就在犹豫要不要洗澡，想等水烧热又是一个多钟头，太长了等不了，正打算洗漱一下就睡的，一听这话，很合心意，就说："谢谢妈，我就想洗呢！"亚平走进浴室，架子上放着干爽的毛巾，干净的内衣裤整齐地放在柜子边，洗手台上，牙膏已经挤在牙刷上。"有娘的日子真好。"亚平心想。亚平边擦着头边往房间走。亚平妈忙着把浴室的地用亚平的衣服擦干，把热水器关了，把换下的脏衣服袜子拿到楼下洗衣机里，"妈，我来吧！你去睡。"不用你，你去歇着吧，明天一大早还要上班呢，真辛苦。我这算什么呀，顺手的事儿。家里不用你操心，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妈就值了。"

妈把亚平往外撵。亚平躺在床上看书。丽鹃推门进来。锁上门，丽鹃象个沙袋一样将自己丢进亚平的怀里。"哎哟哟！压坏了压坏了，断了，不管用了！人家正支着帐篷，你怎么这么野蛮？后半生完蛋了。"亚平作势皱眉头装痛。"哎呀！我来检查检查，不行就只好送医院缝起来，顺便装半条驴鞭。"丽鹃哈哈大笑。"你这个小淫妇，两天不收拾就冒淫水，还嫌不够长？你那是大溪地呀，我探探深浅。"亚平将手顺着丽鹃的内衣摸索着进去，另一只手关了灯。"啊！啊！"丽鹃的声音开始高低起伏抑扬顿挫，亚平爱死这调子了，既有冲锋号的鼓舞精神，又有仙乐的诱惑，搁平日里，非把丽鹃折腾到没力气喊叫。可今天不行。"嘘！嘘！"亚平将捂在丽鹃乳房上的手挪到丽鹃的嘴巴上。"祖奶奶，你轻点儿！我妈我爹就在旁边！""啊！啊！要！"丽鹃声音还越发的放肆。"恩，给，给，你小声点儿！"亚平拿自己嘴堵上丽鹃的嘴，动作幅度放缓，动动，停停。"求求啊！你快快啊！"来，给个枕头，捂上你嘴。"亚平将自己枕头闷在丽鹃头上，开始加快速度。"呜！呜！呜！"丽鹃的声音沉闷而压抑，透着一中将死的绝望，这种偷欢的快乐，刺激着亚平象八缸的宝马，踩足了油门直奔悬崖顶端再放任自己掉下悬崖，一种堕落的快乐。在丽鹃的呻吟中，在丽鹃的长指甲划破了脊背的痛楚中，亚平彻底释放。亚平拿开枕头，一口被丽鹃紧紧咬在肩膀上，然后听丽鹃大哭起来，一下就把亚平惊呆了，赶紧打开灯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丽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声音大到不只整个屋子，估计左邻右社都听得一清二楚，在这半夜十二点的时候。隔壁亚平爸从梦中惊醒，问亚平妈："怎么回事？"亚平妈也慌了，说，不知道啊？刚才还好好的啊？怎么突然哭得这么伤心？"你还不去看看？别亚平欺负人家了。"人家小夫妻。。。。。。我。。。。。。我怎么好去？我门口听听去。"亚平妈穿上拖鞋，站在丽鹃房门口贴着门听。里面亚平声音也急，问，怎么了怎么了啊？小宝贝你说话。"你要把我闷死了！哇！！！！"丽鹃哭着大声说。亚平妈回房间。"出什么事了？"没事儿没事儿。小夫妻。你睡你的。"亚平搂着丽鹃晃了几晃，亲了几亲，看丽鹃从惊骇中回过神来，便在疲倦中沉沉睡去。留下丽鹃走钢丝般踩在高空的中点，前后不着落，脚下又悬空着，恨恨睡去，以至于第二天一早起来双眼浮肿，还多出一对熊猫眼。一进办公室，临桌的蔡大姐就说："面色怎么这么难看？生病了？"丽鹃除了长吁短叹，啥都说不出来。"和亚平吵架了？这两天都不见亚平打电话来了。"我哪敢啊！他爹妈在这里，我就是气他，也不敢说啊！"恩，有老人在是不方便，我家老吴的父母在我这住的时候，我整天跟受气包一样，偏他还特别上脸，好当他父母面使唤我干这干那，以显示他在家多么有地位，那次我一生气当他爸妈面把他整一顿，现在乖多了。我越是凶，他越是要脸面了。"亚平倒不这样，昨晚还替我倒水呢！不过。。。。。。老人在，很多时候不方便，你不能光着身子到处乱跑，夫妻俩办个事情还跟偷情一样，昨天早上我上厕所，正碰上他爸爸不关门也在里面，唉！总之，多两口子，没自己过自在。其实他父母人满好的，他妈手脚麻利得很，连我的内衣裤都洗，我都不好意思。"你福气很好啊！贪个勤快婆婆，你都不晓得我婆婆有多窝囊！家里除了糟蹋，什么都不会干，屁事没有还等我回去烧饭。我现在每天都加班，叫我家老吴回去烧。反正是他父母，他不烧，大家都饿着，我大不了泡方便面。"怪不得你最近表现这么好！逃避劳动啊！年底要的得了劳模，算是因祸得福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战争中总结的经验。"昨天，我公公还教育我要生孩子呢，为他家传宗接代，经他一教育，我顿时觉得自己的地位崇高而伟大，肩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任。皇帝不急，皇太爷急了。"小胡我告诉你，生孩子这事，千万不要为孝敬老人而生，不要为缓和夫妻关系而生，这样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生孩子是完全个人的事情，什么时候你觉得心理上准备充分了，什么时候觉得非常期盼了才去要。不然，后面那种繁琐，绝对能把一个正常女人拖疯。如果你生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再苦都不抱怨，如果是为了什么目的，那种苦是吃不下来的。就跟你自觉自愿地去干工作，和领导强行分配工作一样，效果能相同？"我什么时候自觉自愿工作过呀？我这整天都被逼着干活呢！"傍晚丽鹃将未尽的事业往包里一卷，到点儿就回家了。今晚

，桌上多了盆昨天半途被熄火的红烧肉。许是几天没闻着肉香了，虽然这盆红烧肉味道不甚地道，比不上自己爸爸的独门秘制红烧肉，但丽娟还是很欢快地吃了不少几块。"妈，你这红烧肉里放八角花椒了吧？其实我爸说，好吃的红烧肉是不放作料的，就是酱油加糖和黄酒，具体怎么烧我不知道，下次问了我爸告诉你啊！"丽娟吃得欢快，全然不顾婆婆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丽娟每多一筷子下去，婆婆的脸色就越凝重一点，在红烧肉快见底的时候，婆婆的脸已经快下雨了。"吃点青菜，空口吃肉咸。"婆婆拐弯抹角提醒。"等下喝点水就行了。""多吃点饭。""饭里都是淀粉，容易长胖。"婆婆欲言又止，筷子拿起放下，碗里的饭一点没动。"妈，你也吃啊！""妈不吃。妈少吃一口，你们孩子就多吃一口，这就是当妈的心。"婆婆当着公公和亚平的面只扒白饭。还把亚平夹到她碗里的肉又夹回亚平的碗里，两人为一块指甲盖大点儿的肉拉扯得跟打架一样。丽娟用眼睛瞟瞟婆婆，顿了顿筷子，决定继续吃下去，假装没看见。丽娟心想：矫情！你若真是妈妈的心，就说妈不喜欢吃肉了。说这话，不是明显说给我听的吗？我偏吃！吃完饭，丽娟甩手上楼去泡网写稿子，留下亚平在楼下陪他妈妈。亚平难得在家陪妈妈说话，按说老太太该喜不自胜，滔滔不绝了。但亚平妈恰恰闷头不语，只顾干活，任凭亚平故意挑个话头逗她，她也不搭腔。亚平就依在厨房门上看母亲做事。"你可是没事干了？有空不能去看看书，搞搞业务？杵厨房口上干吗？跟个电线杆子一样还碍事儿。一个大男人家的，没事儿别老往厨房钻，满世界找找，有几个男人象你这样？起开点儿，别在我眼前晃。"亚平妈发无名火儿。"妈，我这不是想陪陪你吗？一忙一天的，都没时间跟你唠嗑儿。""唠什么唠？不唠！"亚平正被熊着，丽娟在楼上还特不知趣，许是刚才肉吃多了，口干得紧，又不想下楼看婆婆的脸色，便站在二楼楼梯上喊；"亚平，帮我倒杯水。谢谢！"亚平正要去拿杯子，看到妈妈的脸色已经如下了火种般狼烟四起，眼睛就那么直直地盯着儿子，足有一百瓦灯泡的亮度。亚平突然就畏缩了，从厨房探个头说："下来自己倒。没长手啊！"现在家里的局势是这样的：丽娟，亚平，亚平妈三点一条线上，亚平夹在中间，距离上离老婆远点儿，离老娘近点儿。亚平感觉自己就象是一炸药包，两头是点燃的芯子，不过根据危险程度估算，娘这边看上去要爆炸的速度略快一点。先踩灭一头再说。丽娟登登登地冲下楼，直接站在亚平面前。"炙手可热"。这是亚平的感觉。这成语的意思应该是，两只手都着了火。现在丽娟距离亚平又近一点点，危险转移了。"李亚平！不敢劳您大驾。我有手，能自己倒。不过我可能记性不好，不晓得前两天是谁哭着喊着硬要给我捏手捏脚倒洗脚水倒茶的。我原本以为你是乐意干的。既然不乐意，现在算你说清楚了，从此不敢劳动你。李亚平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我稀罕你，只怕到最后别人替我倒了你还不乐意。"丽娟怦怦响地打开橱柜拿出茶杯。经过婆婆身边的时候，眼睛都不看婆婆一眼。亚平妈的胸口跟海啸似的汹涌起伏，一口怒气咽不下去。压低着声音说："这象什么话呀！这话说的！简直！。。。。。。"丽娟假装没听见，径直上楼，锁上书房的门。只要婆婆不当自己面说，她就装不知道。亚平等他妈睡了，才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门口，叩一下停一下，再叩一下。"鹃，鹃，开门。"声音小得不能再小。丽娟全当没听见。"鹃，开门啊！跟你说话！"亚平很低声下气。丽娟不开。"鹃啊，有话进去说。听见没？"亚平声音不敢提高，怕给妈听见。"干什么呢？半夜还不睡？你明天不上班了？你还让不让老人休息了？这么大孩子怎么不懂事儿？"亚平妈插着手，披着衣服站卧室门口训亚平。亚平刚才是缩着身子半蹲着喊丽娟，突然就直起身子，站直了放开嗓子喊："丽娟开门！我书在里面，让我进去拿！"手下捶得也重了。里面一点回响都没有。"开门！"亚平用力捶着门，脚还踹了一下。"她不开，你非要叫她开！什么要紧的书？明儿早上拿不行？回去睡觉！"亚平妈吩咐，声音也特别扯高了喊。亚平回卧室了。丽娟在书房里躺在沙发上，含着话梅看小说。面色冷峻。她现在关心的是晚上怎么睡的问题，四月的天还正冷着，没个被子要冻死人的。"我的家，我想睡哪儿睡哪儿。等老太太一睡着，我就回卧室。"丽娟想。半夜两点。丽娟眼睛都睁不开了，熄了灯往卧室走。她心想：李亚平要是敢把门反锁上，我明天就跟

他离婚！WHO 怕WHO？一拧把手，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丽娟心里窃喜，一股暖意涌上心头。多么好的老公，要是没婆婆在这儿，亲死他！丽娟轻手轻脚钻进被窝，将自己冰凉的小脚搭在亚平的肚子上。亚平迷糊中用手攥着丽娟的脚丫，揉了揉，将丽娟的头揽进自己的胸膛，在丽娟额头上一吻。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要做个好老婆，只为让亚平快乐。”丽娟告诉自己。第二天一早起来，丽娟欢快地奔下楼，看见婆婆弓着身在整理冰箱，便罕见地亲热叫了一声：“妈！早上好！”亚平妈原本胸中郁结的怨还没化开，只一声“妈”便烟消云散了，原本打定主意对媳妇不给好脸的，突然间心头一片柔软，“她真是孩子，不记一点事儿！”亚平妈刚才还是八点二十的脸，突然就转到十点十分上了，笑着转身说：“起来啦！吃早饭吧！稀饭还热着呢！亚平刚走。”“来不及了，要迟到了！明天我早起吃。”“一个早上不吃点东西怎么行呢？饿出毛病来！”“我办公室有饼干！白白！”丽娟快步出门。亚平妈对坐在餐桌边的亚平爸说：“说到底是个孩子，不懂事儿，要人教。心眼真是没的，说完就了，我们大人不能跟她一般见识，你说吧？”“她说什么了？”“昨天晚上，你出去溜弯儿的时候，她要亚平。。。。。。算了。小事一桩。不过我们亚平啊，爷们儿气不足，不太镇得住媳妇。”“谁也别镇谁，好好过日子就行了。你这话偏心，要是你闺女，你又怕闺女镇不住女婿。当娘的心向来都左。”亚平爸说。周末一大早，丽娟回娘家。一进门就倒在大床上装睡不起。“吃力死了！又是工作又是家，要是在家做女儿就好了，有父母养着还不要看人脸色。”丽娟有感而发。“怎么？阿婆给你气受了？”丽娟妈特别敏感。“没的事。婆婆很好，样样事情做到家，今天我过来，她还在家拆窗帘洗呢，一点忙都不要我帮。我说的是单位里，老板不好对付。二老总的要求简直跟朱建华跳高一样，三天两头翻新。”“拿人俸禄受人使唤，这是正常的。现在晓得饭碗不好端了吧？一直养着你花父母钱，都以为父母钱是天上下雪下下来的，不晓得艰难。小姑娘眼睛要活泛一点，领导想到的马上要跟上，最好能想到领导前面。”“想到领导前面？不想活咯？就是想到了都得假装没想到，你比领导还高，哪个敢要你？”“也是。社会就这样难弄。没办法。”吃午饭的时候，丽娟毫无顾忌，手指当筷。妈妈还一个劲给她夹，“怎么跟饿死鬼投胎一样？家里没吃啊？”“你不晓得亚平妈烧菜多难吃，我是一边吃一边可怜亚平前18年的生活，那是怎样的蹉跎岁月啊！孩子这样也长大了，不容易啊！来了六天，吃了5天猪肉炖白菜，好象他妈妈就会这一个。烧个红烧肉，简直就是暴殄天珍，什么料都往里面放，肉里一股姜味道。还有啊！他妈妈感觉是童养媳出身，那种可怜巴巴象，以折磨自己为快乐，苦行僧都不如她那么苦，光干活不吃饭，我都不晓得她是怎么活下来的。”丽娟妈听完，从鼻子里挤出个“哼”字，“她这是苦肉计，是做规矩给你看的，意思是她们家媳妇就是这样当，你别理她，装看不见。你要跟她一样正中她下怀，你这辈子就有的苦了。我养女儿，不是给人家当老妈子的，他亚平有本事就请保姆，不叫他妈妈累，没本事就是他妈愿意伺候你们，你可别心一软，帮着干，这一帮，以后再撤不下手了。先是副手，以后就成栋梁，再以后他们一家躺着就见人忙。不信走着瞧。”“你放心，我看出来了。我就是按照你的方针行事的。”“小逼丫头聪明呀！不教就会！吃个鸡脚爪！”这边亚平的妈也在跟亚平絮话：“亚平啊，你可发现，找媳妇过日子跟谈恋爱还是有区别的？那些个看着好看的，不见得好用。而那些个也许不那么入眼的，反倒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人说丑妻薄田破棉袄是男人的三个宝，不是没道理的。你看丽娟，别的都还行，就是不大会过日子，眼里没活儿，到家不是一坐就是一躺，床乱得象猪圈一样照样刨个空就卧下去了。没事的时候要么看电视要么搞电脑，我来一看，家里灰都落多厚，上海污染这么大，一天抹三遍都不显得亮，何况你们一周一次呢？乱一点还能忍，脏不行啊，时间长了家里要长虫子长蟑螂，家具要长霉。一样一样都是钱添的，哪能不爱惜呢？冬衣被子什么的，见个太阳就要搬出来晒，油烟机用完就要擦，不擦以后堵上了就废了。人都说南方女人勤快，怎么我看她一点不象南方人？还有，她好象还特别好吃。嘴不停地嚼着，家里各种包装的塑料带，几天就一堆。吃饭的习惯尤其差，光吃菜不吃饭。菜是留着看的，目的是

就饭，她倒好，空嘴吃肉，一块接一块，也不晓得让让老人让让男人，眼里没旁人。我拐弯说她吧，她还说吃饭胖。哦！吃饭胖，吃肉反倒瘦了？家业再大，也经不住这样吃啊！有句话叫坐吃山空，她真是又坐又吃。唉！本想改造改造她，你看她那天晚上的脾气，哪里讲得？这要是不讲，妈又怕你以后受罪。你们都没过过苦日子，万一哪天遭遇个什么，她肯定不是陪你落难的人。想当年文革的时候，受批判的都是才子，身边的佳人多少都逃脱了，能守在身边不离不弃的，不是乡下的原配就是以前的丫鬟。真感情都是要火炼的，我怕你万一有个什么事儿，经不起她的打击。当然，妈希望你一辈子就顺顺利利的，不必经受考验。"亚平宽慰他妈说："不至于此的，妈。丽娟虽然娇气，她是上海女孩，上海女孩里她还算好的。至少不虚荣，我又不是有钱人，她跟我的时候我也不富贵发达，不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吗？她妈当时不同意，她不照样坚持要嫁给我？就冲这点，说明她心里还是有我的。人哪能没个缺点？要多看她长处。现在这年代，有几家吃不起肉的，她吃点东西，你别老盯着她，你搞得我都不自在。"她那叫吃点东西？一碗红烧肉我切28块，你吃8块，你爸吃7块，她一人吃13块！这盆肉要是在家里，兑点萝卜土豆，我跟你爸能吃一个星期！这样算算，一个月下来伙食费得浪费多少？这家又不是金山银山，每个人都敞着嘴从里头掏，多少钱也经不住折腾啊！更别提还要穿衣买房了。你看你们那一柜子衣服！一个人有几个身子啊！一天换一套都能换一个月不重样。煤气电费电话你们的手机，出门坐车，哪样不要钱？看着挣得多，这里花花，那里花花，一个月存不下几个。你们脑子里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万一哪天谁病了呢？万一有了孩子呢？需要钱的时候哭天喊地都不灵。妈是过来人，你们没经历过的，妈都要预先讲给你们听，不能看着你们走在河边还不拉一把。你们那日子，过得太悬了！"亚平点头称是。"妈跟你讲的这些，你心里有个数就行了，可千万别学给丽娟听，不然我活也干了，还没落个好。她愿意改就改，不改就算了，当父母的我也只能做这样了。"过会儿，亚平问："妈，你们都来一个星期了，是不是该跟丽娟父母见个面儿？我们结婚是分开办的，好不容易凑一块儿，一起出去吃顿饭吧！"谁请？"当然我们请啦！"出去吃什么？不就是聚一起聊聊吗？出去吃地方不敞快，人还拘束，不如在家吃，要不，叫她父母下个礼拜来家吃顿饭？"亚平想想，说："好吧！您记得多买点菜！"丽娟回家的时候天都黑透了。亚平妈听见门铃响，一打开门，就见丽娟大包小袋地冲进屋子。"亚平！我下午去逛了逛巴黎春天，正赶上春装下市，打折的好厉害呀！我没忍住，就替你还有我，一人买了一套衣服。快来试试！"亚平在丽娟的指挥下套上休闲装前转后转，"妈，你看这好看不？"丽娟问婆婆。"这衣服他衣柜里有一件差不多的，那件是蓝色的，好象就颜色不一样。"太不一样啦！那是去年的款式，有个小翻领，今年行无领的，还有，这件是白色的，仿李察基尔新电影里的那个造型，穿上去多帅！"不就差个领子吗？衣服穿身上保暖就行，天天跟着赶时髦，永远都赶不完的，要不怎么把你们兜里的钱给掏干呢？你看我身上这件毛衣，还是十年前买的，没破没坏，一点不落后。"哈哈，妈，都象你这样，社会不要进步了，工厂全部倒闭了。怪不得你们厂早就关了。社会主义的后腿都是你们拖的。要树立消费的观念，能挣会花。花钱是赚钱的动力。象您这样，一个月就消费饭钱150，给您10000都是浪费，反正是放银行里。大家都住十年前的房子，穿十年前的衣服，拿十年前的工资，那这十年的发展怎么体现？现在的变化是日新月异，您要跟上时代啊！"我是跟不上了，这件衣服多少钱？"480。打折以前是1280。这是元旦才上市的新款，才4个月，掉这么多，划算吧！买衣服不要买最新的，就买这种打折的合算。"亚平妈倒吸一口冷气！"480？！哼！这衣服是好看，钱好看！"亚平妈转身走进厨房，不再看小夫妻俩，拿着搓衣板吭哧吭哧地搓衣服，盆晃荡得乱响。丽娟吐吐舌头，亚平刮刮她鼻子，将她带回卧室。丽娟脱光了就剩三点在试夏装。"好看吗？"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丽娟，跟你说个事儿，以后买了衣服，别在我妈面前提钱。问你的话，你就减个零儿，大家都好受。不然，她明天又吃不下饭了。"你妈吃不下饭的事情多了，我要为了让她吃得下饭，谎话编得车推妈拉都盛不下了。看你妈过日

子的谨慎，买把菜要从菜场东头走到西头，一家一家问，多一根少一根都在意，一点没有北方人的豪爽，倒象个南方人。"嘿嘿，我妈今天还说你象个北方人呢，大手大脚。"丽娟立马走到亚平身边，端着亚平头问："今天你妈是不是特爽？趁我不在家，使劲跟你告状？都说我什么了？让我听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冕。"没说你什么，净说你好了。不过丽娟，老人在家的时候，你好歹要表现表现，不说让你干家务，但我妈又不是老妈子，她干活的时候你至少得在旁边陪着说说话吧？这也算是一种孝顺。出个耳朵能费你多少事儿？"我不知道跟她说什么。你看你们一家人在饭桌上说得那些话题！七大姨八大姑，上至五伏以外的表弟，下到你姐夫厂长的小蜜，一个我都不认识，看你们说得热乎劲儿，我一点都插不上嘴，感觉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外人。"你听着应两声就行了，该笑的时候给个笑脸，该难受的时候出个表情。其实他们说的人，我也大多不认识，不就是唠家常吗？你非要搞清楚族谱干吗？"废话，我谁谁都不知道，晓得你们在说什么啊？就跟你听英语听力似的，连个背景都不提供，突然插进去，你能知道答案吗？何况我也不感兴趣。"你这不是哄老人高兴吗？又不是找精神伴侣，非要整出个共同语言来。那你父母喜欢打麻将，我不会，不也学着陪他们吗？这就是个"孝"字，懂不？现在老人都不要我们负担了，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也就是多陪陪，多听听他们说话了。"我哄她高兴，谁哄我高兴啊？我往她边上一站，她就妄图把你们家那代代相传的媳妇经悉心传授给我，而且毫无保留，诸如光干活不吃饭，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是醒着手脚都不能停。光赚钱不花，钱拿回来都交给你。我相信你家的媳妇经跟以前的武林秘籍似的，传媳不传女。我不信你妈这样教你姐姐。她跟我说的那些，我哪能违背我的意愿奉承呢？我应了不就回到解放前了？毛主席白闹革命了。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象你妈那样，为个一毛两毛站地摊儿边上跟人讨价还价，有那时间我写篇稿子都赚回来了。"我妈怎么了？我妈至少也就跟人家讨价还价而已，你妈呢？到菜场去买把菜，非要讹人家几毛钱葱，我妈跟你妈比，还算光明的呢！"我妈讹来的钱都贴我这里了！你妈省的钱我怎么没见？这房子我妈出了十万！你妈呢？我还没说你妈什么呢，你看你蹦得？屋顶要是没盖，你都发射到月球了。你要是孝子，你去当，不要拉着我。李亚平！我妈都白对你好了！当年就该坚持着不让我嫁你！"她当年就是不同意你嫁的！你跟我结婚是我人品好，我一点不感她的情。我对她尊敬，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希望你也能看我的面子，对我妈好点儿！"亚平的声音也压不住了。丽娟的嘴唇已经开始发抖了。想想再吵下去就收不了场，掉头进了书房。刚冲到门口，又回到卧室，抱上被子和枕头一起。留给亚平一张没有被子的床和一只孤单的枕头。有了上一次的战斗经验，亚平此刻身手异常敏捷，一个箭步将脚丫塞进关一半的门缝，然后硬是将身体挤进了书房，反手关上门说："丽娟！不吵了好不好？你看看我们俩这都在干吗？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一升就升到分床的高度。这可不是好习惯。人家夫妻床头吵床尾和，你总要给我个和好的机会，我给你提个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把书房门一关不叫我进。再怎么不高兴，不许分开睡。听见没？"说完，抢过丽娟手里的被子丢在地上，搂着丽娟晃几晃。丽娟撅着嘴巴抬眼看看亚平，满脸的委屈，静止了一分钟后，丽娟扑哧笑了，说："我特地抱了被子，看你过不过来。我发现，谁拥有被子，谁就占领了制高点。再傲气，抗不过个冷字。哈哈！"丽娟抱着亚平的脑袋一阵乱亲，亲亲脖子，亲亲耳朵。没几下，亚平抗不住了，将丽娟放在地上，就着柔软的被子开始意乱情迷。灯开着，门关着，走廊另一头亚平父亲洗漱，大声咳嗽的声音非常清晰地传进书房，窗帘甚至都没合拢，对面六楼的客厅里，清楚地看见电视里人影晃动。亚平含着丽娟的手指，将头一点点伏下，丽娟也因这毫无遮掩的刺激而心神荡漾。丽娟的声音是压低的，扣在嗓子眼里的，类似于刚出生的小猫一样稚嫩的，并在偶尔的瞬间因为抵御不住快乐的侵袭而突然声音高亢。"套套！"丽娟迷糊中偶尔的清醒。"不套！"亚平全然不顾了。一个钟头后，亚平头发蓬乱地捧着被子进了卧室。5分钟后，丽娟抱着枕头进了卧室。躺在床上，丽娟说："你可发现，我们俩越是吵架越是。。。。。。"恩，润滑油。要经常吵。"丽娟的确努力过，象亚

平希望的那样对婆婆好些。而亚平妈也按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对媳妇进行思想改造。"丽娟，忙不？不忙就陪我说说话，我洗碗你递。"丽娟本想拒绝说自己有稿子要赶，可想到从婆婆来起到现在自己都没摸过厨具，干过活儿，又想到亚平的孝顺，于是决定放下永远也赶不完的稿子，陪婆婆洗碗。即使是煎熬，也就是十分钟的事情。"你别看亚平生这么大个子，刚出生的时候，才一尺来长，当时看着我就发愁，这么小的家伙，多久才能长大呀？……"是吧？"丽娟按照标准要求应声，关键不在听不听，要适度答话，"现在搞征文活动太土了吧？都叫广告商搞滥了，换个名家访谈？"丽娟内心里嘀咕。"我都怕他营养不良，三天两头带他去查。吃东西不消化，他吃什么吐什么，三岁的时候才刚走稳。。。。。。"够迟的！"丽娟应着。"上期的美克美家家具图片要是不登，跟这期配一起，简直是相得益彰。"三岁一过就开窍了，吃得真多！他姐姐冠华那时候六岁，都吃不过他！"这么能吃？！"婆婆已经开始擦油烟机了。不是说洗碗吗？怎么什么都拆一遍？已经开始擦柜门了。一看表，半小时。丽娟开始着急，这样陪法，陪不起。其实丽娟真没啥事儿，开始递碗，后来递话，该恩就恩一声，一点不影响思维。问题是思维可以前进却不能象倒带那样后退，刚想到一句重要的话，叮嘱自己别忘了，另一只耳朵听亚平妈一打岔，就忘得一干二净，而搜索原有记忆的工作，比重新创建还要复杂。得顺着蛛丝马迹，由一个仅剩的单字去联想，去引申，去深挖大脑。看婆婆干活，丽娟不由惊叹原来貌似简单的烧饭竟暗藏机关，吃不过十分钟，收拾得花上一个钟头以上。光擦个灶台，都分湿洗和干抹两部分，不仅仅是灶台，还有周遍的瓷砖，酱油瓶子盐罐子，一个个排着队擦下来。最后，婆婆拆下点火的灶头，拿起一把用过的牙刷，跟刷牙似的对着锯齿样的槽眼一点点蹭。"这个灶头很关键，不要忘记拾掇，煤气不纯，一段时间不打扫，火眼就堵了，一开灶，光见煤气表疯转，不见火，那浪费，都是看不见的。我从不看电视，有那时间听人瞎白活，不如把家归置好。"婆婆言传身教。丽娟冷眼看着，想，这么大的工程，是没时间看电视了。就是辞了职当全职家庭妇女都干不完。难道牺牲每月几千就为省几块煤气费？就知道算小帐，小家子气。终于，婆婆放下扫帚，捶着腰满意地环顾四周："收工！"丽娟有从牢笼里释放的感觉，虽然没干活，却比干活还累，正要转身出去，听婆婆在背后说："等等，丽娟，趁你今天在这，我想把顶上的吊橱理一理，把平时不常用的东西放进去。我个儿矮，够不着那高度。"丽娟立刻答道："我还有事儿，单位活没干完，亚平比我高，你叫亚平帮你。"亚平妈答："有事你去忙吧！等周日你空了我们再弄。"丽娟走进书房，对在电脑前打游戏的亚平说："大公子，我按你要求陪你妈说过话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不了，浪费我生命。你妈诉说你的成长史呢，今天已经讲到4岁了。根据你现在的年龄，至少还有7章才能讲完，要是有个插叙倒叙什么的，就难说了。还有，你妈使唤我象买来的丫头一样解恨，怎么一听要你干活就跟要她命一样痛苦？你去给我倒杯茶，我们俩两不欠。"辛辛苦苦，我这就去。"亚平答应着就往下跑。"又给你老婆倒茶？人的命就是这样循环的，我伺候你，你伺候她。"亚平的妈语气里有股酒酿发酵后的酸。"什么呀，我自己喝。"亚平说。"放几颗我带来的枸杞，那个补肾。"亚平妈赶紧从罐子里掏出几颗枸杞。"再加两朵白菊，败火。"又追着在热水里加了两朵白菊花。丽娟打电话通知她父母周日过来吃饭。丽娟妈电话一接就说："不去，我才不稀罕他家的猪肉炖白菜呢！烧又不会烧，还想省钱。我一个大姑娘白送给他家，他家刀不动枪不动在上海就有落脚点了，连请我出去吃顿饭的气魄都没有。跟他们讲，免了。"丽娟电话里发飚："你不要给面子不要哦！你若不起，我就直接跟公婆讲你看不起他们，以后不要来往。"我是没打算跟他们来往，这种穷亲戚有什么沾头？不倒刮我们已经很好了。要不是你，我认识他们老几？我不去。"很好，我现在是他们家的人了，大家以后就不要来往了。"丽娟正要挂电话，那头传来丽娟爸爸的声音："不要听你妈的，跟你公婆说，我们周日见。要带点什么阔？"人来就行了。他爸爸好象喝酒，带瓶好酒吧！"丽娟爸爸放下电话说，你这是干吗？人家父母懂道理请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总要去，不去不是表现出我们不重视

女儿？以后他们欺负我们丽娟怎么办？丽娟妈恍然回过神来，马上坚定地说；"你说的对！我一定要去。趁机教育教育他们，不要以为我们娘家没人。"周日，丽娟妈妈穿金戴银，把所有的首饰包括镀金的都披挂上，隆重上路。临出门前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没个钻石，现在多少首饰都比不上一颗钻石，只有那种分量的才能镇得住他们。""钻石容易啊，襄阳路上随便一家铺子里买颗仿钻，100多块就够吓唬乡下人了。我们带什么酒去？"丽娟爸爸问。"姑娘不是讲要酒了？带瓶好点的绍兴黄酒好来，最贵也不超过20块。听丽娟讲亚平父母省得要死，一定不舍得买好菜，我看20块的酒已经配得上那桌了。太高级的他们又喝不出来，茅台贵吧？估计他们也就电视上看看，里面灌点二锅头老头都不知道。"丽娟父母带着一瓶绍兴黄酒外带一把巴拿马香蕉进了闺女的家。"哟！亲家母！我老早想来看你了！一直抽不出空，到今天才见哦！"丽娟妈拿出独创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功夫，把亚平妈喊得贴心的火热。"亲家母一看身体就很好的样子，不象我，病病歪歪的，做不动活，你看这个家，你一来，整理得雪亮！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能者多劳啊！真是辛苦你了！"丽娟妈拉着亚平妈的手亲热地满屋乱转。"哪里哦！我身体也不行啊！硬撑着多干点，这样小孩子就少干点，我这血压也高，还有冠心病，急不得也气不得的，我就是想，趁我在这里教教丽娟，等我们以后走了，她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好。""哎呀，亲家母，我家丽娟从小在家都给我们惯坏了，家务事是从来不干的，这个我也有责任哦！到结婚了发现她什么都不会干，迟了，再教也教不会了，所以当时结婚的时候我就把丽娟拜托给亚平了，叫亚平多照顾照顾她。""不迟不迟，谁天生也不会干的，多干干自然就会了。女同志一般都有这个天分，一教就上手。""现在小孩子工作都忙，又不象我们当年，去单位报个到就回家了，现在动不动就下岗咯，裁员咯，头上悬把刀的，工作起来不拼命不行的。新时代了男女平等，我们也不讲谁多做谁少做，谁有空谁做，你说是不啦？""亚平工作忙啊！他有心多做，就怕分不了身。而且男同志到底心粗，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方讲缝纫啊，拾掇啊，男女分工还是不同的。大力气的活儿自然是男人干，这我不向着我儿子，小东小西的，还要丽娟多担待点。""亲家母，你这话说的！现在还有什么力气活儿？煤气又不用罐子，煤球也不要做，家具都买现成的，不用打，一个家，讲来讲去不就是洗洗涮涮的小事情吗？至于缝纫，现在谁还自己家里缝被子绣枕头啊？一床被套弄堂口的加工厂才卖18块，有的用了。我家里缝纫机早都扔掉了。我看亚平还是挺勤快的，你不在的时候，他干活很情愿的，有时候还主动到我那里去帮忙呢！你就不要操小辈的心太多了！随他们去吧！你在的时候，愿意做就做做，不愿意做，请个钟点工，一小时才5块，大家省力气。"亚平妈听完，一口气提不上来，差点没憋过去。有其母必有其女，原来丽娟的妈是这样的！两个妈棉里藏针各不相让，酒席上刀光剑影，暗力频施。由于道行较深，俩妈没啥不自在，俩孩子除了吃饭，啥都说不出了。父亲大多寡言，除了你敬一杯我敬一杯，大部分时间看各自的媳妇表演。丽娟和亚平送父母去车站，亚平爸指着空酒瓶就说："到人家来，要么不带东西还显得亲热，要么就带好酒，一瓶马尿，三只烂香蕉，我都替他们不好意思。这东西我一口都喝不下去，硬是陪着她爸爸，他倒好，一点不顾人的，自顾自就喝完了。还打着送给我喝的旗号。你可注意她爸爸吃饭的劲头了？筷子象雨点，难怪丽娟不晓得让人，原来这点是跟她爸爸学的。"亚平妈也叹气："丽娟的妈也是不懂事，当我们面就叫她爸爸去给她拿筷子，自己筷子掉了自己不去拿，象什么话？她妈妈都这样使唤她爸爸，丽娟能不使唤我们儿？结婚啊！一定要在婚前先相相丈母娘，以后老婆的样子，都随她妈。我还没叫丽娟干活呢！你看她妈护的！干点活儿可就吃亏了？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家？难道不应该？女人结了婚就要把家撑起来。自己闺女都出嫁了，哪能还当小丫头养？还有，你看看她妈妈的穿戴，一副小市民样儿，印度人身上挂的金子都没她多，不晓得还以为她妓院老鸨。当娘的一点娘的样子都没有。她那么爱打扮，打扮得又难看，难怪丽娟穿衣服舍得，一套几百上千。我发现丽娟这孩子，把父母俩的缺点都拿来了，好吃懒做，真是没一点优点，不晓得亚平看上她什么，这门亲真是配得一塌糊涂！"

丽娟妈一上汽车，就跟丽娟爸说："我今天好好教训了亚平妈妈一顿，死老太婆想在我家逞威风，让我家女儿给她当丫头使，口蜜腹剑，说两个孩子都亲，同等看待，为什么不叫她家亚平干活，就培养我女儿？还口口声声说出力气的活她儿子干，什么叫力气？现在除了床上使把力气，哪里还用得到力气？我给她顶回去了。你看看她穿的那衣服，去年华东水灾我捐的都比她穿得好。讲起来也是有工作的，故意弄一副忆苦思甜相给我们看，也没看她多发财咯！钱肯定都塞她女儿那里去了。结婚才出两万块！上海这种地方，两万块扔到地上打发要饭花子差不多。她那儿子就该算是入赘我家的，干点活儿不应该啊？老逼肯定会挑拨她儿子对我女儿不好，你看好来，迟早要闹矛盾。人家小夫妻本来过得快快活活的，她非要来插一杠子，早早滚回去才好。"丽娟爸附和道："你讲的一点不错。他们那里风俗好象就是男的享受女的干活。他爸爸喝酒，他妈妈都在旁边站着倒的，他爸爸吃饭的时候把碗就往他妈妈手里一塞，他妈妈就跑过去盛了。北方佬真不能找，太封建，一点不晓得疼女人，女人是用来疼的，他们倒好，女的当畜生一样地使。亚平倒好象不象他爸爸那么大男人主意，以前丽娟讲还给她倒洗脚水的。"那是他父母不在，他父母在了，给他吹吹风，再灌输灌输，他迟早有样学样。"丽娟和亚平走在回家的路上。"今天这顿饭吃得真难受，你妈就不停地叽歪，'这盘白菜才一块钱一斤吧？'一看你们家就过得满苦的"这个肉到底是红烧肉啊还是炒肉丁？切那么小？'请她来吃饭，我妈忙一整天，她就坐着等吃，还不说点好听的。"亚平学丈母娘的口气惟妙惟肖。"你妈妈省事啊？我爸喝的还是自己带的酒呢，你看她心痛的，干吗呀？还想存下来给你爸爸喝啊？还有，你妈妈是不是没请过客啊？上的那几道菜！花生米，豆腐干，不会卤鸭子楼下就有卖，干吗不舍得？我昨天还给她200块，意思就是怕她不舍得花钱，算我请的。我做媳妇的自己请自己父母吃饭，还有什么讲头？就这，她还想抠下去一大块。我怀疑今天的菜钱她可花到50了。"原本一场应该是相见欢的聚会，没有一个人感到高兴。亚平回家看父母阴沉个脸，便大气不敢出，至少在面子上要附和着沉重，摆出一副对丽娟的不屑一顾。丽娟因为爹娘受了慢怠，心里正堵得慌。"丽娟来洗碗！我收拾屋子。"亚平妈干脆由以前的鼓励式教育方式直接跳跃到命令式。对这样没有家教的媳妇，光好言哄骗是绝对不够的。非得跟蜡烛似的点火上亮。丽娟转头看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亚平，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跟没听见他妈的话一样。丽娟站在厨房门口，死死盯住亚平，看究竟多久他才会有反应。亚平顶住火焰喷射枪的威力，稳如泰山。"亚平！我洗碗，你来帮忙，不然洗不干净。"丽娟压住火头，尽量带出点娇嗔地说。"都那么大人了，几个碗而已，有什么洗不干净的？洗不干净要学，多洗洗就干净了。我站着陪你，咱们娘们也说话，让他们爷们儿忙去。"亚平妈开始把围裙往丽娟身上系。亚平还是不动声色，两耳不闻身外事。"不用陪，我自己一个人洗，还快点儿。"丽娟到处找橡皮手套，戴上以后开始放开水龙头先把盘子上的杂质冲个干净。"水开一半就够啦，不然溅了一身。"亚平妈跟着身后慌里慌张地把龙头开小。"洗洁净哪能那样往池子里倒呀！洗一次碗用半瓶！你该拿快抹布，倒抹布上一个一个擦过来，这样不浪费。"亚平妈一把抢过洗洁净的瓶子，小心挤一点在抹布上，递给丽娟。"那盘子底上都还挂着泡沫呢！洗碗就刷一面儿？就跟你化妆似的，只画半个脸？两面儿都要冲！"如果拿一把游标卡尺来丈量，丽娟以前以鼻尖为圆心以面颊为半径的苹果脸，现在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往香蕉方向靠近。丽娟把碗横七竖八地堆在架子上，脱下手套就走出厨房，任凭亚平妈在身后喊："洗碗不洗锅？灶台不用擦？这哪象干活的样子？不诚心嘛！丽娟，这还有个锅呢！"丽娟掉头走进厨房，对婆婆说，你要我干活，就得按我的方法，看不惯你就自己干。这个锅是我特地不洗的，以前我烧就洗，现在你烧，我决定不洗，因为根据你的节省程度，我认为这个锅底还有两滴油，完全可以留着炒下盆菜。说完，脚步咚咚地上了楼，恨不能把地板踩通。丽娟的婆婆还真拿着锅冲亮看看了，拿手指沿着锅边下着狠力逛一圈，又把手指头在盛剩油的碗边仔细刮干净，说，现在不就行了？亚平身在电视机前，心在楼上书房。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里如热锅的

蚂蚁。有心上去哄老婆，老妈耳朵在厨房都竖着听；有心在下面陪娘，只怕晚上又要当床头柜，左右为难，百爪挠心，世界上最苦的差事，莫过于身兼数职，你可以是个好丈夫，也可以是个好儿子，但你不可以是好丈夫和好儿子。亚平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为什么宝玉，顺治，海灯，一系列的人最终走向了出家的路。主要是有家还不如没家来的轻松。如果能让娘和老婆都开心，亚平多做点活儿是不在意的，现在的痛苦已经完全超越了干活。亚平觉得自己是一勺鸡蛋，正被铁板在高温上两面一夹，痛苦地成为美味蛋卷。亚平躺在床上等丽娟。丽娟一躺下，亚平就用双手箍住丽娟不让她逃，亲着老婆说：“老婆大人，我求你了，你可能不要叫我为难？你晓得我娘不舍得我干活，你非要喊我，这不是叫我难看？私下里我当牛做马都行，只要你愿意，我驮着你在这个房间里溜达到天明，你能不能给我在我娘前面留点面子？”丽娟眼睛闭着不愿意张开，冷冷说：“死一边去。少碰我。你娘疼你，谁疼我？我是没娘的孩子？李亚平我告诉你，我今天已经很给你妈面子了。下次她要是再敢直呼我名字让我干活儿，我把她包拎到外面去请她滚蛋。家里的活，她爱干不干，没谁请她干，不要每天一看到我回家就又捧心口又托腰给我看。奔六十的人了，装西施啊？这家是我的，不能她说了算，她要么不干，放那里我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我想一个礼拜洗一次衣服就一个礼拜洗一次，请她闭上嘴巴，不要告诉我这件要手洗那件要泡，我干活的方法就是都放洗衣机里绞。我一天单位9小时，路上3小时，回来还要加班写文章赚外快，她是不是想把我逼死啊？还有，我买的衣服，每一分钱都是我血汗挣的，没从她腰里掏过半毛，她有什么资格嫌贵嫌便宜？她儿子你挣的钱，我作为老婆花也是应该的，她有什么可难受？她没想过她儿子要是没老婆，出去嫖妓打一炮也要好几百。她看不惯没谁请她来看。”丽娟的火山汹涌爆发，她恶狠狠地盯着亚平说：“你娘没来以前的大半年里，你跟我过，我没冻着你也没饿着你，家务活儿我一个礼拜干一次，家具也没塌，衣服也没蛀，就算如她所料真的蛀坏了，我愿意，我有钱，我再买新的。她没来以前，我们俩吵架的记录为零，她一来，整个家叫我都透不过气来，明明是我买的房子，现在我倒变得没地方去了，整天一想到回家我就恶心。跟你老娘讲，我不吃不喝卖身借债都把她两万块还她，请她以后不要来了。她到底什么时候走？”亚平火也大了，声音里带着威胁说：“第一，你不要把自己等同于妓女，让我睡在你身边觉得肮脏；第二，她是我娘，她就是一分钱不出，把我养育那么大，送我上大学，她来我这里住，我孝顺她也是应该的；第三，你是我老婆，你就等于是她女儿，她说什么你就得听着，等你以后做婆婆了，你试试受媳妇气的滋味！第四，我不知道我娘什么时候走，也不打算问她，她爱怎么住怎么住，你不喜欢也就这样了，你敢气我娘，我叫你好看！”李亚平！那我也答你，第一，我绝对不会为你家传宗接代，你爸妈已经把我吓怕了，所以，我根本不存在被媳妇气的问题。第二，我若真有孩子，目的一定是希望孩子幸福，只要孩子过得好我就会开心，绝对不会去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平地添乱！第三，你把我逼急了，我现在就把你娘甩出去，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叫我好看！”丽娟虽然怒火中烧，还不至于失去理智，声音压得低到只有跟耳语一样，但语气里鱼死网破的决绝一览无余，丽娟光着脚丫站在地板上，随时准备拉开把手冲出去。在两个人的僵持中，亚平率先象泻了气的皮球一般缴械投降。他将手推过头顶，低下头，一脸的失败与沮丧，非常难过地摇着头阻止丽娟说：“好好，你狠，我投降。算我求你了，行不？鹃，求你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求你看在我们组一个家不容易的份上，给我娘一个笑脸行不？我求你了。”亚平跪在床上，双头深深地埋进被子里。映在墙壁上的剪影，高大健硕的亚平，蜷缩成猫一样的柔软，勾勒得如寒风中颤栗的树叶般飘摇不定，那种被逼迫的放弃将他彻底打倒，两座如山的女人，已经将他挤压得没了退路。这两个女人，他都爱，而爱起来，却如此的艰难。丽娟吃软不吃硬，原本要杀出血路的意念，突然就放弃了。她走回床边，也跪在床上，摸着亚平的头说：“亚平，别这样，我尽量好吧？我尽量不跟你妈正面冲突。我真的忍很久了。”丽娟开始哭泣。丽娟不是个爱哭的女人，许多旁人看得抽纸巾抹鼻子的情感大片，她都称之为情感滥片，她

可以坐沙发上一边磕瓜子，一边跟看新闻联播一样不为所动。亚平很少看丽娟如此伤痛。丽娟的哭声开始是憋在胸中的，只耸动肩膀，泪水如潺潺小溪一个劲地往下流，将亚平的裤子打湿一片，在亚平捏着丽娟的肩膀默默安慰的时候，开始忍不住山洪爆发，委屈，娇怨混着眼泪鼻涕流了亚平一身。叫亚平看着心疼。丽娟恪守承诺，不跟婆婆正面冲突。不冲突不代表归顺，不代表忍气吞声，不代表妥协，这只是面对利刃当头，采取一种走边锋的方法，这样做的代价是，丽娟开始有家不能回了。她也象其他有婆婆或没婆婆在的婚龄妇女一样，一到临近下班的时间就开始四处打电话，约饭局，并将以前认为没时间做的事情，统统都安排到业余时间表上，尽量减少在家呆的时间。比方说，她和婚前混得稔熟的小姊妹们又开始续上约会，比方说，她翻了报纸四处找哪里有免费的讲座或排演，比方说，她还特地去办了张健身季度卡，打算一周去健身房跳三次健美操，买这张卡的时候，丽娟还很仔细地挑选了一下时间。首先一个月太短，令丽娟不奢望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获得解放，而一年又太长，长到令丽娟绝望，实际上，丽娟给婆婆设定的居住期限，也就是她决定不卑不亢地忍耐的期限是，三个月。丽娟都盘算好了，每天等到忙完一切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月明星稀，基本上不用和老人照面了。家对她而言，也就是个床铺，晚上去睡一下，早上通过一下过道，礼节性地喊一声"妈"就从婆婆身边擦肩而过，喊的时候甚至避免目光的直视以避免正面冲突。这个"妈"字，对丽娟而言，已经不代表任何感情色彩或家庭关系，完全跟出去买早点的时候喊人"师傅"或在办公室里称呼"刘编"一样，就是一个称谓，这个称谓引不起她的一点尊重或爱戴，也谈不上反感，反正，对于任何一个人，都要有特定的称呼，否则，你无法与别人交流。"妈"就是一个称呼。这个称呼与自己喊"姆妈"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尾音拖着颤，带着娇憨与柔媚，将亲昵想念贴心肝的喜欢完全含在内是是完全不同的。丽娟每天在安排好活动以后，只礼节性地给亚平打个电话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去吃饭了。"便无话。丽娟与亚平之间的对话在骤减，从以前的无话不谈，到现在的言简意赅。以前丽娟手指头给抽屉夹了一下都要打电话去跟亚平投诉以博得几声小乖乖。现在，丽娟觉得自己开始变得跟石头一样刚硬。硬与软是一种相对状态，一个男人，在自己心目中是一棵大树可以依靠的时候，自己就会是绕树的盘藤，腻着不肯下来；而当一个男人被母亲罩在伞下，每天被唤着"我儿长，我儿短"的时候，即便是同一个男人，也让丽娟觉得，这男人拖着鼻涕，穿着屁帘儿，除了让人觉得可笑与软弱之外，一点不能引起丽娟心里雄性的感觉。而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丽娟的雌性激素的分泌，以至于以前每天要枕着亚平的胳膊才能入睡，闻着亚平的气味才觉得安心到现在的很反感他碰她一碰，即便他略带小心地关心问一句冷吗，热吗，渴吗，丽娟也觉得这种问候透着隔层纸的虚伪。饿又如何？你会为我烧饭？冷又如何？你会为我盖被？渴又如何？你敢当着你妈的面将水端在我的面前？既然什么都做不到，不如不问。亚平张口问丽娟的任何一句话，都让丽娟以最为简短的不字回绝，并摆明态度不想再谈。丽娟静下来的时候跳出家庭的圈子也觉得自己过分了。丈夫还是那个丈夫，不能因为婆婆的存在就将所有的怨恨栽到他的头上。可丈夫分明又不是那个丈夫了，虽然依旧共枕同床，却再也找不到依恋。两人的身体隔了层被子，两人的心隔了层栅栏。这厢丽娟想要息事，怎奈那厢亚平娘不打算宁人。亚平娘将丽娟这一向的冷淡视为那唯一的一次让她洗碗后的恶果。刚开始，亚平娘可以假装看不见丽娟看上去面无表情实则阴得滴水的脸，见面依旧帮着拿包挂衣，以老人的胸襟气度去打动丽娟，只可惜丽娟已经将自己的立场坚定在井水河水两不犯上，不愿意有一点的粘连，婆婆施与的恩惠都被她冷眼揣度为怀柔政策，在她儿子面前表现的委曲求全，一旦软下心来答腔，马上又好回到先前的被安排被操控被支派的轨道上来。她只答应过不与亚平的妈正面冲突，并没有答应亚平要牺牲自己的一切去搏她母亲满意，在丽娟看来，她现在所做的已经是为家庭能做的最大贡献了。亚平妈发现，丽娟开始深夜归宿，先是拒绝吃家里的晚饭，再就是非熬到亚平妈都撑不住了要去睡觉的时候才回来。亚平妈内心的怨恨开始如野地的蒿草蓬勃生长，只几个大碗而一，还洗不干净，摔摔打打

，马上就甩腮帮子拉脸，给谁看？我这一做妈的，洗一辈子碗，连你媳妇的内衣内裤都洗到家，叫你洗几个碗怎么地了？记仇了？亚平妈原先希望自己以持之以恒的持家表现加上每日跟媳妇捉迷藏似的到处翻找内衣洗净晒干并显眼地放在丽娟的枕头上的行动来打动媳妇的心。怎奈媳妇不为所动，每天回家就关在卧室里，早上洗漱完毕背了包就走人。没一句体己的话，没一颗感恩的心，简直比茅坑的石头还硬。丽娟自从婆婆抱怨过自己不收拾不整理以后，每天就留意地把内衣裤藏好，等自己到了周末再洗。以此向婆婆证明，没你洗我一样能过。丽娟显然可以每天洗完澡后顺手就把内裤胸罩搓了。可丽娟不愿意，原因是-----这不是丽娟的生活方式，而是婆婆的生活方式，如果自己这样做了，便正合了婆婆的意，于是在不不显山不显水中，自己完成了象婆婆屈服的过程。而且，丽娟不愿意自己的手泡在肥皂里眼看着手指的纹路变粗，手背的角质起皮。丽娟的想法就是，我等到周末攒够一缸洗衣机的衣服，一起洗。而婆婆多次当着丽娟的面儿用手搓洗着丽娟贴身穿的内裤，也许上面还有一丝丝分泌物的痕迹，边搓边说，这么贵的东西，哪能洗衣机洗？没几次就毁了。多少钱架得住这样天天买月月买？丽娟特别憎恨婆婆碰自己的内衣，那些紧贴着自己快乐部位的隐私物品，让丽娟忍不住与闺房联系在一起，仿佛可以看见丈夫的手在上面游走，丈夫的身体在上面触碰。而这样隐私的东西，如今在长满皱纹，带着裂痕，混合着葱姜味道的粗糙手里揉来揉去，丽娟感觉，那不是婆婆在洗内衣，而是婆婆将自己的私处放在阳光下肆意蹂躏，浑身上下都不适。以前丽娟会说，妈，你放着我等会来洗。丽娟的意思很明确，1，我自己可以干，2，我什么时候干，不需要你来安排，3，请你不要碰我私人的东西。可婆婆很不识趣，婆婆就打算以这种半带着辱媳妇也半带作践自己的方式表演给丽娟看，我不耻下做，亲自示范给你看过日子的点点滴滴，我就不信我日复一日地在你眼前做这些你能视而不见？后来，两人就开始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丽娟洗完澡就把内衣裤塞到枕头下面，塞到床垫下面，塞到衣橱的缝隙，塞到不用的包里。无论丽娟怎么塞，亚平妈都饶有兴致地，带着追踪猎物的兴奋地，不屈不挠地，耐心细致地翻遍卧室的每个角落，每次翻出来，还带有一丝"再好的狐狸也斗不过猎手"的胜利快感。然后依旧坚持用手搓干净，迎着太阳晒干，亲自交到丽娟手上。这种游戏玩儿的多了，丽娟开始厌烦，丽娟已经明显感到在生活的执着方面，自己远不是婆婆的对手，丽娟决定放任自流，任你东南西北风，我的方法就是岿然不动。你喜欢洗，你洗好了。自此，丽娟就公然敞着将内衣裤扔在浴室的架子上，由婆婆收去。婆婆因为媳妇逃避游戏，飘然跳脱而感到隐约愤懑，这种结果，不是婆婆希望的圆满结局。再洗，就没有以往的带有征服性的快乐。这一段，亚平妈开始极其不爽。首先，她在家的表演完全没有观众，家里除了老头就是亚平，无论她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无可抱怨的，甚至不舍得表现出一丝劳累的付出。其次，所有的活儿干了丽娟也看不见，因为没时间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她干了活没达到教育的目的，感觉是对着空气打拳，没有任何反弹。她干了，丽娟表现出愧疚，表现出惴惴不安，甚至表现出愤怒，她都觉得力有所值。现在是，她干了，完全没有任何反映，没人看见！人最可怕的是冷漠啊！老太太心里暗想。于是这种积怨在丽娟某日又去跳操的时候爆发了。"丽娟呢？"亚平妈明知故问。"她去跳操了，不回来吃饭，不用等她。"不回来吃饭怎么不往家打个电话。以后这饭还怎么做？！"亚平妈顺势把面盆重重地磕在桌子上，面团在里面滚了几滚。"眼里一点没有老人。每天特地为她做的新鲜的合口的热的冷的，人家根本不稀罕，看都不看一眼。我想着她这一段儿不回来吃，怕是不合口味，忙着换。她不爱吃猪肉炖白菜，我改炖土豆，她不爱吃馒头，我改发包子，什么都顺着她的意，怎么就不能唤她回家吃顿饭呢？我这婆婆当的，真是窝囊！"亚平妈一生气就捶自己。亚平赶紧拽住他妈的手说："您多心了。她不回来不是去跳操了吗？健身，运动，是好事儿，完全不是因为您。您这不是跟自己怄气吗？"健身？健什么身？家里那么多活儿，干一遍就够健了，还非得花钱到外头蹦弹。我哪天不是一头一脸的汗？也没见她伸把手。又是减肥又是运动。少吃点肉，多做点活儿，什么都有了。我看她是不

花钱难受。你别跟着后头护！你那媳妇就你惯的！一点型都没了。好吃懒做，目中无人。你也不管管她！我们当老人的客气，不好意思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不说？她眼里有我吗？家就是旅店，我是不要钱的服务员，内衣内裤都给我给她洗，换不回她一声喊。今天早上！她冲着鞋架子喊了一声妈，声音小得耳背点儿的都听不见！我人在厨房！她那是喊谁呢？以前的媳妇都要晨昏定省，现在的媳妇，婆婆跟着伺候都换不来笑脸。以前还夸她笑模样好脾气，感情！笑都给人家看的，回家就挂张驴脸！我欠她啊？"亚平搓着手围着他妈四下乱转，不晓得说什么既不火上浇油，又能平息事端。他能沟通的，只有他老婆，他显然不能跟他娘说："丽娟每天很辛苦，你不要挑她毛病。"在亚平眼里，老婆是和自己一体的，是自己一丈之内可以管辖的范围，是可以商量统战的对象，而娘，你永远只能俯首帖耳低眉顺眼。有些话，他明知道老太太说得肯定不合媳妇的心，可他不能跟妈说："你再胡说八道我叫你好看！"这种发狠的怒气，这种带着隐隐威胁的话，只能对与自己同塌缠绵，也许以后要相伴终身的老婆说。这里有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古训，对老婆，两个人是平等的，而对母亲，你只能是谦卑的感恩的依顺。和母亲，你没道理可言。在母亲眼里，她为你贡献了一切，包括你的骨你的血，她可以继续为你贡献一切，只要你需要，她连心都可以掏给你，因此，她对你也有绝对的说一不二的权利，这种彻底的奉献，只有母亲对儿子才有，即使是儿子从外头带回来的女人，也不会做如此彻底的奉献。她的管辖范围不仅包括亲生的儿子，还包括儿子捎带回来的外人--无论这个外人儿子有多么喜欢，但不可否认，她就是外人，她偷走了儿子的心，偷走了儿子对娘的感情，偷走了儿子孝敬娘的钱，甚至最后要凭借着儿子的儿子对她当头一击。在这个女人成为她孙子的妈的时候，这个对家没有一点贡献的，这个对家完全侵略的的女人瞬间就可以与为家贡献了一辈子的娘平起平坐。亚平妈已经预见到未来她在这个家的地位，当丽娟的肚子大起来，当丽娟的身上背负起这个家族延续的重任的时候，即使自己心不甘情不愿，很留恋历史的舞台，也不得不在暗淡的灯光下仓促退场，并从此失去了发话的权利。丽娟的肚子，将成为主角转换的关键。因此，亚平的妈必须在丽娟的肚子宣布主权地鼓起来以前，将整个家庭推上自己的轨道，按自己规划的家庭生活道路前进，要将媳妇变成李家第N代的接班人。因为，亚平妈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被婆婆胁迫着，使着内力定型的。所以，丽娟回来的时候，看见已经被娘再次洗过脑子的亚平坐沙发上等。亚平不能再跟丽娟提什么要求了。亚平说的，丽娟都做到了。至于爱和尊敬，这个是无法要求的，这个必须发自内心，心悦诚服，否则所有的定义都是空的。"丽娟，这么晚才回来？太累了，身体受不了，以后还是回家来吃饭吧！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丽娟一耳朵就听出来这是婆婆耳提面命的结果，也许婆婆说得更加露骨不入耳，到了亚平这里不晓得擦了几斤粉戴了几朵花才变得如此柔和动听。"不必了。这个家是你的，不是我的，什么时候你妈走了，什么时候我回来，这样好，互相不沾，我也按你说的了，不冲突。"丽娟，我怎么说才能让你开心点儿？她是我娘，你是我老婆，你替我想想，好吗？"丽娟懒得再就同一个问题跟亚平废话下去，再争论的结果，亚平也许就故计重施，跪在自己面前求自己再退让一点点，也许此次还变本加厉，如电视上放的那样，再加上几个抽自己的耳光，越发显得可怜并博取丽娟的同情。丽娟不想在亚平身上剩下的除了同情怜悯不再有爱情。丽娟不搭理亚平，掉头回房间，亚平又一个夜晚面对丽娟冰冷的背。现在，亚平面临在娘与媳妇中间必须选择一个的境地。否则，远见丽娟离自己越来越远而娘的怨气生生不息。亚平想了想，决定委婉劝娘回去。这句拒绝的话，一定不能从亚平的口里说出，如果说出，就永远地伤了娘的心。亚平在单位里跟他姐打了个电话，口气里的无奈让他姐一听就明白了。"丽娟容不下我妈吧？"不是，是我妈容不下丽娟。"不可能啊！我妈这样宽容大度好相处的婆婆，到哪里去找，你见过比我妈还勤快的娘吗？"就是太勤快了，她嫌丽娟懒，现在都不能坐一张桌子吃饭了。你想个理由把妈妈接回去吧！求你了。"好吧好吧，我想想。"隔两天，亚平妈就接到亚平姐姐冠华的电话，说是看家的姑姑，家里的孙子生病了，要

回乡下，牡丹江的房子没人看，怕东西被偷，赶紧回去吧！亚平的妈思度了一下，觉得那边的家也比较重要，便决定放弃这边的阵地，先守好大本营。"亚平啊！我和你爸爸本想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的，可家里现在没人看了，你老姑那边出了点事儿，我们先回去一段，等解决了再过来看你好不？"亚平心知肚明，却又要做出郁闷不舍的表情，他觉得自己的演技最近一段已经锻炼得炉火纯青，因为暗地里背着父母做的不孝的事情，这种愧疚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挽留的话越发显得发自肺腑："妈！你这才来，我都没来得及带您去大上海逛逛，怎么突然就要走呢？家里又没啥值钱东西，没人看就不看了呗，您多住一段，我得让您享享福再走。" "这孩子，怕什么呀，来日方长，你这里有家了，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还用特地去逛？这不就是家门口了吗？你见过谁住北京天天去参观故宫？眼前的事就不稀罕了，以后常来，有的是机会。"亚平都没敢多说挽留的话，怕表演太过热情而果真打动了母亲的心，于是顺水推舟地说："

那。。。。过一阵子天再凉了你们就过来。"亚平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在丽娟半夜回家的第一时间大声告诉了丽娟。"妈要走了！"所谓激动人心的消息，这是对丽娟而言的，对亚平来说，苦甜参办。因为消息的突然，造成丽娟的不知所措，第一反映是掩饰不住的惊喜："真的啊！"嘴巴快乐地快咧到耳朵根儿了，那种亚平久违的笑容。而此刻，亚平的妈正在厨房里假装切水果暗自抬眼看丽娟的表情。丽娟意识到自己喜悦过于外露，于是罕见地走到厨房，站在亚平妈的身后，假惺惺地依依不舍："妈怎么说走就走？不多住几天了？"而亚平妈明知道这话的虚伪，就跟皇后盼着太后驾崩却整日里恭祝自己长寿一样地虚伪，但缘于分手在即，都不想捅破那层假面的纸，便也应承着："家里没人看了，不走不行了，真舍不得你。"于是，在做出决定的那夜，一家人罕见地其乐融融，没话找话。"你妈什么时候走？"丽娟一关上卧室的门就单刀直入。"我想过了这个星期天再让她走，她来到现在，哪都没去转过，带她去看看上海，照几张相，回去也有点吹的资本。""又不是不带她去，哪回说要出去逛，就跟打架似的难受，还没出门就算去车钱多少，回车钱多少，外头花费多少。最后的总结发言就是哪里都不如家舒坦，不去。我有什么办法？不过，这次的确该带她出去走走，她来那么长时间，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一直想给她买件衣服。趁这个机会吧！" "鹃宝贝，你真懂事！"亚平忍不住夸。那夜的放松是不言而喻的，两个人由以前的穷山恶水突然就步入一马平川。亚平假装捧本专业书心不在焉地翻着，不时将手伸入丽娟的底裤，一下一下地撩拨。丽娟因为心情豁然开朗而全身心跃动，搔首弄姿地拿手在亚平的胸前画小圈圈，皱着鼻子捏着嗓子发嗲："你在干吗呀？！手不老实。"亚平面不改色，神态安详地回答："不干吗，湿湿手，好翻书。" "哎呀！你讨厌！。。。。。。"熄灯。好心情的丽娟为了对自己熬出生天奖励，第二天兴高采烈地去买了一见时髦的夏装。丽娟拎着漂亮的塑料袋一进门，就发现婆婆的眉头是拧着的，表情是不快的。只要丽娟回家的时候手中的家什大于出门的数量，婆婆的面色总归是阴转雨。"才买的衣裳，这又买？！"婆婆不依不饶跟着后头问。"多少钱？" "3。。。。。。"丽娟猛地想起亚平的嘱咐，迅速改口说："三十六。打折的。"丽娟发现婆婆背后的丈夫亚平，表情变得说不出的奇怪，眼睛瞪得老大，嘴巴象嚼了苦瓜一样下咧，眉头紧皱。婆婆倒是眉开眼笑，摸着衣服来回翻看，"这衣服真不错，样子好看价钱也便宜，我估摸着再大一号冠华也能穿，妈给你三十六块，你明儿替我给冠华去买一件，我也算来上海带了点东西给她。"丽娟目瞪口呆，表情变得跟亚平一样古怪，瞪着眼看亚平，并用非常缓慢的速度眨了眨做回应。亚平苦笑，一副早已料到的表情。"妈，我怎么能要您钱呢！这件衣服我本来就是买来送给冠华的，我自己不是才买过衣服吗？"冠华这号可能紧点儿，她至少要大号的。要我看，这种又好看又实惠的衣服，你该多买，那些贵的少买。" "没事，没事，我明天去换一件来。"亚平丽鹃前后脚进了卧室。一关上门，丽鹃出乎亚平意料地放声大笑，笑到滚到床上来回翻滚，眼泪都要掉下来。"笑！笑！一下丢了360，高兴了？你那谎撒的，一点边都没有，你说136，也不能说36呀，那包装盒都值那价钱。" "老大，你别不讲道理哦

！是你让我去掉一个零的。我真没想到你妈反应那么快。136我都不敢讲，在你妈眼里，只要上了三位数就是大逆不道刘文彩再世。幸亏我反应快，没接她36，不然我又搭进去钱，还又被她说连三十六块都跟她收。""问题是，她也只感你36块的情呀，她知道这衣服值360？""那不是送你姐吗？又不是外人。我对你姐姐的感激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就为她救我脱苦海，我认为这360都不多啊！你们家，我看你姐比谁都亲，比你都亲。我愿意。""不行，明天我得打电话把这事告诉我姐，别让她把衣服当地摊货穿。""小气样儿，还自己姐呢！你以后跟你妈一个品行，肯定是个大抠门儿，哈哈！"周六一早，全家人浩浩荡荡出了门坐最便宜的公共进城。就进这趟城还是亚平丽鹃好说歹说了一晚上，最后亚平爸拍板说去的。亚平在家就跟丽鹃嘱咐好："今天顺着我妈，她下礼拜都走了，她说啥你都应着啊！不然我留她不叫她走。"丽鹃的头跟鸡啄米一样频地点。在这点上，双方很容易达成共识。铁皮长龙一路晃啊晃，一个多钟头才到市里。丽鹃出于对婆婆的了解，把逛商场的档次降到二百永新或华联商城，对于百盛或巴黎春天这样的店，要做到路过的时候目不斜视。一路上，老太太挺高兴的，仰着头看高楼大厦，一边赞叹："这么多的高楼，这么多的商店，那东西怎么卖得掉呀？都堆着得多少库存啊？"丽鹃难得好脾气又耐心地解释："上海人多啊，一个城市两千万人呢，百分之一的人消费得起，就是不少的数量了。""这店真宽敞，比我们那里的百货大楼不晓得大多少倍，货也多，光化妆品的柜台，就占整整一层楼啊！那么多牌子，怎么卖得掉哦！"每家都卖得很好。越是放中间的，越是贵的牌子还越好卖。现在的人消费，都尽量买名牌，名牌做的时间长了，卖的东西品种就齐全，市场划分也细，基本上你需要的都能找到，另外口碑也好。你想啊！要是产品不好，怎么可能存在几十年几百年？""那我看不见得，产品贵，卖的都是广告，天天电视上放，请明星，那不都要钱啊？我看里面的东西都差不多，不就润个脸吗？以前人不用这个牌子那个牌子，就一瓶雪花膏，还有那种蛤蚧油，都好得很。""妈，那太不同了，以前人，都不注意保养，你没见电视上注意保养的明星都看着特别年青？跟你说刘晓庆50多了，你信吗？人家用的化妆品，干脆国内都买不到，直接飞国外买。""我信！我觉得她50都不止了，别以为多擦几斤粉，多打点灯，多眨巴几下眼就能装小姑娘。你看那腰身，你看那胳膊上的肉拖多长？那就是老年人的样子。""切！妈，您那是嫉妒！""我嫉妒她干吗呀？我又不演戏，不跟她抢位子。我这是说点实话。""妈，说真的，衣服呀日用品呀，都可以买便宜的，惟独这吃的和用在皮肤上的东西，千万要买好的，那是跟命联系在一起的。""人家骗子，就是看准你们这样的心理在，专门骗你们钱。荔枝看着又红又大的，那是搁福尔马林水里泡的，没味儿；桃子看着鲜红水灵的，那是染色染出来的。我们都不上当，就你们这些小青年赶时髦要档次，全卖给你们。。。。。。"亚平妈难得跟丽鹃有这么多时间掏心窝子上课，正滔滔不绝，突然站在一个化妆品的柜台前就不走了，仔细冲着柜台的玻璃看了又看，脸色马上就变了。刚才还跟盛开的鲜花一样红灿灿，现在就下了霜。丽鹃也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亚平再催促妈上楼买衣服，老太太站那里不动了。一步都不肯走。"我头晕，恶心，我哪都不想去，我要回家。"亚平吓坏了，不知道怎的妈就不舒服了。"是不是血压一下就高了？救心丸带了吗？您哪不舒服啊？"亚平围着妈来回转圈。"你到底怎么了？要不要去看看啊？"亚平妈根本不接话，直着朝最近的一个大门走出去。亚平爸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还玩的挺高兴，突然就变天。只有站一旁的丽鹃心知肚明。"妈，你看这！丽鹃还说要给您买件衣裳呢，现在怎么办啊？！""不用买。省下来你们自己败吧！把你们自己顾好了就行了，我们什么都不缺。""您觉得好些吗？要不要上医院看看？这附近有华山医院瑞金医院。""不用。我出来透口气就行了。""那，丽鹃，你去给妈买瓶水。""不用，我不渴。我好了。"丽鹃压根就没打算挪步。一家人就这么傻傻地站在马路边上，看四周的车辆往来穿梭。甚至在亚平爸提出到附近的公园去转转的时候，亚平妈难得地冲亚平爸："一破公园，有什么可看的，到哪不都是几棵树几棵草？家楼下就有，不去。"亚平爸第一次来大上海，觉得哪都不去亏了车票钱，

便坚持：“就公园里转转，照两张相，也算我们来过上海了。你看你！来都来了，还不去玩玩？”“玩？人家白让你玩啊？那不要门票的啊？一个人五块，四个人20，又不带孩子，几个大人有什么可玩的？”最后妥协的结果，一家人在公园门口的牌子前合影留念，并且围着公园的栅栏走了一圈，尽情发挥视野的广阔，以及扩展想象力的空间。“这树的后头有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有不少设施。”亚平还在有树木挡住无法远眺的地方作图象外讲解。“哄小孩子玩的地方还收我们五块！”“那边有大人玩的地方，好多老头老太一大早到里面的广场去跳扇子舞。”“真够奢侈的，做个早操都花五块。”“有老人证不要钱的。”“那等我过了六十我再来。”“您算外地旅客，不是本地居民，还是要收的。”“只要它收一天，我到死都不稀罕看一看！”丽鹃恨得都想扭头走了不要跟这个比葛朗台还吝啬的老太太后面丢人现眼。丽鹃搞不明白，这老太太活着有什么乐趣？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算计钱钱钱，活着就为了虐待自己，不娱乐不消费，并与享受作对。丽鹃不晓得亚平妈前生受过怎样的折磨以至于到今世都有生存紧迫感，如果仅仅老太太一个人艰苦也就罢了，她非要把这种约束，对生活的恐惧传染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比如说在别人吃肉的时候她吃白饭，在别人吃西瓜的时候她啃瓜皮，在别人大笑着看电视的时候她一丝不苟地做针线，总之，在这个老太太身边，你永远都是紧张，即便在享乐，也觉得罪过并且不痛快。你不知道自己的哪句话会戳到她的神经，让她又回到60年代，也不知道究竟怎样做才能让她快乐起来。显然，陪她一起啃西瓜皮或者陪她一起拣菜叶这是最好的孝顺，不过，如果以牺牲自己生活的目标，好象太不划算。丽鹃看看表，眼看着午饭时间就要到了，下午去车站给老太太老头买车票，中午这一顿是一定要在外头吃的。丽鹃已经下定决心，原本说顺着老太太哄老太太高兴，就因为一早上老太太都没让丽鹃高兴过一秒，丽鹃决定，哪怕最后一天，我都要跟她作对到底！根据丽鹃对老太太的了解，丽鹃都能想象得出老太太在被问及吃饭问题时候的表现：“我不吃！我不饿！我早上出来吃了好几个馒头了！”丽鹃决定毫不掩饰地告诉老太太：“您如果不吃，就看着我们吃，因为我们都饿了。您如果不想进饭店，甚至可以站在饭店外头等，如果恰巧饭店在招打扫卫生的大妈，您还能趁我们吃饭的空儿去赚几个钱。”丽鹃已经打定主意。果然，亚平说：“妈，先去吃点饭吧！也走一个早上了，找个地方歇歇脚。”“我不吃！我不饿，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吃了好几个馒头呢！”丽鹃冷笑，自己估算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精确，因为，最后一个字，应该用叹词“呢”而不是“了”。丽鹃那番话，最终没出口，但她跳过老太太的意见，直接对亚平说：“我得吃点东西，喝点水，我累了，也饿了。”亚平说：“恩，我也累了，一起去找家便宜的饭店好了。”亚平不由分说，拖起他妈就走，边走边找门脸最小的，装潢最简陋的，看起来最不起眼的街边小店。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一家一看就是招待外地人来上海出差的那种小店。是那种便宜的漆着黄漆的木头桌子，上面蒙一层一次性塑料布，压上一个被烟头烫得找不到初始颜色烟灰缸，走进去要低着头下三级台阶，简单装潢的小店。外地小姑娘拿着本用圆珠笔写着菜单的塑料皮本子走过来往桌上一摔，眼睛都不看亚平一家就走，边走边喊：“欢迎光临。。。。。。”亚平把菜单递给亚平爸，老头看了半天，说，叫你妈点。老太太坐在桌边，眼睛直盯马路，根本不瞟菜单一眼，坚定地说：“我不饿，我不吃。”丽鹃看那气势，忍不住赞叹：“现代江姐！”亚平大包大揽，说，那我点。“小姐，一盘雪菜毛豆，一碟呛黄瓜，一份舌条，一碗牛腩面，一碗榨菜肉丝面，一盘排骨年糕，一碗红油抄手。四杯白水，谢谢。”亚平妈突然就插话了：“几个人啊？点这么多干吗？吃不完难道还打包啊？去掉点。”亚平对小姐说：“就这样，不够再添。”小姐正要去下菜单，亚平妈拦住说，我看看。然后转脸问亚平：“哪个是给我的？”亚平说：“榨菜肉丝面，那个最便宜的。”老太太说，不要，我不吃这个，太咸。然后又问小姐要菜单，说，我看看。丽鹃冷冷说，不用看了，小姐，上碗阳春面。记住，是阳春面，不是鸡汤面。老太太觉得特别可心地点点头。松了口气。菜面上来。老太太对着碗，叹了口气：“上海人真是小气，一碗面5，6块，才给这么一口口，仰脸吸得长点儿，没了。”说完，将面条

不想听啊！"说。"亚平亲吻着丽鹃的肩头，并用牙齿轻轻来回摩擦。"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今天出去，开始还高高兴兴的，突然就变脸了？"怎么办呢？"哈哈，她看见柜台里放的我的夜霜了。倩碧的，300多一瓶。我一看她脸色就知道了。你妈真是的，她自己不舍得用，不能不让我用啊！我用的已经是中档的了，高档的什么雅施蓝黛的还有SK2的，我都不买。说起来300多，其实很耐用的，我每次用海绵棒挑一点点，薄薄擦一层，一瓶50毫升的能用10个月，一个月才合30多块，一天才合一块多，不算贵吧？"恩，不算贵，一点都不贵，你已经很节省了，是老婆里的节省模范。"亚平快要睡着了，声音含糊。另一间屋子，亚平妈把已经收拾好的行李，又一件一件从包里拿出来，满脸溢着笑。"你怎么那么肯定她怀了？"不来月经不就是怀了？"那你怎么知道她吃药后怀的？"我估摸的。她现在有反应了，最少40天，往前推推，种上该是20天到25天前的事。她吃药的时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哪挨得上啊？"你真不回去啦？我怎么办？"要么你回去，要么就跟我一起。要我说，你也别回，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家里什么你都摸不到边，找不到了就来一个长途找不到了就来一个长途。来来回回的，不如在一起了。"那屋子怎么办？猫怎么办？花怎么办？"打个电话回去，叫邻居照看一下。"你这一住时间不短啊！谁给你照看那么长时间？"那就叫冠华把猫抱走，花死就死了呗！花重要还是你孙子重要？我怎么感觉，这胎应该是男的？我呀，就想守这守着，看丽鹃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看我家孙子使劲长使劲长，长成个大胖小子，不看着，我不放心，丽鹃这孩子粗心，我怕她不懂事，不小心弄掉了。"你这是想孙子。要我说啊！不管男孩女孩都行。我们冠华是丫头，你不也一样喜欢吗？"是。我不在意男女，只要是亚平的孩子，不都是我孙吗？以后女孩说不定还金贵，报纸不都说了吗？中国多少年后4千万光棍，有个孙子，还成了定时炸弹了。"老两口合计地心花怒放，好象胖孙子或胖孙女已经在眼前了。"哎！冠华爸，你知道我今天怎么突然就在商场晕了？"怎么办呢？"唉！你不知道，我看到柜台里放的那一瓶就比一块硬币大不了一点点的瓶子里装的那抹脸的膏，居然要300多块！"亚平妈还做手势比画给亚平爸看。"再多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放商场里，1字后面画10个零，只要你不去买，他就赚不到你的。"恩####"亚平妈的"恩"字是从嗓子眼里挤出的还拐几个弯儿，嘴巴撇得那个长，"就有人上那个当呢！"说完指指亚平的卧室。"那张脸可值这么多钱呀？抹了以后可就成仙了？唉！现在的孩子，真能糟蹋。钱不当钱使，简直是废纸，我老替他们发愁，也不晓得他们可有存款，我没说错吧？这要有个什么事情，抓瞎！马上孩子要出来了，要使钱的地方太多了！少一个子儿人家都不会送给你。怎么都没替未来想想呢？幸亏我防备了点儿，实在不行，到时候他们缺的时候，我这里多少能补补。唉！"老太太又长吁短叹。"孩子们自有他们的活法，你别老跟着后头讲，讲多了他们要烦的。能不罗嗦尽量不罗嗦。媳妇这怀孕了，你可别跟着嘀咕她，叫她不高兴，对肚子里孩子不好。"亚平爸开导亚平妈。"我不会的，我不会的。"亚平妈慌忙摆手，"我忍住不讲，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只要她高兴，爱买什么买什么，没钱我给。一定不能气了我家孙子。"亚平妈自甘地就降低了身份，为了孙子屈尊。（未完待续，敬请期盼）最后更新2005年1月20日第二天一早，亚平陪着丽鹃去了医院。化验结果一出，明显一加号。丽鹃的脸又开始哭丧了。坐到医生对面，医生看完单子说："怀了。结婚了吗？"结了。"头胎？"头胎。"那就要着吧！"不行啊！我上个月没准备怀孕，感冒吃了好多药啊！"哪天药结束的？哪天受孕的？"记不清楚了，好象混在一起。"没关系哦！不会有影响的，你要真害怕，三个月后做个羊水穿刺就知道了。按道理来说没问题，你这么年轻，正是生孩子的年龄，孩子会健康的。不健康的，就自然选择掉了。"那我没准备好怀孕啊，什么酸都没补。听说要提前补叶酸的。"没事哦！现在人营养都足够，没必要补，你要担心，从现在开始补都来得及。以前人谁补啊？孩子不都好得很？现在人都考试考怕了，什么都要提前准备。怀孕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有什么可准备的？"不需要做掉啊？"做什么？脑子有毛病。不是我吓唬你哦！头胎，轻易做掉容易造成习惯性流产，现在好多妇女来

看不孕都是以前刮宫刮坏的。你安心怀孕把，27了吧？年龄也不小了，要孩子正是时候。"医生看一眼挂号单，又丢给丽鹃。丽鹃咧着嘴出来。亚平问："医生怎么说？"医生说没问题，可以要。"那就听医生的吧！"这下可遂了你爸妈的意了，倒霉的是我，身材丢了不讲，还要跟你妈共住一个屋檐下好几年。我打赌她看到孩子落地肯定不舍得走。我怎么这么倒霉？你跟你妈说，我不要她照顾，叫她回去吧，我自己妈在这里。"你怎么这么固执呢？我妈是好心，你放心，她看你现在带着孩子，肯定对你百依百顺，不会为难你的，你就安心生孩子吧！她要敢对你不好，我吓唬她去。"这是你说的啊！"亚平赶紧掏出手机跟两家父母汇报。丽鹃在楼下按门铃的时候，婆婆就敞开6楼大门鼓掌欢迎着回家了。那种殷勤叫丽鹃浑身不自在，走路是用搀的，还亲自送到沙发边。亚平斗胆替丽鹃倒了杯茶-----主动的，婆婆居然还笑逐言开。丽鹃的眼睛快乐地瞟到屋顶，来回转着眨。真是母凭子贵。那天下午，丽鹃被婆婆安排着在卧室使劲睡，把前一向缺的睡眠补得足足的，窗帘拉成夜的样子，外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公公以前不时的咳嗽都没听见，以至于丽鹃想，那公公以前咳嗽是不是装的，怎么一听到自己怀孕了就没声了。睡到自然醒，天都暗了，看着要黑的样子。婆婆凑上来递个苹果，皮都削得干净的样子，和眉善目地挂着讨好的笑说："休息得好不？你现在就要多睡睡，旁的什么都不要想，我怕你爸吵你，你一睡觉我就把他赶出去遛弯了。"丽鹃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怎么答话。晚上，一桌子的饭菜。其中有一碗红烧肉放在丽鹃眼前。"我就是按你说的那种烧法，没放作料，就用黄酒泡了泡，用酱油冰糖烧的，你尝尝可是那个味儿？"丽鹃吓得不敢动筷子。这，变化也太大了吧？亚平伸筷子过去尝，亚平妈看了，欲言又止，终于忍不住说，我那是给丽鹃烧的，你尽她先吃，吃剩的你再吃。她现在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呢！你别跟你儿子夺食。亚平故意装出副痛苦的样子说："这哪是我跟他夺食啊！分明是他跟我抢。这孩子，不要也罢。"尽胡说八道。"亚平妈笑了，敲亚平的手一筷子。丽鹃吃完了，非常痛快的，解气地推了碗径直上楼，坐在电脑前。她现在可以公然不用看婆婆的脸，想干吗就干吗，而婆婆是不会再叫她动一根手指头了。丽鹃一走，亚平妈就低声跟亚平说："你跟丽鹃说说，现在有孩子了，那电脑电视都少看看，有辐射，对孩子不好。我不去说她，我说她，她回头不高兴。你说的时候也婉转点儿。不是不叫她搞，少搞点儿。她要是急得慌，你就多陪陪她说话，你也不要整天坐电脑前头，你一坐就勾她的瘾。你这两天上街，看有什么好看的杂志小说，多买点回来，占着她的眼，她就腾不出空玩电脑了。"还有你，"亚平妈回头对亚平爸说，"你稍微注意点儿，抽烟到门外头去抽，你那污染，能把孩子熏不长了。"亚平爸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完了自嘲一翻："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只听见新人笑，哪管老人哭？有了小的，老的不让活了。唉！真是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终究是他们的。我们也该让位了。"亚平妈喜不自胜，一点不带掩饰地说："可不就这意思？"丽鹃自此开始了少奶奶的生涯。肩不挑手不抬，油瓶倒了，不跨，等着婆婆扶起来自己才走过去。跨都太费力气。丽鹃突然觉得，这怀孕的滋味也不是什么太糟，除了偶尔犯犯酸水，其他一切如常。"我家这个孙子是真乖！一点不闹人。人家娘都给闹得翻天覆地，上吐下泻，这个好懂事啊！"亚平妈每天主要的工作，除了干活，就是在得空的时候使劲盯着丽鹃的肚子，贪恋地看。虽然丽鹃的衣服下面平平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可老太太已经预料到不久以后的膨胀，壮大，豪迈。"也许是个女孩呢？女孩比较安静。"丽鹃说。"不会，看着象儿子，我感觉的出。"婆婆笑得很满足。"你别多心啊！我无所谓男孩女孩，我都喜欢，冠华家已经有个男孩了，你这个要是女孩，我们家就凑成好字，也不错。男孩女孩都一样，我不封建。"亚平妈赶紧解释，生怕媳妇不高兴。"但我还是觉得是男孩。"忍不住，又追加一句。丽鹃一点不关心她婆婆的看法。谁也没求她在这住。她住着，丽鹃当然舒服，她不住这，丽鹃也自由。她喜欢孙子还是孙女，一点不影响大局，爱带不带，只要是丽鹃的孩子，丽鹃自己就会疼，多个奶奶疼少个奶奶爱，一点不影响成长。"你妈要是挑三拣四，怪我生男生女，就叫她走，我不稀罕她给我带。"丽鹃说。

"不会，我妈从没那个思想。你别借口编排我妈。"亚平保证。周日，亚平在他娘的千叮万嘱下，搀着老婆回娘家。一跨出楼的大门，丽鹃就甩开亚平的手说："走开呀！我又不是老太太，你干吗老拉着我？你又那么高，拽得我胳膊好累！我自己会走！"说完，推了亚平一把。亚平搂着丽鹃的腰说："我不拉着你，我们能出得了门吗？我妈盯着看呢！你现在爱怎么走怎么走，翻跟头走我都懒得看。"哦！原来我生孩子还是为你爸妈生，你一点不关心，根本没我。"丽鹃开始找茬。"你怎么不讲理？你不让我拉，你能说，我就不行？你推我，我就得死乞百赖地缠你，你才满意？是不是孕妇都这么变态啊？"错！我不是孕妇的时候就己经这么变态了。并不是因为怀孕造成的，你认命吧！"亚平龇牙咧嘴。一进丽鹃家门，丽鹃妈就迎出来，也是盯着丽鹃肚皮上下看，肉眼笑成一条缝"哟！看不出嘛！小逼丫头也要当妈妈了！你会当吧？自己还是小孩样！"谁都不会，出来了自然就会，肯定比你强。看啥看？你们都有毛病啊，一见我就盯肚子，你能看出个鬼啊！"怎么样，他妈妈现在还找你麻烦吗？"丽鹃妈看亚平一不注意，就压低声音问丽鹃。"屁都不敢放一个。要多温顺有多温顺，家里现在我老大。哪个在我面前说话都很小心。万一气到我，不给他们生。"就是，你现在正是享受的时候，不要有负疚感，想做啥就做啥，想吃啥就吃啥。你以为他们那是对你好啊？告诉你！那是对你肚子里的孩子好！他们不过是借你肚皮用用。你现在不搭架子，把家里的地位抬高，以后没机会了。"丽鹃妈面授机宜。"告诉你，趁这个机会，榨榨看，他妈有多少油水。以前你没借口，不好意思张口，现在有孙子了，钱也不是给你用掉，都给他家孙子用掉了。你去试探试探，有多少都拿来。"丽鹃妈说。"他们那穷酸样，能有几个钱？我不稀罕，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养，不花他们的，也省得他们指手画脚。你以为他们的钱好用的啊？给你一分象施舍几万一样，拿那点钱不够受他妈妈教育的。"丽鹃倒是很有骨气。"你这话说的！你的孩子也是他家的孙子，孩子又不跟你姓，还不是姓他家的李？他们就是出钱也是理所应当，干吗不要？他家就亚平一个儿子，你不要，不都给他姐姐？你就要。"你烦死了。钱钱钱，那点小钱，有什么好争？他家要是李嘉诚我就花点心思，那点钱，根本不值得。"说老实话，做姆妈的心思，我根本不要你生孩子，生孩子多苦呀，疼在你身上，他们就知道高兴。更别提以后带的艰难了。生孩子是女人一个坎啊！我只要我女儿健康平安不受罪就好，我管他家人呢！"不要乱讲！小孩是我决定要的。亚平根本没逼我。反正迟早都要生的。迟生不如早生，生完了还有人给我带。等我老了，都三十五六了再生，他妈妈说不定都瘫床上了，干也干不动，我到底有几只手？去照顾谁？"哎！他不是有姐姐吗？姐姐在哈尔滨？离他父母近啊！叫他姐姐照顾！你那么苦自己干吗啊？人家都没赖上你，你主动去想。神经病。"丽鹃妈点一下丽鹃的太阳穴。"早生也好，一个的任务，总归是逃不掉的。"晚上，丽鹃躺在床上。亚平躺着看书。"你，要不要来翻翻书？"丽鹃指指自己的下面，扭捏作态。"不要。翻坏了怎么办？小心点好。"你这人！很烦的！叫你看书，你就看！还躲躲闪闪，推让什么？人家想看嘛！"丽鹃脸都红了，背过脸去不看亚平。还发着暗怒。丽鹃一怀孕，明显的反应就是想要。白天一坐下来，稍微没人打扰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春宫图，自己坐着坐着都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亚平犹豫着，手伸出去又抽回来。丽鹃一把把亚平的手抓住，不由分说盖在自己的胸上。"痒痒，抓抓。"亚平开始轻轻抓，一抓，问题就大了。没一会儿，亚平呼吸开始急促，面红耳赤。丽鹃也开始瞳孔放大，鼻翼忽闪。亚平关灯。亚平象捧着没有把手的玻璃杯一样小心翼翼轻拿轻放，令丽鹃非常不满。"完啦？才三分钟？！你搞什么呀？！人家，人家都没感觉到！"丽鹃生气地蹬亚平。"好好，摸摸，摸摸。我不敢啊！捅坏了怎么办？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你稍微节制点，等过了危险期再要。"哪那么容易掉？掉的是少数。你这样，我日子怎么过呀！前三个月后三个月，你不要我活咯！"丽鹃难受得不行。"我亲亲你好吧！"亚平跟着哄。丽鹃真要发狂了。夜夜想要，而亚平穷于应付，拼命阻挡。"你是不是荷尔蒙分泌太旺盛了？这样不行啊！迟早得出事。去看看医生。"亚平说。"看个屁呀！我怎么说？说我晚上没有男人睡不着

觉？何况，你那小牙签，我根本察觉不到，出什么事？你简直太讨厌了！搞得我整天没心思干别的，你小心我出门叫鸭啊！你老吊我胃口，把我胃口越吊越大，你干脆喂饱我一次我就不折腾了？越是饥饿状态我越是想吃。你真是讨厌！”回到目录

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中）

那夜，丽鹃使劲使坏，憋在嗓子眼的声音那个骚，眼波那个媚，手上那个勤快，让亚平无法抵挡，本着就让丽鹃过一次瘾，顺便洗刷小牙签的耻辱，亚平放开胆子穷折腾。丽鹃那夜睡得很塌实。塌实到打起微微的小呼噜，一觉到天明。“没事吧？”早上，亚平早上一醒，第一件事情就是翻着丽鹃的小内裤看。“去去去！跟你讲不会掉，你真烦人。一点事没有。再来我都经得起。”说着嘴巴就朝亚平肚皮下凑。亚平吓得提上裤子就蹦下床，说：“不来了不来了，我做一夜噩梦。你还打呼噜，真是！”丽鹃面色滋润，神采飞扬地套上旅游鞋上班了。一夜美好抵上三斤西洋参。丽鹃神清气爽。气都不喘地怕上五楼办公室，坐下来泡一杯阿华田，小心地剥着婆婆煮的蛋壳，准备吃早餐。孕妇就是好，在单位也成了被保护的大熊猫，想干吗干吗。忽然，丽鹃身下一股暗热。那种熟悉的例假感觉。丽鹃浑身鸡皮疙瘩爆起，大喊一声坏了，就冲进厕所。丽鹃冲进厕所褪下裤子一查，虚惊一场。水而已。但那一天丽鹃觉得很不舒服，感觉自己象个脱水蔬菜，不断将体内液体往外排。下午时分就忍不住提前回家了。回家以后不敢怠慢，马上躺床上睡觉，并不敢告诉婆婆出了点状况，只说有点累，想睡。到了夜半时分，丽鹃再检查，坏了，开始出咖啡状的液体，介于血与水之间。丽鹃开始急了，推醒亚平看。亚平一下就从迷糊中清醒出来，说，“要不要去看急诊？”丽鹃说，“这半夜三更，怎么去呀？要不，明天一大早就去？”亚平皱着眉头恼火地说：“你看你！跟你讲不让不让，你非要！这下出事了吧？掉了要你好看！”也许是因为半夜，本来就有下床气，亚平口不择言，一下丽鹃就蹦起来了，声音也放大：“我又不是故意的。又不是我想叫他掉的。这还不知道情况怎样呢，你就发狠，可见你心里根本没把我当人，完全为你儿子着想。你怎么不想这要是掉了，我受多大罪？你还算是丈夫呢！真是禽兽不如。”亚平声音更高：“我不替你着想？我跟你讲多少次不行不行，你死缠着我，你向来任性，从没为别人考虑过，甚至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你叫什么叫！那个长在你身上，你要不想要，我能强奸你？你真替孩子着想，第一天就干脆分床！出了事情一点担当都没有，就知道怪老婆。你现在骂我有用吗？他要是掉了，已经掉了。你不想着安慰我，半夜里跟我吵，没有人性。我终于看到你真面目了亚平。人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才见真心！”婆婆已经隔着门大声敲了：“亚平！半夜里不睡吵什么？她现在能生气吗？你怎么不懂事儿！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先睡觉！”亚平拉开门，光着膀子冲他妈喊：“她流血了！”婆婆慌慌张张冲进卧室一把掀开被子就要去揭丽鹃的内裤。丽鹃吓得捂起来喊：“哎！”“怕什么？我看看，情况严重不严重？我过来人，好歹知道点儿！”情况紧急，丽鹃也只有让婆婆看。婆婆面色凝重地说，赶紧躺着，不要生气着急。我给你捂上条暖毛巾，护着肚子。明儿一早就叫个车上医院。完了转头问亚平：“你怎么她了？突然就这样了？”亚平恼怒地说：“你问她自己！”丽鹃愤怒地看着亚平。“你去沙发睡觉，我晚上陪着丽鹃。”亚平妈命令。第二天一早，亚平领着丽鹃上医院。排队，挂号。丽鹃的卫生巾上已经象例假一样红了一大片。丽鹃都绝望了。医生用B超反复在丽鹃的小腹上扫描，然后遗憾地说：“不行了，孕囊都掉下来了，找不到了。保不住了。清宫吧！去手术室排队。”“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我前天同房造成的大？”“不一定的。原因很复杂，可能胚胎自己的问题。这个很难说的。流掉是好事啊！比以后长成型了才知道有问题要好。你还年轻，不怕。”“那。。。。。。那以后不是会不孕？”“不会。注意休息就行了。保持清洁。我们这里是大医院。”丽鹃彻底糊涂了，不知道医生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可以。丽鹃和亚平哭丧着脸回去。亚平一路上没说一句话。丽鹃觉得，亚平是在怪自己，丽鹃很想张口道歉，可又不愿意为此说句软话。丽鹃身心具痛，在

她躺在手术台上，感觉冰冷的器具在体内搅动的时候，心都碎了，人也意识模糊。她多么希望在她走出手术室的时候，亚平给自己一个有力的拥抱，让她觉得世界不是那么糟糕。而她步出门外的时候，亚平只从椅子上站起来，拉着她就走，甚至没问一句：“痛吗？”亚平内心里很难受，他觉得自己是谋杀犯，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明知故犯地将自己的孩子弄死了。这种自责，让他不想说一句话。他并不怨丽鹃，可就是不想张口说话。在丽鹃躺在手术台上煎熬的时候，亚平的痛一点不亚于丽鹃。这个孩子，在没有的时候，亚平不期盼，有了以后也只是感到新鲜。他突然意识到这孩子的存在，并与他息息相关的时候，正是那一夜，在碰撞中，在狂野中，他背后一身冷汗，当时他就有不好的预感，而当这一预感实现的时候，他才知道，其实内心，他多么希望这个孩子可以活下来。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特别留恋，无比珍贵。“医生说，也有可能是基因不好，自然选择掉的。”丽鹃终于张口了。亚平还是不说话。丽鹃的话丝毫没有减轻亚平的愧疚感。他固执地以为，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回到家，丽鹃和亚平都没办法面对亚平妈期待的目光。亚平妈一看两人如丧考妣的脸，就知道大势已去。一家都陷在沉默的愁云惨雾中。亚平妈拍拍丽鹃的肩膀说，天灾人祸，下次努力吧！丽鹃现在神经特别敏感，一句无心的话要让她想半天。“什么是天灾人祸？这人祸，是指我吗？”晚上，亚平爸躺床上问亚平妈：“你说，这孩子好好的怎么就掉了呢？是不是亚平犯混给折腾掉的？前天晚上我真想叫你敲他们，动静那么大。”“这丽鹃，我一点没看错她，一点事儿不懂，你一个要当妈妈的人，能跟亚平那样折腾吗？我就少讲一句，叫他们分房睡，就成现在这样。唉！讲起来他们都是大人了，我们老的不应该大事小事都管。可真不管哪行？一天都离不了人。我就这在根儿上看着，都出事儿。你说这种事，可是我们当老人的该讲的？这两个孩子真不叫人省心。屁事都干不了，尤其那个丽鹃，连个孩子都带不住。那天晚上见红，我去看，亚平气得不行，叫我问丽鹃怎么回事，我现在都怀疑她是不是故意的！现在孩子也没了，我们在这呆着也没啥事儿了，不如回去吧！那边屋子，花和猫都离不开人。”亚平爸说：“她这刚小产，我们不多住几天伺候伺候？”亚平妈说：“她这里有亲娘，没事儿的。我走，是我一天都住不下去了，一想到孙子没了，我难受。我若摆着个臭脸，她还怨恨我，你叫我笑给她看，我笑不出。早走吧！”“行。”第二天亚平妈就跟躺在床上的丽鹃告别了。“鹃啊！我和你爸现在也没事儿了，我们就合计着早回。那边屋空着，花干着，猫也没人喂。你说呢？你要是觉得需要，我们就留下来照顾你几天。”丽鹃马上回答：“不用，我没事儿了，赶紧回吧！别出什么事儿。”丽鹃是在公婆走后，流产的第三天才打电话告诉她妈的。丽鹃妈一奔过来，望着冷清的屋子，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个老逼真没人性！哦！我家孩子都这样了，她掉屁股就走。我早跟你讲过了，她那绝对不是对你好，她好都看在你肚子里的孩子身上。这世界上，能真心真意对你的，除了亲爷娘，不会有第三个。连丈夫都靠不住！你还可怜她，说以后老了伺候她！屁！你要记住，她今天是这样对你的，以后她再来，你把她拎出去扔到黄浦江里！给他家生儿育女？！门都没有！从今以后你叫亚平结扎，省事！”“我都这样了，你能不能给我倒杯水啊！就知道站那里挑拨。”丽鹃歪着身子。两天没见亚平笑，两天也吃得不好。她心里好难受。娘一来，没一句安慰的话，就知道骂人。“哦！哦！你躺着，我去倒杯牛奶给你。”丽鹃妈跑去厨房。“家里连牛奶都没有啊！这个恶毒的老逼！”丽鹃妈又开始骂骂咧咧，丽鹃头疼得厉害。丽鹃妈捧来杯红糖水说：“你看那两个老家伙心坏阔！走了家里连口吃的都不留，难道叫你自己跑出去买？亚平更不是东西！你流产了，他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嘛！照去上班。还有，出这么大事情，他亚平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一声？我把女儿交给他，哦！怀孕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汇报，没了，屁都不放一个？不行！我得去找他算帐，我倒要问问他怎么回事。”丽鹃妈恨不能马上去找亚平。“妈，不是亚平的问题，医生说，可能是胚胎不好，自然选择掉了。”“这话什么意思？亚平的精子有问题？我从来就没看他运动过，整天坐电脑前面，这样的男人，精子能游得动？肯定是他的毛病！”“你不要胡说了好不好！哎呀！你真烦。”女儿啊我跟你讲，这

家人心不好。你难道看不出来？北方人，特别自私，把女人都当家里的东西一样，不晓得宝贝的。当初，那么多南方人上海人你不选，怎么选个北方佬？有几家人能做出头一天还笑脸，第二天孩子没了就走的事情？”“他们走是因为家里没人看，花和猫都要死了。”“屁话！你怀孕的时候家里就有人了？花猫就不死了？你一流产都死了？这只能说明，在他们眼里，孙子是第一位的，你根本就可有可无，是你或是另一个女人做媳妇，对他们都无所谓，不过就是养孩子的工具。你在他家的地位还不如只花猫！”丽鹃妈把花和猫混淆在一起，简称为花猫。“这些话，按说我做娘的不该讲，一讲，你要说我挑拨离间。但我不讲难过，我怕你眼睛不睁开，看不见！丽鹃啊！你以后要长长心眼，亚平的钱要看看牢，自己要存点私房钱，万一有一天他们不要你了，你不要什么都没有。我现在都懊悔，当时买房子应该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他亚平家什么钱都不出，凭什么分他们一半？”“姆妈！你能不能讲点好听话？！”“我讲的话不好听，但是实话！你小姑娘不要太单纯了，受外地佬的骗，到最后人家占着你的房子把你甩出去，你没地方落脚。你个死丫头，别不长心眼！”丽鹃若有所思。（未完待续，敬请期待）最后更新 2005年1月21日 丽鹃妈说的话，有一部分正是丽鹃所懊恼的。首先，婆婆是走是留，她一点不在意。婆婆留下来就没经过她同意擅自决定了。当初婆婆来也是通知她一声而已。这个家，对丽鹃来说，根本没有做主的权利。在这个家里，丽鹃始终觉得自己是过客而婆婆是真正的主人。婆婆的走，对丽鹃未尝不是件好事。即便婆婆留下，也许整天摆一副哭丧的脸，也许整天问长问短，而丽鹃因为内心的愧疚也过得不自在。婆婆要走的那一刻，丽鹃心里反而是轻松的愉快的毫不眷恋的。但婆婆真的将门砰地一声关上的时候，丽鹃便开始怅然。前两天自己手边的茶总是温的，前两天，上下楼都被婆婆搀着。真是孩子一掉，茶就凉啊！真正伤了丽鹃的，不是公婆，而是亚平。亚平从出事到现在的表现实在是差强人意，象个霜打的茄子一样突然就失去了神采。那个往日里高大俊朗的男人莫名地萎缩了好一大截，整天低头不语，甚至在他娘走后，他也这么蔫不西西，完全不顾及丽鹃的感受。丽鹃原指望找个高大的男人作为依靠，现在看来人的身高并不代表性格的强硬。在危机面前，亚平的表现太微软，一个小小的打击都令他无法翻身。“只掉了一个孩子而已，又不是天塌下来了。这样的男人以后怎么靠得住？”丽鹃望着在家里烧洗抹晒的母亲，不由得赞同母亲的话：“妈妈说话，虽然俗气，叫人听着不入耳，可句句都是实情。人们讨厌俗气，也许是因为讨厌撕开皮肤后的血淋淋。真话总听着刺耳。而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把心中真实的想法都赤裸裸表达出来。”亚平妈走了，亚平的生活又回到原先的轨迹。睡觉睡到临迟到前的最后一分钟才起，却不见浴室里挤好的牙膏和当日上班的衣服。从衣架上临时收一件皱皱巴巴的衬衫套上，对着镜子一照，前两天的英姿勃发变成现在的衣衫不整。走进厨房，再不见可口的早点，鞋架边上，皮鞋已蒙上细细的灰尘，只有象以前一样找块布擦擦，却怎么也找不到，不晓得被母亲收到哪里去了。“老婆，是被自己疼的，母亲，是疼自己的。”一想到老婆使唤着自己去倒水，而母亲总将水放到不冷不热了才端到手边，这是怎样的天壤之别。“丽鹃！鞋刷呢？”“不知道，你妈收的。”“丽鹃！餐巾纸呢？”“不知道，你妈放哪儿了？”“丽鹃！我那条灰色的西裤呢？”“不知道啊！以前是挂在大衣橱的，后来你妈整理过就没见了！”“丽鹃，到底谁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什么事情都是我妈我妈，我妈要是不在，我们难道不过了？”丽鹃冷冷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这个家，到底谁做主？你妈凭什么不经我同意就按照她的想法把家重新摆过？她只按她方便，在这住两个月，东西收得我们两年都找不回。那天问她创可贴在哪里，她说就在我手边的橱子里，打开就看见。我打开以后找不到，她跑过来指给我看，那哪是我打开就看得见的？我得蹲下才看见。你知道你妈一直跟我抱怨什么？厨房的柜子吊得太高，她够不着。她如果在这里住半年，橱子一定是按她的想法重新打过，她够着了，我们一去厨房就碰头！”“唉！丽鹃，你就不能稍微勤快点儿，有空在家呆着把家收拾收拾，你若觉得不方便，再把东西重新理一遍。不然生活多不方便？还有，你以后能不能象我妈那样，每天早起个半小时，

替我做顿早饭什么的？"李亚平！你不要太过分！我现在不是有空在家呆着，我是在休产假！国家还怜惜我给我半个月休息呢，你回来看都不看我，都没想着替我做顿晚饭。我妈白天要是不过来给我烧吃的，我这就饿死了！我不是家庭妇女，我凭什么早上要牺牲我的睡眠起来给你做早饭？我也是要上班的，我也是拿工资的，凭什么你不象我爸那样每天早上出去买回早点来给我吃？我都没要求你为我做这做那了，你还好意思要求我？你不要把你们北方那一套拿到我家里来要求我，这是上海！这是新社会！我和你之间是平等的，谁都不欠谁！"北方怎么了？南方又怎么了？什么时候妇女的传统美德都不能丢吧？象收拾家，做饭，洗衣服之类的，不都是女人的事吗？我妈以前也工作，也拿工资，也养活一家，我没见她这么横啊！"李亚平！你妈是你妈，我是我！你妈是天生的奴隶投胎，以干活为享受，但请你不要把这个标准强加在我头上，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谁规定做饭洗衣服就是女人的事？哪条法律写的？家里就这么多家务，都我干，你干吗？你翘着二郎腿等吃？你想把你妈惯你那套用在我身上，门都没有！你要是觉得你妈好，你跟你妈过去呀，你跟你妈睡呀！没人拦着你！你可以马上滚蛋，我这就给你开门！"胡丽鹃！你粗俗！你跟你妈一样俗不可耐！多么恶心下流的话你都能跟唱歌一样不顾廉耻地冲出口！你妈那样我能理解，她就一小市民，你！你！你还受过高等教育！真没想到你能说出如此叫人恶心的话！"我恶心的时候多着呢！我自己都没发现自己这么恶心！我之所以变得这么恶心，拜您所赐。不知道跟怎样的男人在一起，一个诗情画意的女人才会变得恶俗不堪，愤世嫉俗！我没认识你以前，没认识你妈以前，我一个脏字都不出。我现在都不敢照镜子，一看到镜子里那个象斗架的公鸡一样的女人，一看到自己整日愤怒的脸我就替自己不值！就为你？就为你那个妈？我这样糟蹋我自己？浪费我的青春？你只会要求别人不会要求自己，你不想想，在我流产以后的这段时间里，你又为我做过什么？李亚平，你要的高雅，我这里多得是，'夫善则妻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我玩儿的这些高雅，以你的智商，你明白吗？你听得懂吗？你自己好好去想想吧！"半个月后，丽鹃上班去了。整天的恹气与愤怒，令丽鹃神色黯淡，底气苍白。"丽鹃啊！你这个小月子坐得不好啊！一看就是气血两亏的样子。小月要当大月养啊！小月比大月子还伤人。大月那是瓜熟蒂落，恢复得快，小月亏得大啊！要是不养好，以后身体要差一大截的。"对面的蔡大姐非常关心。丽鹃苦笑一下，眼圈就红了。"意外是难免的，哪可能到处都是花好月圆？这又不是大问题，你们年纪那么轻，有的是机会。现在是不给生了，要是给生，想要多少有多少。你怀孕了，证明两个人都没问题。比那些从没怀孕的要强多了。要有斗志，愈挫愈奋，百折不挠。哎哟，这词好象不恰当哦！一折就够了。"蔡姐，问题不是这个。孩子以后有的是机会，本来这次我就没准备好。掉了也就罢了，不然放在我肚子里，我要担心十个月了。我觉得你说得非常讲道理，人一定要在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才能要孩子，稍微有一点点的犹豫都不行。我怀孕那几天里，老做噩梦，怕孩子兔唇或者六指。我想，这应该是心理不成熟。"不是这个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我在想，家庭环境的差异，会造成夫妻间的分离。"瞎讲。你和亚平，满登对的。我说句实话，你家也不过是小家碧玉，他家又不是什么官宦门第，从门当户对的角度，你们很匹配。"好吧，我再描述得精确点：地域的不同，会造成夫妻间的分离。他家北方人，重男轻女的思想好重，他老想要压在我上头，强过我。"亚平不象这样的人啊！我看他经常主动打电话过来问寒问暖，中午吃个牛肉面都特地打电话来汇报一下嘛！"那是以前。以前他真的满好的，从不挑剔我，也没觉得我懒过。我们都是工薪阶层，大家都满忙的，以前我一周清洁一次他也没意见。从没挑剔过衣服要烫，早饭要做。自从他妈来了以后，整个家完全变了。你都没看到他妈对他的样子哦！他都那么大的的人了，饭桌上他妈还给他挟菜，一看到他吃饭，眉开眼笑，那种肉麻，我简直。。。。。。汗毛倒竖！"你妈不这样对你啊？"我是女的！他是个大男人！他在家里要当栋梁的！"他是你男人，他妈眼里，多老他都是儿子。"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对他再好，都比不上他妈的一

根手指头。他妈可以把喉咙扎起来，只要是她儿子喜欢吃的东西，她看都不看一眼。我怎么做得到？他妈可以一夜不睡觉发馒头，只要她儿子说一句想吃。我怎么做得到？他妈把他衣服袜子都送到床头，就差没替他穿了，我怎么做得到？他妈一走，把他的魂都带走了。现在，他整天就跟我提一些异想天开的要求，诸如要我每天替他擦皮鞋。诸如要我给他做早饭，诸如要我每天收拾家。以前，他有时候还替我端茶倒水，现在恨不得我跪在他脚边伺候他！”丽鹃讲这番家长里短的时候，还尽量压低声音，不让旁人听见，没想到隔着档板的刘编这个老学究端着茶杯站起来，啜一口响茶之后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地说：“你的话啊，让我想起一个典故：韩非子的《说难篇》里有个故事，说的是卫灵公有个男宠，也就是今天讲的男同志，叫弥子瑕。这个男宠年轻的时候英俊漂亮，很得卫灵公的喜爱。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生病了，弥子瑕假借圣喻，偷了卫灵公的座驾私自回家探母。这在当时是个大罪啊！要被砍脚的。后来别人告诉卫灵公，卫灵公笑着说：“弥子瑕是个多么有良心的人啊！他甘愿冒着被砍脚的危险，也要去探望他的母亲！”又有一次，弥子瑕在花园里摘了一个桃子，尝了一口，味道好极了！他又把这个咬过一口的桃子献给卫灵公。卫灵公又感叹：“弥子瑕是多么地爱我啊！有好吃的自己不舍得吃，还要留给我。”后来弥子瑕年老色衰了，卫灵公另有新欢，想起以前的事，非常生气，说：“弥子瑕年轻的时候就欺君罔上，他还把他吃剩的桃子扔给我吃！”刘编又响亮地嘍了口茶，走了。丽鹃楞住了，问蔡大姐：“老刘这是什么意思？他在说我现在年老色衰了？所以亚平不喜欢我了？他每次讲话我都听不懂。”蔡姐想了想，说，我想，他的意思是，曾经的美好，不代表永恒的美好，生活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褪色，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象断臂的维纳斯一样永恒美丽。你不要老拿自己跟亚平妈妈去比。你想，男人三妻四妾新衣换旧衣的有的是，但你见过几个换妈的？”哦！你的意思我终于听明白了。老婆就要俯首甘为孺子牛，只能低头拉车，不能抬头望路？”“不是。他要求他的，你做你的。以你的长处攻他妈的短处。他妈总不能和他撒娇吧？你多哄哄他，男人要靠骗的。你跟他一样吹胡子瞪眼，不是越闹越僵？”“凭什么每次都要我去求他？难道每次都我错？凭什么我得讨好他？他不来哄我？”“婚姻第一策略，以退为进。夫妻之间，有什么对错可言？要抓主要矛盾。毛选你读过没有？毛选第一章那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不要把跟亚平妈的矛盾上升到跟亚平的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局势你要看清楚。一个要严打，一个要得饶且饶。”丽鹃又沉思。插个旁岔：这个刘编真是个人物，三朝元老却总得不到重用，马上都要混到退休了，才是个责任编辑。坏就坏在他那个才上，恃才傲物，又借古讽今，总是牢骚怪话一堆。没一个领导喜欢他。要不是看他马上就混到退休年龄了，早就把他给精简了。上周开改版会议。领导先说个大方向：稿酬要少付，刊登的文章质量要高，广告要多收，完毕。然后请大家发言。本来现在办报就已经是完全商业化了，基本上就顾两头，一头是政府，一头是钞票。要是没有购买力的读者，一律不予考虑。先是删掉了一些谈思想有争鸣的栏目-----因为凡是思想者大多少行动，想得多了还容易出政治方向问题，曲高和寡又没人看还浪费版面，腾出来给广告部。后来又砍去老年版块，老头老太太都抠门，为他们搞专版又骗不到他们的钱还得注意质量，性能价格比不合算，也腾出来给广告部。现在又在讨论砍什么给广告了，大家都默不作声。没人敢讲‘干脆除了头版头条新华社人民日报消息保留其他都做广告算了’于是都不发言。隔半晌，老刘端着杯子又开始讲故事：“地主对长工说，替我去打瓶酒。长工问，钱呢？地主说，有钱去打酒那谁不会啊！没钱去把酒打来，那才是真本事。过一会，长工回来了。空着俩手。地主问，酒呢？长工说，有酒喝那谁不会呀？没酒能喝上口那才是本事呢！我的发言完毕。”然后端着茶缸子走了。大家都憋着笑装严肃，硬是没憋住，不晓得谁起个头，结果会议室哄堂大笑。主任铁青着脸散会，会议不了了之。丽鹃一直在思考蔡大姐的话，是不是在夫妻关系上做个高姿态，等李亚平稍微有点软化的时候立马下台阶。丽鹃一直在等这个台阶。比方说，某天亚

平回来的时候主动问丽鹃一句：“今天怎么样？”丽鹃都设计好了当时的场景，哪怕亚平是无心顺口的一句问候，丽鹃就要假装抹着眼泪，带着哭腔，嗲着嗓子奔到亚平怀里，拿头在他的身上拧来拧去说：“不好，想你想得快想不起来了，亲亲。”然后抱着亚平一顿乱亲，一切便烟消云散。问题是，亚平根本没给丽鹃机会，这一向亚平加班疯狂，以致于丽鹃私下里怀疑亚平是不是故意躲避自己。每天一到傍晚，亚平就会来个电话说单位巨忙，不回家吃饭了，你自己去找食儿吧，然后挂电话。等亚平回家的时候，早则12点，晚则半夜一两点。脱了外罩倒头就睡，甚至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而第二天早上见到他的时候总是胡子拉茬，头发蓬乱，感觉很疲惫。这夜，亚平回来算早的，11点多一些就回来了。丽鹃一听到门响，赶紧起来将自己手中喝得几乎没味道的茶端起送到亚平面前。亚平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假寐。“怎么这一段这么忙？老加班？以前不这样啊？”丽鹃终于忍不住，没等亚平递台阶过来，自己凑了过去。“别提了，游戏出了纰漏，被玩家发现了一个大的BUG，几个服务器都开始疯狂刷钱刷装备，游戏的秩序混乱了，我们加班加点在解决。要不是因为你一个人在家，我怕你害怕，我就不回来了，直接住公司里，还方便点。不然睡4个小时又跑，时间都浪费在路上。”“怎么出这种事情？游戏的漏洞玩家怎么发现的？”“设计游戏的只几个人，而玩游戏的几万几十万，多少双眼睛盯着，任何一个细节的疏忽就会造成失误。防不胜防。”“什么时候能解决掉啊？”“快了，我只负责技术部分，其他的归服务部门管。人真是疯狂，为一个游戏里虚拟的金条，财物，竟然能大打出手，自相残杀。你知道吗？最近刚爆出个消息，有个黑道上的人玩游戏跟另一拨小孩对上了，竟然买杀手去砍了人家的胳膊！这对我们公司是非常负面的影响。”“不至于吧？不就是打游戏消遣吗？”“才不是。现在游戏都是一种产业了。有人转靠游戏赚钱花。一个号练级练成高手，卖了可以换好千人民币，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吧！还有人倒卖游戏武器衣服什么的，一个月也好几千收入。游戏里的金条一根可以卖人民币100块！想不到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次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公司能被游戏玩家给砸了。公司限时我们五天解决，解决不掉就卷铺盖回家。”“那你解决了吗？”“我今天回来早，就是因为属于我的那部分完成了。剩下的就是替服务部门做技术解答了。估计下礼拜就忙完了。好象老总还比较满意，今天部门的头暗示我，这个部门要分出个子部门，我可能要自立山头了。”“那压力不是更大？不去。”“你懂什么？现在领导负责制，一升迁，工资要翻翻的。干吗不去？”“呀！脑工！那你工资不是要上万了？！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如此看来倒是可以考虑啊！”“有收获必定有付出。你以为这一万好赚？除了搞技术，还要管人，工作翻出去一倍都不止。以后这种加班，肯定是家常便饭。”“那就不要去。为了点钱，没有业余生活了，这点钱又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反而把快乐给买走了。”“你说的？那领导问我的时候，我就不去了，让给新来的小张。”“不过，这对你也是个机遇。你这年龄正是挑担的时候，如果一直不升迁，总搞技术，过一段时间只怕就找不到位置了。你难道没听说过搞电脑的跟搞性服务的一个性质？都是吃青春饭的？”“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钱，放心吧，如果有机会，我会抓住的，就算为这个家，我也豁出去了。”“你别说钱。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当然，这句话谁都会说，后面跟着一大串冠冕堂皇的话。其实，钱就是生活的主体。没钱，有房子吗？有车吗？有老婆吗？有更高的事业吗？都没有。你别又骂我跟我妈一样拜金。这社会，人人拜金，只是我妈比较坦荡荡，敢于表白，象我这样的，跟我妈一比都自惭形秽，明明爱钱，还遮遮掩掩。你妈不爱钱？你妈眼里出个数字就跟钱挂钩，看见个逗号就觉得是千进位。你别撅嘴，我没贬低你妈的意思。拜金怎么了？拜金不是坏事，你看拜菩萨的多虔诚？凡是有信仰的，必为之而奋斗终身。只要是自己奋斗努力得来的，不偷不抢光明正大，没什么可丢人的。”“我跟你想法不同。我不拜金。金钱只是我要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有了钱，我可以干我想干的事情，我不会成为钱的奴隶。”“呸，你这就是我所说的这种遮遮掩掩，到最后，你能分清楚什么两者的关系吗？到最后，你就会发现，钱就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就是钱。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你都要用

钱去买。"错了。亲情用钱是买不来的。有钱难买我爱你。"亚平搂过丽鹃，在头发上亲了亲。"恩，一句甜言蜜语也是用钱买不来的，我喜欢听。假的都喜欢。"丽鹃回应，然后搂着亚平疯狂乱吻，内心里充满喜悦。"不行，窗帘没拉。"亚平挣脱。"半夜了，没人看。"不行，我没洗脸刷牙。"我不嫌弃。"不行，真的不行！"亚平使劲挣脱，"这还没到一个月呢！医生说的话你又忘了。"没事儿！大半个月都过去了，我都没感觉了。"不。我不能再由着你了。我不想为逞一时之快，毁了你。听话，我要睡觉了。明天还早起。"亚平很坚决地推开丽鹃，大步上楼。丽鹃甜甜蜜蜜地躺在床上，等亚平躺下以后，抓着他的一只胳膊安然入睡。亚平是个好丈夫。第二天下班时分，又接到亚平电话，说晚上帮客户服务部门做技术支持，要晚些回来。丽鹃下了班，无处可去，家里冷锅冷灶，回去也没东西吃。丽鹃决定去荡马路，顺便淘点吃的。到了城隍庙，想到亚平最喜欢吃南翔小笼，便决定跟随长龙狼排上一个多钟头，打辆车给辛苦的亚平送去作为慰劳品。一小时四十分钟后，丽鹃手捧精致的，滚烫的小笼馒头，叫了部车直接上路。"三笼馒头才24块，打车过去倒要50块，亚平啊！这是怎样的心意啊！"丽鹃忍不住闻了闻四下飘溢的馒头香气，真想尝一个，又怕打开包装盒香气偷偷溜走。摒牢。亚平就坐在客户服务室的电脑前，接电话的小姐接一个问题，就转述给亚平，一分钟不停，不知不觉，天都黑了。"开饭了开饭了！"小吴拎上来足有十盒的饭，放在亚平面前，"公司盒饭，没挑头，大家都一样。"亚平打开盒饭，眼睛还盯着屏幕，手里在掰一次性筷子。"李工，我饭太多了吃不掉，分你一半，我怕你不够吃。"小吴不一会儿又跑过来，抱着饭盒。"我没动过筷子啊！你不要嫌弃。真是不好意思，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老叫你替我们加班。"没事没事。公司的事情，应该的。"李亚平并不推辞，主要是这盒饭的确不够一个工作了一整天的大男人吃。"李工！我不吃牛肉，还是辣的！你要不要？"小吴皱着眉头问。"我无所谓啊！你不吃就给我，不过这饭除了牛肉就是菜，牛肉占一大半，你不吃不是没菜了？"那你把菜分一半给我好了。"小吴巧笑倩兮。两人头凑着头在分菜。门开。丽鹃用脚揣开的门，捧着小笼进来。"亚平！你们门卫好差劲哦！差点不让我进来！幸亏王经理出去看到我，带我进来的！"丽鹃一进门，正撞见小吴从亚平饭盒里挑三拣四。突如其来的丽鹃吓得小吴浑身一抖，楞了一楞便主动笑着说："李工的太太吧！你还替他送饭啊！公司有盒饭的。"哦！我今天路过城隍庙，顺便就买了小笼馒头带来。"丽鹃任凭心中疑虑，面不改色，保持微笑。"呀！这还顺便？！谁不知道南翔的小笼光站着排队都要两个钟头哦！这绝对是爱心馒头啊！我可以尝尝吗？"尝吧尝吧！"亚平慌忙打开盒盖，顿时热气腾腾。"还热的呢！李工好有福气哦！我就吃一个！不打搅了！白白！"小吴一甩辫子，夹着小笼抱着饭盒走了。丽鹃并不看亚平，每张桌子上翻翻找找，终于找到本电脑杂志，随便找张凳子坐下翻看。书上说的东西，丽鹃一点不感兴趣，所谓配件的价格，新产品的介绍，对丽鹃而言，只能算是文字，而不算是读物。但丽鹃面部保持淡淡微笑，装做饶有兴趣地开始一页页翻看，然后听亚平夸张地喊："真好吃！有老婆就是好！"鹃，你尝一个！"我不饿。"不饿也尝一个！"亚平叨了一个塞到丽鹃嘴边。丽鹃把头偏过去，并不看亚平一眼，依旧保持微笑说："夫妻之间这么客气干吗？我要吃自然会吃的。"亚平无话了，低着头吃小笼。过一会儿，看亚平稀稀簌簌开始收拾残局。再过一会儿，亚平开始干活，不再理睬丽鹃。丽鹃打算保持这个非常自然的微笑直到亚平主动跟她解释刚才发生的事为止。等亚平也许是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明一切的时候，丽鹃会将眼睛故意柔媚地挤成弯月亮，嘴角的笑也弯弯地说："我又没说什么，你紧张什么？不过是同事之间分菜而已，我在单位也这样啊！"其间，丽鹃还舒服地用脚拉过一张凳子，将腿翘上去，做出一副很享受阅读的样子。杂志上的字一个也没进她脑海。她满脑子都是该如何应对李亚平有可能出口的每一句话的回答。嘴角和眼角甚至在背着李亚平的时候自我彩排应该表现出的精彩表情。比方说，如果李亚平说："我和她只是普通同事。"丽鹃就回答："我看出来了。你有不普通的同事吗？"比方说，如果李亚平说："我们没什么。"丽鹃就会说："我没觉得你们有

什么呀！你何必多此一举？”比方说，如果李亚平说：“你为什么表现怪怪的？”丽鹃就会笑着回答：“我表现很正常，相反我觉得你怪怪的，不就是跟女同事分点菜吗？何必大惊小怪？我们俩到底谁反常？你若心里没鬼，紧张什么？我看你汗都要出来了。”然后再夸张地拿手绢给亚平擦擦。丽鹃甚至都想好总结语了：“亲耐滴，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世界，男人是树，女人是灯。一棵树不能拥有好几盏灯，但一盏灯却可以照亮好几棵树。所以，我们俩之间，必须小心的是你，而不是我呢！”李亚平却什么都没说，相当安静。这种安静，让丽鹃内心痒痒的，无的放矢。进而增生了一股恼怒。那个犯了错的李亚平，怎么跟没事人一样？丽鹃设计了几百遍的，亚平应该手足无措，谨小慎微，看丽鹃脸色行事的状况根本没有发生。这让丽鹃快抓狂了。李亚平只在大约十点的时候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吧！我们回去。”然后拿上外套，拉着丽鹃出门。终于，在出租车上，丽鹃忍不住问，面带笑容的，假装不经意间突然想起的样子：“哎！今天那个小姑娘是谁？”“你不能这样惯着她了！你看她还有个型没有？都浮到云彩上去了。女人不能太娇惯，你这样宠着她，到了外头一点不收敛，一看就是没有家教的样子。她娘不教她，我们家不能不教。她那一套，我们家不兴的。你说，你这要是带着她出门，当着领导的面儿，她把咬一半的肉丢你碗里头，还沾着口水，人家领导怎么想？想你亚平无能！在家就是个软蛋熊包，你还指望人家在单位里用你？”亚平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丽鹃的举动，并打算花一段时间用一点力气慢慢纠正。未来的日子还长着，他要按照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那种方式，把丽鹃改造成一个大家闺秀，可以带得出去的那种。尽管亚平本人并不是什么VIP，但万一，但不巧，但机遇真的到来的时候，再做就来不及了。首先，他避开丽鹃进门就想搂他脖子的坏毛病，这也是举止不端庄的表现。其次，他尽量忽略丽鹃的诉求，诸如倒水，递毛巾。他不希望自己在丽鹃眼里就是个店小二的形象，至少得是个一家之主；再以后，他开始回避丽鹃的床第之亲。他觉得，丽鹃要求太多，一个女人，一个还不到三十的女人，一点不知廉耻，一点不象书上说的那样脉脉含羞。他开始觉得，那种勾勾小指头，在床上穿得周周正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更有吸引力。他还没有实践，但他打算，等有机会，他就要将凑着脸过来的丽鹃推到一边，然后争取自己主动。还有，体位问题，不能让她动不动就骑到自己上头。然后，他就开始揣摩丽鹃的心理，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以前也是揣摩，是老鼠主动送过去，觉得丽鹃渴了，就讨她欢心，递杯水，或是看她眼神想要了，就开始躁动。现在，还是揣摩，但是按兵不动，等，以戏弄的眼神看她象玻璃瓶里的小老鼠，偶尔伸出爪子去逗弄逗弄，并享受着这种心理上的优胜。也许，丽鹃并不觉察，但他能感觉得出，生活的天平，正从以前的那头重转到现在的平衡，甚至有时候略略内倾。这天，丽鹃特地去妇女用品商店买了件忽隐忽现，没扣子光带子的性感睡衣，早早在家换上，冲着镜子来回摆撩人姿势，单等亚平回家。过了11点，亚平沉重的上楼步伐声在门外响起。丽鹃躲门后头，一听见外面掏钥匙的声响，赶紧口里唱着“噔噔噔噔”就拉开了大门，给亚平一个熊抱。“亚平宝贝回来啦！”亚平被丽鹃推得一下背靠着墙，他的手并不去主动搂着丽鹃，却跟投降似的朝上举着，“哎哟哟，倒了，倒了。”“累不累？饿不饿？家里有我新买的韩国泡菜方便面，感觉很好吃的样子。”“不吃了。累了，想睡。”亚平径直上楼，把衣服丢在门口，洗漱。等亚平进了卧室，丽鹃已经用早已设计好的埃及艳后的姿势躺在床上，眯缝着眼看亚平。怎奈亚平压根没注意，说了句：“进去点儿。你一人儿占了一张床。”“恩#####”丽鹃娇滴滴地哼着，“你好讨厌啊！你看都不看人家一眼。”亚平赶紧回头打量一下丽鹃，才忽觉不对劲。“搞这么香艳干什么？有什么企图？”“今天是什么日子？”丽鹃捏着亚平鼻子问。“什么日子？”亚平立马紧张起来，仔细回忆过往的点滴。“不是结婚纪念日，不是你生日，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爹妈生日，不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日子，也不是我们去登记的日子。你别想讹诈我啊！到时候跟我说什么相识一千天，这谁记得住？也不许跟我说什么第一次出去看电影的日子。你老实说，今天什么日子？”“哎呀！！！！你心里根本就没装我！”“我就知道你下面这句话。我装你装得太多，以致于内

存紧张，装不下了。我不知道你提醒我不就完了吗？"你不觉得我穿这样特别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哦！我知道了！你这是学梦露吧？难道今天是梦露诞辰？"死李亚平，你信不信我拿刀杀了你？"丽鹃的声音带着恨恨的嗲，拿手掐着亚平的脖子，"你肯定是故意的！肚子一一清二楚，脸上装糊涂。今天是小产后满一个月。你一个月不沾我，这么长时间你不惦记？你要不惦记说明你有问题！哼！"哎呀！我真是忙糊涂了。人当官是不好啊！操心的事儿太多，操来操去，自个儿不操了。"你个流氓！本来我昨天就想提醒你的，你回来太晚了，我都睡迷糊了，忘了。不过也好，这就算是意外惊喜了。来吧，宝贝。"哎哟，你容我有点思想准备，先酝酿点情绪。乍不乍的就赤裸相对，我羞愧。"呸！你哪天跟我不赤裸相对？这会儿装君子？"不是不是，状态没上来，我怕你嘲笑我。你容我去洗个澡，香香的来弄。"去吧！要不要一起鸳鸯？你爸妈在的时候，我都没敢。"不用，一起鸳鸯不晓得得到几点了，我快去快回。时间也不早了，明天还上班。"丽鹃躺床上心急火燎，感觉10分钟象10个小时般漫长。过半小时，亚平回来了，打着哈欠，带着倦容，躺在丽鹃身边，说："老婆大人你饶了我。我今天真是累得不行了。你这样子逼迫我，那我只能是差强人意。你是女人，一定不理解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满脑子都是明天的事儿，集中不起精神。"丽鹃一腔欲火无处熄灭，雀跃着准备了半天的工作变成了一江春水。无比哀怨地看了亚平一眼说："那你早休息吧！"宝贝，明天。明天我早点回，躺床上等你，行不？"亚平微笑着睡去，不忘亲亲丽鹃的脸蛋。凌晨，天蒙蒙有些亮的时候，亚平一觉起来，半梦半醒之中对着熟睡的丽鹃翘着一边嘴角地笑，然后开始暗暗摸索。丽鹃哼了一声，背过身去，潜意识里的拒绝。亚平清醒过来，不紧不慢地开始动作，看着丽鹃从熟睡到微醒，到不自觉地张开双腿，然后，亚平带着征服地快乐纵身而上，不紧不慢地开始运动，在丽鹃轻柔的呼唤中，开始加速。丽鹃婚前的死党陈晓帆是丽鹃在婚后为数不多的一个能够随叫随到的忠实伙伴。其他的人，这时候再去招惹，约出去逛个街啥的，轻则"晚上跟劳工一起去看电影"，重则"给孩子读画报"。独这晓帆，任何时候去个电话，都会答曰："行啊！你说时间地点。"说她忠实，实在是无事可干，二八年纪，这是标准二八年纪，老是孑然一人，一说起来就是没找到真正具有朝大款方向发展趋向的种子。而对于非种子选手，她向来是可搭可不搭。"这一向你怎么这么闲？能有空想起我这枝独放的花？"别提了，亚平他妈来了。烦都烦死了，我与她是相看两厌，最后的结局是我把到手的阵地拱手让出。"哈哈，婆与媳本来就是天敌。这是物竞天择的基本道理。你难道还指望跟婆婆处成两岸统一的大好局面？那是不可能滴。"那我看思雨跟她婆婆看上去就挺和睦的，上次她婆婆来她这里，她们俩还手拉手一起去逛街，你不也看到了？"唉！这你就不懂了：

婆媳关系，通常以下面几种形式存在：第一种是远朋关系。距离产生美，距离越远越好。小辈偶尔打个电话，送点银子，表表虚幻的孝心，婆婆自会喜上眉梢。相敬如宾，几乎不产生矛盾。偶尔小住两天，不到厌烦的程度就走，彼此都很收敛，自然皆大欢喜。思雨就这种状态。她婆婆才来几天啊？第二种是外交关系。互不干涉内政。这种生活方式在思想西化的婆媳之间产生。互相能够理解，也比较宽容，有各自的生活方式而能和平共处。不会产生大的矛盾。你什么时候看见老美的婆媳之间闹得彼此不融？人家都保持各自的外交空间，严禁过界。第三种，上下级关系。一方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则完全顺应组织关系，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实社会中，通常以门第落差作为划分。比方说高攀或者低就。你看你若嫁给江泽民儿子，你还敢挑王治平错不？第四种，同事关系。若即若离，没有大的厉害冲突，但是涉及自身利益的小摩擦还是会有。这种关系比较常见。第五种，亲戚关系。关系较为亲密，互相帮助。但在某些焦点问题的意见上会有分歧。较易催生风箱里的老鼠。第六种，母女关系。化天敌为密友，此非一般女性能做到。最近我看的韩剧《人鱼小姐》为代表。前提是一方为特别单纯之女性，另一方为特别聪明、努力之女性，另外婆婆自己没有女儿。这是有向好的大环境。"我没戏了。我有个大姑子。虽然大姑子看着还挺通情达理的，但他妈是无论

如何不能当我为女儿了。我也没打算成为她的第二个女儿，只求她和平共处就好。"

"那我就把你归成第七种婆媳关系：针尖与麦芒的关系。双方都非常能干，要强，互不相让，都要掌握领导权。殊不知，一家容不得二主。一个家庭里只能有一个女主人，任何外来入侵者都会造成家庭稳定三角结构的倒塌。你还不算最糟糕的，比下有余，第八种，恶婆婆与童养媳的关系。婆婆独霸天下，小媳妇低眉顺眼。较易在年轻守寡的单身母亲家庭出现。那个寡妇妈妈自以为自己对家对儿子付出得下辈子都回报不过来，对儿子有绝对的掌控权，儿子可怜母亲的寡居，感激母亲的恩情，自然是唯唯诺诺，母亲的话说一不二，当媳妇的要么屈从，要么散伙。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你讲的，我怎么觉得有点象我婆婆？虽然她不寡居，可我看她比老寡妇还凶恶。她不是那种吹胡子瞪眼，就是笑咪咪地叫你难过。感觉坐也不是卧也不是，老有眼睛盯着。""第九种，敌对关系。你死我活，弩拔剑张，苦大愁深，水深火热。你可不要把跟你婆婆的关系发展成那个不可救药的程度啊，基本上，那就是离婚一条死路了。另一种解脱办法就是谋杀了她。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谋杀，可以做个小牌牌，请狐仙来帮忙，身上扎满刺的那种。""你讨厌！我是无神论者。""哼！真到那时候你就会成为有神论了。要我说啊，我就纳闷。以前几百辈的人都是跟婆婆一个屋檐下，怎么都能活，到了今天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了？说到底还是个选择问题。以前真没得选了，就认命了，除了巴望婆婆早点挂，再没别的想法，现在有选了，比方说分开住啊，或者是离婚啊，于是社会就大乱了。人都说要自由要民主，我看这民主自由多了，不见得是好事。是吧？""你个臭丫头，婚没结，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快成婆媳问题专家了。""这就是冷眼旁观的好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姐们儿有什么问题，只管找我这个没有尝试过婚姻的婚姻专家。"亚平今天回来得难得的早，围上围裙将一只鸡放在高压锅里，开始择菜。丽鹃按亚平的"回来吃饭"的指示进门的时候，桌上已经放了一荤两素一汤的小康水平了。"哟！今天有什么好事呀！麻烦李经理亲自下厨？别告诉是认识一千天纪念日啊！我什么都没准备。"丽鹃笑盈盈地迎上亚平，腻在亚平身上，抱着亚平的脸亲来亲去。婆婆离去已经一个多月了，丽鹃的内心里正逐渐摆脱婆婆的影子，虽然偶尔的谈话中还是忍不住要说"你妈你妈"，但心情已经明显放晴。"先吃饭，等下跟你说件美事。""你又涨工资啦？""比那不差。"亚平替丽鹃夹了一筷子卤鸭，"你喜欢吃的瓜瓜。"又倒了杯果汁递到丽鹃手上。"干吗这么殷勤？象换了个人。这段时间你升官了，脾气见涨，难得见你这么自觉自愿伺候我啊！""鹃啊！我今天从我姐姐那里得到个不利国但利民的好消息。""什么消息？""我姐夫他们单位的老总，私下里在融资搞自己的厂。他们厂不是正改制吗？几个老总就想把以前的设备给盘下来，然后接私活干，用的都是以前的老客户老关系，包盈不亏。他们找到我姐夫，想让他也参股，等于是有好处惦记着自己人，到时候分红。一股是20万，年利率20%，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有这种好事？20%利息得多高啊？不如找银行贷款了。银行贷款都不用付这么多。""你怎么死脑筋呢？这不是造福自己人吗？都是熟悉的圈子，有财一起发，找银行那不就是养活银行养活国家？再说了，银行贷款很严格的，要项目计划书要抵押。他们那个项目是私下搞的，不能曝光，不然一看不就是大耗子，挖国家墙角肥自己吗？""你跟我讲这个干吗？显示你姐姐姐夫特别富裕？""你还没明白过来？你有什么想法？""我没什么想法。就是觉得你姐姐姐夫满肥的，不过对你不够大方，我们结婚他们好象就出了1000块的礼。""所以讲你是一文科生呢！跟你讲这个都费劲。他们要有这笔钱，还跟我说干吗？不就是凑不出吗！""你什么意思？有话痛快。"丽鹃警觉地看着亚平。"我姐不想放过这个好机会，她让我妈还有我们一起凑出20万来，你想啊！20万的利息，一年就是4万，大家分分，年终奖都有了。""亚平，我跟你讲，这事我不掺和。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情。他们可以找你们当地的亲戚去凑，别找我们。""为什么？这种好事情谁都抢，我妈是想到我们都一家人，才第一个问我们。""凡是你妈讲的话，我都要想半天。你妈在我们这里这么抠门，买个菜都要拣收摊货，怎么能凑出这么多钱？这说明你妈只是对我们抠门，她有

钱，你结婚怎么不都给你？她就你这么个儿子。至少说明一点，她心里装冠华比你多。冠华一要钱，她就忙着往外拿，还从我们这里拐。我们没有。"你真是的！我妈，冠华，还有我们，虽然钱凑在一股里，但各是各的，她又不是给冠华，你这也计较？"亚平，第一，我们没钱。第二，我们有钱拿出去给冠华，说明了是凑股，有什么凭证？这20万是写一张收据还是各家一份收据？到时候拿不回来怎么办？"丽鹃！你真是的！都一家人，你还信不过？说好了是凑就是凑，谁非要占你便宜？你要连我妈我姐都信不过，你还信得过谁？"慢着！你眼里你们是一家人，你家人的东西可以混在一起，我眼里，你妈是你妈，你姐是你姐，我是我。这是三个不同的家庭，你不要总想把肉烂在一个锅里。你要说你们家有什么难了，帮忙是应该的，这是融资，是赚钱的事情，我有赚的自由，也有不赚的自由。做生意，就谈不上什么谁信得过，谁信不过。我恰恰觉得不能跟自己人做生意，万一有点什么事情，拉不下面子。"你还真谨慎！"亚平笑了，"那这样，如果你信不过，这20万的收据我跟他们说放你这里好不好？你把他们当外人，他们把你当自己人。我相信他们不会计较的。"你怎么好象都已经决定了一样？你不知道我们没钱？说起来，你一个月1万，我一个月零总加起来4千多。你不想想，你这一万有一半是到年底才兑现的，还要根据表现。拿不拿得到还另说。房子贷款要还吧？煤气，水电，电话，上网，交通，物业管理，保险，这就是我的工资没了。吃，喝，玩，乐，服装，人情往来，你的工资也不剩了。我们这过得，还没买奢侈品呢，没出国旅游呢，都存不下什么，我到哪里去给你弄钱啊？！对了！你妈跟你姐已经凑了多少了？"他们好象凑了8万了，还差12万。"我倒！拉倒吧你们。搞了半天融的是我们的资。当你新贵啊！抬手就给12万？你肯定跟你家吹了吧？'那12万就是我一年的工资。。。。。。'切，我钱毛都没见呢！我看，差距太大，建议放弃。"你别呀！你现在到哪儿能找到这么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现在我们是没几个钱，到年底我发了奖金，那一大笔钱放哪里？存银行？就一年那2%的利息？"我还房贷啊！早还早轻松，难不成真还20年？还成老头老太了还背债？我这不是按你妈说的方向在前进吗？"房贷不也才6%不到吗？两头帐你算不过来？当然是拿出去投资划算啦！房子我们已经是一笔有眼光的投资了。但，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学会多种投资啊！你想想，股市就不要谈了，我昨天才看的新闻调查，去年一年，全国的散户亏本的高达90%以上，我看我们也不能幸免成那10%，保险我们也买过了，现在再做的工作，就是投资理财了。现在开始做准备，到老了才能安心退休啊！你想想，有屋有车，银行有存款，这该是多么优美的退休画面啊！"你想得美！钱呢？钱从哪里来？12万啊！要不，你去抢银行，我负责把风。"说正经的，我卡上大概有两万多，你卡上多少钱？我们凑凑。"错。老公，你卡上现在只有两万了，那多出去的一点，我刚支了买手机。"你又买手机！！！！！！你去年才换一个！"去年的那个没照像功能啊！我买这个又不是替自己买的，等于是给你买的。你那个手机用两年多了，连彩屏都没有。我换个新的，把我这个彩屏的给你。我买这个手机等于全家升级换代了。现在谁手机一用十年啊！这都是不耐用消费品，跟你电脑一样，得年年换的。你每年换新电脑，我说什么了？"我干这行的，电脑就是我的饭碗，不买行吗？"你哄谁呀！是谁年头的时候说新游戏版本推出来了，旧电脑内存不支持了？你那是为工作？"哎呀！这一说就开始互相揭发，真是体会到我妈说的文革时候夫妻俩台上互相揭丑的日子了。我妈还真没说错你。哈哈。"你妈还说我什么了？"没有没有。说正经的。好，我这里两万，你那里能拿多少？"一分拿不出。月光。"不会吧！大小姐！房贷款是我帐上扣的啊！你钱呢？"那杂费不都我付的吗？你衣服也是我买的呀！你有没有搞错？女人赚的钱你也管？我都没要你养活我了。你自己看看，上海现在多少女人是家庭妇女，花钱一族？"发帖时间：2005-5-21 10:27:18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亚平 苦笑道："你不觉得我妈妈很有点料事如神的味道？她说我们到真要用钱的时候，两手空空。果然如此。看样子我们哪天要认真坐下来检讨一下家庭用度了。不然赚多少都没

节余。"你妈不两手空空，干吗还找我们要钱？她要是富裕，支援我们两个我会笑纳的，哈哈。"你知道我同事小吴怎么说？他说，上海女人不思进取，生活奢靡，月初是皇帝，月末是乞丐，每月都把银子花得干干净净.....所以，他叫上海女人为--"月光"女神。搞半天，我家也有个女神。"我发现你们小吴满有思想的，他看问题还满尖锐的。我的确就是他心目中的女神。说老实话，我认为，今天能享受就一定不要拖到明天。最好能花银行的钱，用未来的钞票过现在的好日子。你想，你爸妈一辈子在提心吊胆地防这防那，他们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没？结果呢？还是过得不如我们。钱放在银行都贬值贬掉了。我现在买的人寿保险，说到我老了每个月发给我2000块，我都怀疑，那时候的2000块能不能买回足够的米。你爸妈那时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付租金4块。我们现在呢？说起来现在工资多高多高，若折合回他们的钞票，其实差不多。"这个以后再说。先抓主要矛盾。你的意思，我们家翻个底朝天就这两万存款？"YES, SIR。"那还差10万啊！"两条路：要么叫你爸妈找他们七大姑八大姨再凑，要么放弃。"没有第三条路了？"亚平坏笑着用手去探丽鹃的胸。"你干吗？想什么歪点子？"丽鹃一扭肩膀逃过魔爪。"你去找你妈借。你妈还有你哥，肯定会有。"去去去！一边去。我嫁给你，不代表我妈我哥也嫁给你了。你别把手伸那么长。这个不行，我不好讲。我跟你家就隔一层了，我妈认识你姐老几啊？凭什么把钱给你们家？她也得放心你们才行啊！"她放不放心，不看她女儿吗？我去说，她不一定买我帐，但你去说就不一样了。亲女儿能骗她？"哦！李亚平，我听出来了。这肯定是你姐跟你妈说的原话，让你妈做保来拉我们入伙，完了你又做保拉我入伙，现在你在撺掇我做保拉我妈入伙，我怎么觉得这象老鼠会啊？你见报纸上登的前一段时间福建的标会没有？感觉你家就在搞这个。"你胡说什么呢？他们那叫融资？他们那是诈骗。什么产业都没有，纯粹的以小搏大。我这跟他们有本质区别，我们这有生产设备，有厂房，有人员，这就是个地下的股份公司，把东西卖卖，本都够了。你怕什么？"李亚平，你可别把我给卖了。我只答应跟我妈去说说看，她同意不同意我不管。我负责把话带到，就算是我做老婆的心意了。我家这两万，最坏的打算，我不要了，送给你妈，算我买房子借她的钱，但如果我妈的钱进来，你要是不还，我跟你离婚啊！"你这话说的，你妈的钱也就是我们的钱啊！我自己妈的钱不要，都得先把你妈的钱弄回来，不然，你妈多难缠啊！快去吧！早办好早生利息。"丽鹃第二天就把话儿传到了。当然，在妈妈面前把胸脯拍得当当响，甚至最后保证："你要不放心，这20万的收据放在你身边，反正都是一家人。"丽鹃妈喜孜孜地就掏出存折，打算明天去拿钱了。"我这里有你哥哥准备买房放我这里的6万哦！"丽鹃妈边翻存折边指给丽鹃看，语气里还是略有狐疑。"放心！反正存折你拿着。多少都在你手上，你只要别扣他家的10万就好。"切，他家的不就是你的？你的不就是我的？"丽鹃妈还在翻手头的几个存折。"妈！你要这样讲，就不要你集资了。赚的不过是利息，你不要想着霸占人家资产啊！你要这样，收据我不能给你，我自己写个欠条给你好了。"哎呀！你放心！死逼丫头还满巴你婆家的嘛！生怕亲娘拿了你的钱。我拿钱有什么用？到最后还不都是你跟你哥哥的？"哎！妈！你不能这么讲，我是我的，我哥哥是我哥哥的。你眼里两个孩子都一样，我们这是两个家庭。到时候我嫂嫂还不干呢！"哎呀！这张还是5年定期哪！还有一年多就到期了，现在取好可惜呀！利息都损失好几百呢！"鼠目寸光！到底是几百多还是几万多？你想好，我不强迫你。免得你为这几百块老跟我算小帐。"我就是这么一说呀！毕竟是几百块嘛！总归肉痛的。钱肯定是要给你的。"要给你就快给。那边不等的，这边钱凑不齐那边集资款够了，也许就不要了。本来就是给甜头让熟人尝的，人家不一定缺这点。"好来好来，我晓得来，我明天一早就取出来给你。"次日晚上丽鹃和亚平去拿钱，丽鹃妈手里举着厚厚一沓钞票，在手上呼扇呼扇，欲递又抽的样子："这可是10万啊！要是没了，我要跟你们拼命的哦！"哦！我特地来跟你说，他们钱凑够了，不要了，你把钱存回去吧！"丽鹃神情轻松地跟她妈说。亚平一旁急了，直瞪丽鹃。"哎呀！你个死逼丫头！我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了！利息都已经损失了

！你现在跟我讲不要？你去叫他们把别人的钱退回去！这个是以以前就讲好的，怎么能不要？！"丽鹃妈马上跟投手榴弹一样把钞票投到丽鹃手上，非常生气。"那！这钱是你硬塞给我的啊！不是我问你要的啊！我现在再问你一句：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可是股市上每天放的话。你想好了，别给了我以后，每三天问一句啊！我吃不消你。你现在想拿回去还来得及，我们这里不缺这点。"讲过就给给了呀！你放心，我一年就问一次，发利息的时候问。对了，这笔钱要存几年的啊？我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这笔钱说的是最少一年，多则5年。效益不好的话，一年拉倒。效益好的话，5年还本。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亚平接话。"那就希望它效益好，五年就五年好来。我反正不等钱用。你哥哥顶多就是再换房子的时候要用。到时候再说吧！房子什么时候都可以换。现在房价那么高，换也不合算。"丽鹃得意地哼着小调走出妈妈的家。一出门，亚平抱着丽鹃的脸使劲地亲。"老婆，我发现全天下就你能对付你妈！我一看到她头就大！"干什么你！我要闷死啦！"发帖时间：2005-5-21 10:28:00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亚平突然间就觉得丽鹃无比可爱。回家以后对待丽鹃无比温柔，先是伺候着放洗澡水，再共同鸳鸯一把。是夜，月色妖媚。(未完待续，敬请期盼)最后更新2005年1月26日"亚平，我想给你姐打个电话，最后确认一下。"第二天，丽鹃将12万块包好，却不交给亚平。"确认什么？"确认这20万到底写谁的名字？我们这边出大头啊！"当然写我姐夫的名字啊！他们单位集资，写你名字谁认识你啊！"那不行！亲兄弟也得明算帐。这笔钱结构太复杂，包括了我们的钱，我哥的钱，都写你姐夫的名字算怎么回事儿？一点凭据没有。你姐夫得写个字据给我们。"我写，我写，我替我姐夫写。"废话！你是我丈夫，你写算怎么回事儿？不行！得你姐夫写。注明是融资或者借款，利率20%。大家还是丑话说前头好，免得到最后连亲戚都做不成了。他若不写，我现在把钱退回去。免得日后扯皮。"我发现你们上海人真的很难缠，精明得要死，明明一家人，本来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非要搞得那么不堪，让人不舒服，干什么啊？"别呀！你舒服了我们不舒服那也不行啊！这个条我一定要有。"亚平被丽鹃逼着给东北的姐姐打电话，电话里，他姐姐满口答应，豪爽得很。10天之后，丽鹃拿到冠华的借据，喜孜孜地收进衣橱。"我们家人不象你们那么小家子气。"亚平翻着眼睛看看丽鹃，嘴角带着嘲讽地说。丽鹃不搭理。转眼到了秋天。这天，亚平丽鹃正在家里一起打游戏，突然接到东北父母的电话。亚平父母平时从不主动打电话过来，都是亚平到了周末打过去。丽鹃一听亚平在电话里喊妈，心就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坏了，钱没了！"不会吧？不可能！您别急！不就是个阴影吗？仔细查查，不行去我姐那查查，哈尔滨是个大城市，比牡丹江的技术好。哎！哎！随时保持联络。先放宽心。"丽鹃问："怎么了？你妈？"我爸。前一段不是说咳嗽得厉害吗？都咳血了，老喊心口疼，一查，胸腔积水，怀疑是肺癌。"确诊没有？"没呢！我想让他们去姐那里看看，大医院查得仔细些。"你爸爸知道吗？"光知道胸积水，不知道有可能是癌。"那现在怎么办？"只有老天保佑了。"半个月后，冠华电话过来了："确诊。肺癌，中晚期。"还有救没有？"这边医生说是手术不行，位置太靠心脏。只能化疗。"别忙别忙！你给我爸妈买两张机票，我看他们到上海来最后确诊一下比较好，我这边联系医院。"放下电话，亚平面色忧伤。丽鹃摸摸亚平的头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别难过了，看有没有可能治吧！"你知道上海哪家医院治疗肺癌最好吗？"不知道呀！网上搜索一下看看。"打开网页一看，有关肺癌的上海医院，出现的是上海肿瘤医院，上海胸科医院。"这些好象都没名气啊？没听说过啊！"亚平不相信地说。"废话，以前又没人患癌，你怎么会有这方面的信息？"我怎么觉得一提医院就是水金医院牌子最响呢？你认识谁在水金医院吗？"不认识。"你上海长大的，又在报社工作，多少有点了解的嘛！你别是因为是我爸，不上心啊！"你这人怎么这样讲话？动不动就怀疑人家不相信人家。我的确不认识啊！但翻墙打洞想一想，好象有同学的妈是水金医院总务处工作的，好久不联系了，我得去找找电话。"快去，这事就交给你了。"我爸

妈马上就要来了。这次来不比以前，我希望你表现好一点，能主动嘘寒问暖的，让我爸高兴点。"好的。"你要懂事点，不要惹他老人家生气。"你说话真不凭良心，我什么时候不懂事了？他们上次来，我不都让着他们？尽量不说话不惹他们，你还要我怎么样？"我爸这次来是看病的，我妈得照顾他，你能不能早点回家帮着做做饭干点事儿？减轻我妈的负担？"又来了。我早说过我不排斥做事，但我做，你得让他们按我的方法，不要我做他们讲，这样大家都不高兴。"你看你！都这时候了，你还不晓得收敛点儿！我爸他没多少日子了，你就不能让老人高兴些？"丽鹃瞪了亚平一眼。有些话咽回去了。她怕一张嘴，就进入吵架局面。过了一会儿，丽鹃转回头轻声跟亚平说："亚平，你爸爸生病，我也觉得很遗憾，我尽力让他高兴。但你不能为了让你爸舒心就把我送到地狱去。你爸爸生病不是我造成的，你看他那烟抽的，来两个月把我家新装修的墙都熏黄了，你自己想想，他的肺几十年下来得黑成什么样？因为是你爸，我从没说过，要是我自己爸，我早发火了。顺他不见得是爱他。现在说这个已经迟了，你一说要接他来，我都没说二话。说实话，我一想到他们来就头大。上次到最后闹得不愉快，你我之间都伤感情。这次特殊情况，但我也希望我们俩能约法三章：我尽我的能力做事，希望他们不要老挑我错处。他年纪大了，心眼放宽些，对病也好。你说呢？"丽鹃，你是我老婆，我只能要求你，我不能要求我爸，这你要懂。"丽鹃不说话了。丽鹃和亚平一起到火车站接的父母。亚平的父母嫌坐飞机花钱，想把钱省下来看病，便又忍受了几天几夜的旅途劳顿。才几个月没见，亚平的爸突然就憔悴了。皮肤腊黄，那种惨淡中透着灰，一看就是不健康，大约是胸口痛的缘故，人更加佝偻了，眼睛都凹了下去，看着叫人不忍。亚平妈坐在出租车上，向丽鹃一猫腰说，你看，这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丽鹃没来得及回答，亚平就接口说："妈！您这是说得什么话呀！我自己的爹妈呀！这不都是应当的。"不是，我是说麻烦丽鹃了。"丽鹃笑笑，正要答话，亚平又抢着说："丽鹃是您媳妇儿，一家人，怎么说这种客气话呢？"亚平妈并不接话，拿眼睛看着丽鹃。丽鹃还是笑笑。亚平用脚踢踢丽鹃。丽鹃张口说："哎！"一进门，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丽鹃想到上次婆婆一进门就找家什做饭的事情，这次特地去以前就在楼下饭店定了三菜一汤恭候着，只等回家后微波卢里转转就行了。一家人坐在桌边。婆婆看了饭菜一眼说："你爸现在胃口不大好，吃不了这么硬的饭，我还是给他下点儿稀面条吧！你们先吃，我一会儿就得。"老太太又开始在厨房里翻箱倒柜。"我上次放这儿的的面条呢？"吃完了，没来得及买。有方便面行吗？"丽鹃赶紧站起来问。"方便面不行，里面有化学的东西，对身体不好，你们也要少吃。我自己擀吧！你们你们吃，别等我们了。"话音刚落，亚平爸在桌边大声地开始咳嗽，咳得前仰后合，亚平忙着给爸捶胸，丽鹃一看老头儿的口水喷得到处都是，还没动筷子的菜就在他眼前头，吓得赶紧把菜端一边去，并接话说："妈，我们等你，一起吃吧！"老头子啊！你咳嗽的时候捂上点嘴，免得叫人嫌弃。"亚平妈说。"妈！您这话说的！不嫌不嫌。爸这是病了，哪来得及呀！是吧，丽鹃？"啊？啊！"晚上，亚平爸坐客厅看电视，亚平妈伺候着洗脸洗脚。亚平爸又开始咳嗽，这一次咳得叫人揪心，一口气提不上来，脸色憋得血紫，光张着嘴，不见进气，亚平妈忙着牌背，亚平急着抽卫生纸擦痰，丽鹃一旁站着手足无措，特别是老头瞪着眼睛憋得难受的样子，令站在一旁的丽鹃都有窒息的感觉，似乎是被人扼住喉咙捏住鼻子一样不爽快。"丽鹃啊！一家人忙成这样，你就不能帮着把洗脚水倒倒？人都从这盆上跨来跨去，一个失足踢翻了，你这可都是地板地呀！"哦。"丽鹃走过去把盆端走。"擦脚巾子。"亚平妈顺手把脚布也扔过去，本想搭在丽鹃胳膊上，丽鹃吓得往后一退，掉在地板上。丽鹃蹲在地下，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提溜起脚布的一个拐角，端着脚盆走了。发贴时间：2005-5-21 10:38:53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卧室。"丽鹃啊！不是我说你，你看我妈跟你都陪着小心，生怕惹你不高兴。她在车上说那句话，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老人心里多难受啊！"哪句？就那句'给你们添麻烦了'？这不废话吗？跟自己孩子用得着这么虚伪？真怕

麻烦别来呀！我既然不反对，自然就是做好准备了。我都没跟你说了，你还怪我，我听你妈那句话不顺耳，觉得她一来就挑衅。还有你，你妈那话，明摆着就是说给我听的，你接那么快干吗？生怕掉地上。你回答再快都没用，她要听的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没你速度快。这么好的表功机会，你抢去了。""我这不是怕你万一不回答冷场吗？老人心里该多难受啊！老人就怕给孩子添麻烦，为孩子付出是应该的，要孩子回报就难受，这种心情你要理解。"丽鹃翻眼看看亚平，不说话。"还有，你别表现在脸上的嫌弃我爸。他是癌症，不是传染病，他一咳嗽，你吓得把菜到处乱藏，我妈看了什么感受？""亚平，你这就叫不讲道理，他就是不病，咳嗽也不能冲着菜吧！更何况痰里还有癌细胞呢！你吃得下去我吃不下去。我如果不讲道理，就让他出门咳了，我还自己转移菜呢，你就不平。还有你妈，刚才你爸的脚布都要扔我脸上了。亚平我认真的，下次你爸再咳嗽，我去拿卫生纸，你去倒洗脚水，我心理没准备好。你爸爸有脚气，我真的有点怕传染给我。我不是嫌弃你爸。他那是长脚上，我要染上了，就长手上了。我要是长手上，你那里估计也就染上了。""你！唉！媳妇跟女儿真是不同啊！我原本希望你能在我父亲生病的这段时间里跟我同甘苦共患难，看样子是不可能了。你真伤我心了。""亚平，你别这么说，刚开始，我心理上还没适应。你爸是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生这种大病的，我从没伺候过人，我可以学，但要慢慢来，你别指望我一步到位。而且，你也不能要求我对待你爸象你姐对待你爸一样。换个位置想想，要是我爸病了，你会端洗脚水？反正，如果真是我爸病了，啊呸呸！我会努力从你的角度出发，尽量不麻烦你，不让你觉得尴尬。""丽鹃，你的话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希望我不麻烦你。唉！""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说的是我自己，没说你，夫妻之间讲话，你还这样小心眼，这不是叫我以后不能说话吗？你不要把办公室政治带回家好不好？我说我的时候就是我，没说你。"丽鹃扳过亚平的头说："这样，亚平，我们要分工合作，将优势发挥到最大化，我能做的，就是搞搞外交，找找人啊，问问医生啊，托托关系什么的，我把这部分处理好了，不让你操心，好吗？"亚平沉默地点点头。第二天一早蒙蒙亮，一家四口就顶着晨缕出动了。这种全家坐公共汽车去看病的提议是婆婆坚持的，反正就一句话："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丽鹃心里不以为然，首先她对一大清早坐一个半钟头的汽车觉得很划算，亚平父母始终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特别是现在这时候了，还将不多的时间浪费在路上，劳民。更何况亚平爸身体已经这样了还要去挤公共汽车，跟一大堆民工上班的人塞在空气污浊的车厢里，对身体也是折磨。依亚平的指示，丽鹃只有听的份儿，没有发言的权利。一家人晃晃悠悠到了地方，丽鹃路上站着都睡着了。亚平排队挂号，亚平妈陪着亚平爸找地方坐下，丽鹃去找熟人拉关系。终于挂上了谭教授的号。谭教授是胸肺科主任，一头花白的头发，戴着无框的眼镜儿，看着就很有学问，叫人信任。"谭主任，这是以前拍的胸片，这是以前的病历。"丽鹃把亚平父母千里迢迢背来的资料一一交给谭主任。谭主任随手抽出一张来，根本都不夹在灯板上，就冲着门口的亮看一眼，恩了一声说："看着有点象那个呀！这样，你们再去去做一遍检查，做个胸透，做个痰液细胞检查，抽个血，不行就再做个胸腔穿刺，我要确诊一下。""哎！谭教授！我父亲的病已经找了俩家医院看过了，这就是确诊的病历。您看。。。。。。还有必要吗？""哎！你这个人真是的。我是医生，我说有必要当然有必要。你不去做，不就是怕花钱吗？怕花钱还来这里干什么？回家养养，吃好吃点喝好点好来。我要你做自然有我的道理，不是说要骗你这几个钱，我们这都是三类甲等大医院，不会蒙骗你们这几个钱的。我刚才看过了，这两个医院都是小医院啊！我既然要看病，就要对症下药，拿别人的诊断做依据，这不是对你们不负责任吗？万一弄错了，结果不是肺癌而是肺结核，肺炎，甚至是良性肿瘤，这个责任谁承担？你们患者不是要告我？你说是吧？"谭教授还特地敲着桌子问对面的医生。"是的呀！现在医生都谨慎多了，不能心好，一定要求万无一失，不然闹起来何止是奖金？命都有可能丢。昨天腔肠科还出个事呢！给病人把痔疮割了，一切都好了，过了两个月又长新的，硬赖我们医院没给开掉。这种东西怎

么讲得清爽？那个坏屁股早给扔了，吵到最后要上法庭了。今天腔肠科刚开了会，说是以后凡是痔疮手术，上手术台前咔嚓照一张原版痔疮，手术后咔嚓照一张没痔疮的以备日后纠葛。以后再长十个八个都跟我们没关系了，哈哈。。。。。”对面的医生将病患当个笑话来举例。“你看！活生生的例子，才是个痔疮，这要是命没了，我们这就不要上班了。你说是吧？我没瞎讲。”潭医生两手一摊，“我随便你们，你们要是不做，你就另找个可以用你们以前片子的大夫看。”“哎呀！大夫您说得太对了！一条命啊！大意不得！是要重做是要重做。您别听她的，她不懂医学。其实我们都不懂，全都仰仗您了。”亚平点头哈腰地将丽鹃拨拉到一旁。“您什么时候做，我们就什么时候做！”丽鹃气鼓鼓地率先走出医院，不看身后的亚平和他的父母。晚上，卧室。“李亚平！你家以后的事情我不管了！他那是明显宰你，你还伸头！前面两家医院都是同一个结论，现在就是怎么治的问题，他干吗要你再花一遍钱？我不是心疼那几百块钱，我心疼你爸！他现在身体都那样了，还要抽血，胸刺，正常人都受不了，他受得了吗？不治死得还慢些！一治更快！”“你叫什么叫！小心我爸妈听到！”亚平压低声音呵斥，“我能不知道心疼我爸？现在人的命在医生手上，你我都不懂医，那还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宁可多花这几百上千，别到时候被治死了都找不到个说法。你何必为这几百块跟医生翻脸？现在医生就是老大，多少人求着送钱还不一定送得上。你没见他一天就挂30个号？你不去求人拿条子，能挂上？”“亚平啊！我怎么觉得这医生不可靠？看着象教授，一说话象世面上的混混，油嘴滑舌。我印象里的教授都是持重端庄的，这个有点叫人不放心。要不，换家医院看看？”“胡说八道。好不容易托了人找到个顶尖大夫，还没见人拿本事呢你就挑三拣四。人家那是大牛！混到金字塔顶了，说话自然要横些。你别管了。早点睡吧！”

发贴时间：2005-5-21 10:39:41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

化验结果出来了，证实是肺癌。”潭医生把病理报告一张一张展示给大家看。“这不废话吗！”丽鹃内心里恨恨，看那潭医生面上，毫无愧色，理所当然的样子。“现在征询你们家属的意见，你们看怎么治。”潭医生两手一摊。“医生，这病还有治吗？”亚平问医生。今天拿报告，特地把亚平爸妈留家里。“肺癌这种病，怎么说呢？一发现基本上就是晚期了。病人的存活时间也就在一年到5年之间吧！所以医院对治疗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家属。治疗得当，显然是可以延长甚至挽救病人生命的，晚期肺癌存活五年的例子不是没有。现在电视上不就有个抗癌明星的节目吗？你们家属如果经济基础比较好，我们就专门制定一整套方案专门攻克这个毛病，再加上病人的配合，良好的营养，乐观的态度，还是很有希望的。当然啦，有些家庭经济困难，就采取保守疗法，用拖延的战术，基本上就是保命的方法，活一天算一天。你们多给老人吃些好的，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多开心一点，吃药不吃药效果差不多。你们看呢？”潭医生将所有的资料推向亚平那里。“医生，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治疗我的父亲，你放心，钱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亚平坚定地说。“那好，你们现在就做好住院的准备，争取下个星期就开始第一阶段的治疗。住院以前先预交第一个疗程的费用，大约三万左右。”一出病房，丽鹃就问亚平：“不惜一切代价？什么意思？砸锅卖铁？你没听医生说，治得效果好，也就五年的命。就算五年能活下来，我们难道不过日子了？”“丽鹃！你这话说的是人话吗？他是我爸！一手把我养大的爸爸！我能跟医生说，您甭管了，让他死大街上吧！是你父亲，你能说出不用治的话吗？人要将心比心。医生不都说了吗？还是有人能活5年以上的。再说了，哪怕活不到五年，四年？三年半？现在技术日新月异，以前癌症谁治？就躺着等死。现在癌症已经不那么可怕了，多少都能治点儿。也许四年后有新技术了呢？也许我爸抗过那段时间不治而愈了呢？钱是人挣的，人在钱就有，不能为点钱，眼睁睁看着我爸去死。如果我们农民，一点办法没有，我认了。现在有能力而不为，这叫丧尽天良啊！”亚平，我不是不让你父亲治。但治以前你不能什么都不问，一口就许给医生只管花钱，我们负责给。这样连个预算都没有。我们毕竟是工薪阶层，有多少钱能这样投进去？你就不想想，万一投进去一半弹尽粮绝了

呢？人都是要死的，我倒觉得不如保守疗法，把治病的钱拿出来让你父亲过得好好的，尽量让他满足，也许真如医生所说，心情愉快了，百病真的全消呢？”胡丽鹃！你滚一边去！我爸的事不用你操心。说来说去就是个钱。你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妈一点没看错你！人命重要还是钱重要？你眼里除了钱，有没有一点人情味儿？你像极了你那个低级趣味的妈！以后你爸得癌症的时候，你直接送太平间我没意见。这是我爸！我拿钱去养着他！我卖血卖肉不用你管！”李亚平！你能不能不要感情用事？安静听我把话说完？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还咒我爸！你爸是爸，我爸就不是爸？你才狼心狗肺！我爸哪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家了？你就是赶着去送钱，总得问问一共要送多少吧？医生一张口就是三万，你连问都不问这三万是治一个星期呢？还是一年？总共要送几个三万？还有，你这三万从哪里出？你父母这次来看病自己带了多少？够付多长时间的？如果钱不够了，是不是要把前一段投人家的股撤出来？这些问题都不谈，马上就上升到人格的高度，你有意思吗？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总要有人的理智吧？出点事情马上表现得跟疯子一样。你卖血你卖肉，能换来几个钱？你以为你是影视明星？你既然不愿意跟我谈，那我就不用告诉你凑钱的方法了。本来，我想跟你说，这第一期费用暂时可以从你年底的奖金里支取，你跟公司领导谈一谈。但后面我就知道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丽鹃转身走了。发帖时间：2005-5-21 10:40:54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进了门，丽鹃拉着脸，什么都不说就直接进房间。亚平进入父母的卧室。亚平妈看看丽鹃的脸色，对亚平说：“丽鹃怎么生气了？”“没事儿。还是为医生的话。”“她是不是又跟人医生顶撞了？唉！这个丽鹃，真不懂事儿！把人家医生惹毛了，到时候不给你爸好好看怎么办？她是不是不高兴我们来呀？她要是不让来，我们还回去就是啦！大不了等死呗！”“她敢不让！这家轮得到她说话吗？您放心，你安心住着，她没那意思。”“她没那意思，整天放张脸给我看，我也难受啊！一边是你爸的病，一边是媳妇的脸。心寒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媳妇呢？”“妈，您别胡思乱想了。照顾好我爸您就是大功臣了。”亚平按照丽鹃的思路去公司支了三万。一个疗程下来，三万块轻飘飘地就没了。亚平帐面上攒的几千块遵医嘱，买了高蛋白粉，营养液，红参和甲鱼。“哎呀！这得多贵呀！家里有多少钱能经得住这样吃？到什么时候算完呢？”亚平妈背地里问亚平。“先看完这段再说。关键是头三板斧。砍好了，以后就不需要这样了。”亚平将医院开的三万挂零的划费单揣回家，想想，放这里也不合适，放那里也不合适，便塞在鞋盒子里。“妈，这样不行，您不能白天夜里地守。等下我爹还没垮您垮了，我看以后我们俩换班，我值晚班，您值早班。晚上您回来好好休息休息。”亚平下了班就奔医院。“那不行。我儿白天也要上班的，你工作重要，现在全家就指着你的工资给你爸看病呢！唉！你爸这一辈子，该奉献也奉献了，该牺牲也牺牲了，到老了生个病都没地方管。上次就在牡丹江看病花的几百块，他单位都拖着不给报。”“怎么办呢？”单位都没了，找谁去呀？现在毕竟还是内退，还没到正式到民政局挂号，不算养老保险里的一份子。单位说是给报70%，有钱才能还你啊！现在连内退工资都能拖就拖，看病就更不要想了。”“唉！算了，妈。人最重要。人在一切都好说，钱的事儿就不要想了。”“可怜我儿了。我身边还有个三千块，你先拿去用吧！”“不用。我不缺。我一个月工资一万呢！”“儿子孝顺是没话说的，我就怕丽鹃。。。。。。。”正说着话，丽鹃也跨进了病房的门。亚平妈吓得赶紧把话咽回去。“丽鹃，我正跟妈说以后我值夜班，不能让妈连轴转。你今天晚上就跟妈一起回去吧！”“胡说！你上班重要，你不好好表现万一被人开除了，我们就完蛋了。你别管了，我一个人行。”亚平妈坚决阻止。“妈，你别争了，就这样吧！”“不行！男人睡不好觉要得病的。你不能在这留。工作那么忙，哪还有这空？”亚平妈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丽鹃，希望她能表个态。丽鹃咬着嘴巴不说话。“要不，我们请个男护工吧？每个月付800块，我打听过，这医院就提供这种服务。这样大家都能休息。我不是不愿意守夜，主要我一个女同志，不方便，万一爸要上厕所什么的，我不能跟到男厕所呀！”

丽鹃终于表态。"这怕啥？自家媳妇，再说，到晚上你爸一般不上厕所，他睡得还挺好，除了咳嗽一两声。真要上厕所，不是有夜壶吗？你递给他，他自己行，你就负责倒一下就行了。他要喝水了你递口水，再就是吊水瓶快干的时候去叫一下护士。这不难的！请啥护工呀！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亚平妈很自然地就已经将话头递给丽鹃了，意思是，你在这呆着没问题。丽鹃生气了，凭什么你儿子上班你就心疼他累，我上班就不累了？别说老盯着瓶子一夜不能睡，就是旁边那张看护的小躺椅，也没法睡呀！晚上蜷着，白天继续上班，铁人也受不了啊！"我白天也要上班的。这样也影响我的工作。现在单位抓得很严，迟到早退多了也是要开除的。社会上等着进的人排队呢！要不，我和亚平一人一夜替换着。"那这样，我替亚平那一夜，我和你一人一夜替换。你这样累我也心疼。"亚平妈赶紧接话。丽鹃睨眼看看婆婆，一脸轻蔑，不接下话。"那就这么决定了啊！"亚平妈说。"决定什么？我不同意。我累了，先回家了，你们慢慢商量吧！"丽鹃掉头走了。"你看！她！她！"亚平妈指着丽鹃的背影，气得浑身发抖。"妈！以后有什么活，你要我干，别让丽鹃干，回头自己给自己惹气。我给她做思想工作，我批评她！"她一点做小辈的样子都没有！一个女婿半个儿，一个媳妇也算半个女儿吧！一点指望不上她！出去说！"亚平妈拉着亚平要出病房。"出去什么呀？不就怕我听见吗？我又不是没长耳朵没长眼睛。我看不见？"亚平爸接话，"你就当没她这个人，就当亚平还打光棍不就行了吗？这种女人，不贤不孝，有只当没有。你以后不要叫她来看我。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她不来我还活长点儿！"亚平爸大声咳嗽，一口气又上不来，亚平赶紧去找护士。那夜，亚平跟他妈争看护权，显然不敌他妈之勇，败下阵来。回家，卧室。丽鹃躺床上冷冷地，不说话。亚平衣服都没脱，合衣睡了。"装睡什么呢？！别当人是傻子！我问你！我一进门，你跟你妈两个就闭口不言，我到门口都听她在嘀咕我的名字，她又跟你翻我什么坏话了？"亚平不说话。"你不说是吧？你爸这期治疗，费用多少？怎么没听你回来汇报？"亚平还是不说话。"你以为你藏鞋盒子里我就看不见了？看不出你李亚平还挺有本事的，真能弄来钱。再往后呢？再往后的钱从哪里来？你想过吗？你那个妈！一干活就想起我是你们家人，一谈到钱就把我撇开，瞒着我不说实话。要么她就同等对待，索性不要把我当你家人。也省得我出去替你们操心这个那个。"亚平一声不吭。"李亚平，你真不打算跟我说话是吧？你铁了心要跟你老爹老娘过一辈子是吧？我哪点叫你生气了？我一下班就往你爸那里赶，一口水都喝不上就听你妈要我守夜。我也是上班拿工资的人！她知道心疼你怎么不知道心疼我？她当我是她的孩子吗？她根本就当我是你们家的粗使丫头！亏我还到处打听你爸的病！我真是自做多情。你真不想听我打听到什么？你不听，我睡了。"丽鹃盖上被子翻身。"什么？"亚平问。"你想听啊？我以为你真有那个志气，一辈子不跟我说话呢！蔡姐跟我说，治癌症现在比较好的方法是中西医结合，一边吃中药维护身体的免疫机制，一边用西药控制癌细胞。蔡姐的母亲得乳房癌的时候就这么治的，效果很好。她说，中药比西药里的特效药价格便宜三分之二，效果并不差。你去问问谭医生？"亚平不答话，心里有点动。"还有，这马上第二期化疗又要开始了，钱怎么筹你想过没有？"怎么筹？"把你爸妈在牡丹江的房子卖掉吧！反正他们住这里，以后也离不了人。既然你一定要拼到鱼死网破，以后他们就不要再回去了，我们这里住住，冠华那里住住。那套房子卖卖，就算不值钱，5,6万还是应该有的。"发帖时间：2005-5-21 10:41:37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亚平不说话，心里开始高兴。"我发现，你这个人，一谈到钱的问题，鬼点子比谁都多。"亚平的语气明显轻快了。"你们一家人，谁能干点正事？就知道在背后说人坏话。有那时间，不能想点有用的事情？"丽鹃将手探进亚平的被窝。亚平用手去阻挡，说："累得不行了！早点休息吧！我现在特别瞌睡。"丽鹃翻身睡觉，气呼呼地将灯拉灭。亚平跟母亲商量："我爸第二期的治疗要开始了，这又是不小一笔钱，我想，要不先把牡丹江的房子卖了，反正以后您和爸都会跟我们过的，住厌了就去姐姐那里消遣，牡丹江又没亲的了，不回也罢。"亚平妈低头不语，隔

了好长时间才说："是丽鹃的主意吧！我有点担心，要是你爸救不回来呢？人也没了，房也没了，我以后去哪儿？"妈！您这话说的！以后您一个人还能孤单自己过？肯定跟我们呀！"丽鹃肯定不同意，我也不习惯。我跟你们过不到一块儿去。"那您跟姐？"女儿都嫁出去了，她有自己的婆婆要伺候，我去算哪门子呀？"那你有什么想法？难道就不治了？"我其实还真犹豫。不是我心狠，我怎么觉得你爸这病象黑潭子？砸钱进去听不见响的？"妈！我们怎么跟爸说？爸现在看着还好好的，精神状态也好，对自己特别有信心，你突然跟他说治不了，要么他以为他离死不远了，要么就知道我们为了省钱不打算要他了，他这不马上就过去了？这话我说不出口。"唉！我是说，人要认命。我就怕人财两空。"那您说怎么办？"我们不是集资了20万吗？其中10万是我们的。把丽鹃家的钱还掉，把你姐姐的钱还一大半，借一点儿，凑个7,8万再说？"亚平把他母亲的话传给丽鹃。丽鹃冷笑一声说："哼！你不是说你妈怎么怎么贤惠吗？你不是说你妈怎么怎么心里全装着家人吗？怎么一涉及到她自身的利益就回绝得一干二净？李亚平，别整天把你家人看得跟水晶般透明，多么崇高伟大。其实啊，人从本质上说，都是动物，都是自私的。你妈和我妈，我看没任何区别。只不过你妈蒙了层面纱，掩饰得较为隐蔽。她的方案，我不同意。原因是，我妈出的份子，是指靠这个拿利息的，一年都不到，撤出来，损失算谁的？你家叫凑我们就凑，你家说撤我们就撤啊？就算是跟银行借，也没那么方便吧？不行！我跟我妈说不出口。不过，我倒觉得你妈比你更现实，倒是你，一相情愿地理想主义，豁出一切救你爸。你妈都无所谓了，你急什么？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丽鹃啊！人的理智和感情是分离的。从理智上说，我很矛盾，我也怕钱投下去一点效果都没有，从感情上说，只要我爸有一口气，我都不能叫他躺着等死啊！你不要怪我，如果我真那么冷血，对自己的父亲都见死不救，我也不是值得你爱的人了。何况，昨天我爸还对我说，潭教授治的一个老太太，因为治疗得当，都拖了7年了，还精神得很，这说明，我父亲的求生欲望很强烈，他根本没意识到死亡离他很近。他今年都不到六十。不到六十啊！他哪怕再多活几年，到65吧！我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你说呢？"我没什么可说的。那老太太，我都听潭教授提过不下10次了。他能举的例子就这一个了吧？而且人家老太太的儿子是开工厂的，有钱养着他妈。我们没这条件。要么卖你家房子，要么拉倒。你自己看。"亚平看着丽鹃背过去的身影，心里一片感伤。亚平把困难跟姐姐一商量，姐姐说："丽鹃怎么这么自私？就损失个利息都不能承受，还一家人呢！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我明天就去把本金要回来，你拿去摔给她，反正钱在她面前了，她爱要不要。妈的房子不能卖，卖了妈以后跟丽鹃过？丽鹃能伺候好她吗？我都听妈说多少次了，你那老婆好吃懒做。还有，你想过没有？万一以后妈也病了呢？再卖什么？"亚平听了没吭气。第二天，姐姐又来一个电话："亚平，我们得另想办法，厂长不同意撤资，钱都变成设备了，还没产出哪里有钱还？最少要一年。厂里要我们先想想办法，过一年连本带利给。你别急，我这就去牡丹江坐爸爸工厂里要钱。什么世道！忙一辈子了到老了该要帐的时候，没人管了！"亚平爸爸第二个疗程马上就要开始了，这边亚平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周后，冠华电话："亚平！单位答应先报第一期的70%了，第二期我再去磨，你赶紧筹钱开始第二期吧！"发帖时间：2005-5-21 10:42:14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亚平的心快乐得象半空中的轻气球一样飘荡。"丽鹃！你能不能问你妈借3万应急？我再到单位借三万。我爸单位答应报销了。我们只要出30%了！"真的呀！利好消息啊！感觉三座大山搬开两座了！"丽鹃忙着回家要钱。亚平一家又浩浩荡荡地开进医院。"第一阶段的治疗效果，我们还是满意的！"潭教授指着新拍的片子给亚平看，"已经按我们预想的控制住了，不过这第二阶段对人的体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化疗杀癌细胞也杀好细胞，剂量一大，我担心你父亲的身体承受不了啊！还好，我们医院最近为高干特地进了一批进口的抗辐射的西药，效果好极了，我特地为你父亲留了几支，让你父亲有足够的体力冲刺。这就象赛跑一样，你跑在疾病前面你就赢了，你跑在疾病后

面你就输了。不过这个药满贵的，一支要近两千块呀！"医生，我听说，现在中医辅助治疗癌症效果不错，好象费用也低一些，您看？"中医这东西，怎么说呢？跟迷信一样，关键是要相信。你信他有效他就有效果。很多人药都不吃，说练法轮功就能抗癌呢！你信吗？都这样，不要开西医院了。当然，我不是说中医没用，中医很有用的，走的是慢性调理的路子。我想等过了这三个阶段的疗程，往后就能辅助中医治疗了。你要想换中药，我们也可以考虑，我在方子里加几副中成药好了。你看。。。。这个进口的西药还需要用吗？"我去跟家里商量一下。"你商量完了通知我，我好调整处方。最近医院床位很紧，我不能保证你父亲有床位啊！如果没有，你们就得等了。"潭医生，不用商量了，我做主了，那药，您尽管用！"亚平话里听音，马上接话。"丽鹃，我爸今天还在问，你最近怎么不去看他了？"亚平回来哄着丽鹃。丽鹃这段时间脸色阴郁，基本不见笑脸。"我看不起，要省车费。"丽鹃，你不要这样，这都是暂时的。等爸爸的医疗费报下来，我们就不那么难熬了。"我一点不觉得难熬，我过得还满好的。为了给你们家省出药钱，我现在已经改成每天回娘家蹭饭了，吃得还不错。"你不要老说你们家你们家的，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我们是一家人。"我在你们家没被当人啊！我说话有分量吗？你们谁把我当个数啊！原来媳妇在你们那边的定义就是该干活的时候干活，不该干活的时候也干活；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该说话的时候也不说话。哼！你最好催你姐姐赶紧把钱支来！你爸一天一针2000的，我已经得高血压了。我希望在我晕到进医院的时候，第一，你能处于人道主义精神给我家打个电话，让我妈送钱来，第二，不要挪用我看病的钱。这算是我的遗嘱。把你手拿开，我累了，我没心情。"亚平将手收回，叹口气。第二疗程即将结束的时候，牡丹江那边传来噩耗！"亚平！我在爹妈厂里的厂长办公室住下了！到最后就给我报了四百！还不够我来回的车钱和这边的吃饭钱！你说，这这这，这可怎么办呀？！"冠华电话里拖着哭腔。"啊！"亚平倒吸一口冷气，当场说不出话来。"李亚平！我不管！你现在就叫你姐把你妈的房子卖了！还有，明天办你爸的出院手续！你姐是不是跟你串通好了要我回家骗钱的呀！X他妈！你要不把我们借的这笔钱还上，我跟你拼命！"丽鹃听到消息后两眼冒火，全然不顾亚平妈就坐在旁边。那句粗话一出口，丽鹃特别宣泄，把心中的愤怒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丽鹃！你！你！你！太过分了！谁又不是有意骗你的钱！家里现在有难，你作为媳妇没想着伸把手，还这样！你还算是个人吗！你你你！"亚平妈直接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丽鹃的手指颤抖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世界上最坏的就算是你！哦！你家需要钱的时候我就是媳妇，你家要干活的时候，我就是媳妇！除此以外，你当我是你家人过吗？就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自己丈夫生病了，叫你卖房子还不舍得，别说那房子有你丈夫一半的钱呢！笑里藏刀，口蜜腹剑，最毒就是你！你整天除了在你儿子面前讲我不好，你还能干点什么？你丈夫生病，钱还是我妈出的！我告诉你逼老太婆！要讲做人的资格，我们家哪个都比你强！我要不是看你是亚平的妈，我早把你给扔出去了！而且我也打算以后跟你学，你儿子生病的时候，我就把他扔医院里让他等死。他死怕什么呀！我还好改嫁！这房子我也不会卖的，留着以后招人进来住！"亚平妈低吼一声仰着脸倒在沙发上。"想死往前倒！摔沙发上又跌不疼！"丽鹃恨恨追一句。"胡丽鹃！我杀了你！！！！！！！！！！"亚平一跃而起，一把掐住丽鹃的脖子，卯足了劲擦下去，把丽鹃的后脑勺狠狠砸在墙上，丽鹃并不反抗，甚至没有踢和挣扎，脸色很快就紫了，绝望而幽怨地翻着眼睛看着亚平，眼白越拉越大。猛地，亚平清醒过来，松开手指。丽鹃瘫软在地上，半天没听见喘气的声音。亚平慌了，赶紧用手捏住丽鹃的鼻子，另一只手掐人中，那边，亚平的妈也躺着不动。过了好一阵子，丽鹃大咳一声，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哑着嗓子说："去看你妈吧！"亚平的妈脸色煞青，牙关紧闭。亚平推来晃去都没一点反应。"妈！妈！"亚平开始放声哭了。丽鹃开始拨120急救电话。亚平的家，现在是两个老人住医院，一个儿子垂头丧气，媳妇浑身是伤。"叫你姐来照顾你爸妈。"丽鹃扔下这句话，提着打好的小包裹回娘家了。"哎呀！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丽鹃一进

门，丽鹃妈就大呼小叫，“晚上没睡觉？去看护病人去了？眼睛血红！哎呀！你脖子怎么紫成这样！！”丽鹃妈摸着丽鹃的脖子。丽鹃的眼泪水哗啦啦地流下来，不说一句话。“亚平！他打你了！操他妈的X！没有良心的狗东西！他家要钱我们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到最后还虐待我女儿！我打110报警去！抓起那个狗娘养的东西！”丽鹃妈说完就拿电话。丽鹃一把拉住她妈妈，哭着阻止：“妈！”然后抽泣着说经过，“是我不好，我急了，就骂他妈，他妈已经住进医院了。你不要怪亚平了，我自己都好后怕，幸亏他妈妈救回来了，不然，我要去坐牢了。”“哎哟！你个小丫头真是的！你骂他妈妈什么了把他妈妈气出毛病来？”“我，我，我骂她不舍得卖房子是为了等她爸死以后好带房子改嫁。”丽鹃说完，又忍不住尴尬地笑了。“你个死丫头，气归气，哪能讲话一点数都没有？难怪她要住院了。唉！一个好端端的家，给个死老头子拖成这样！要不是这个老头子作孽，你们两个在上海，小日子过得好较美来！那现在怎么办呀？！”“妈！我想，他们家借的钱怕是还不回来了。他家塌底了，一分钱都没有，本来单位答应报销的，现在抵赖了。你暂时不要逼我要钱呀！不然我只有死给你看了！”“我当初就不该好心把钱借给你。他们北方人讲话哪有什么信用哦！保不准就是他们一家联合起来骗我们钱的，你老实，又单纯，怎么斗得过人家？算了算了。我就当掉了吧！上海有句骂人的话，‘这钱就当送给我给你看病’，现在真应验了，就是送人家看病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跟亚平离婚？他爸爸要是不死，你都要被拖死了。”“要是没他爸爸妈妈，我和亚平过得还是满好的。我觉得亚平总体来讲满有良心的。他爸爸的病，他妈妈都无所谓治不治，他还一定要治，他是个好人。我要不是看他可怜，我早就不管他家的事了。”“你能管得了阎？他爸一时半会又死不掉，还要砸多少进去？你跟着往里填？我反正不会再给了。吃亏上当就一次。”“你放心！这次无论怎样，我都要叫他家把房子卖掉。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我感觉我们这次住院上当了，那个谭教授，根本就是贪教授，只晓得叫人送钱，完全不顾人的承受能力，他想榨干我们最后一滴血。我坚决要把他爸从医院里弄出来，换家医院看看。不行就在家等死。我们该尽的心已经尽了，不能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对！这次你要坚决一点，拿出当家的样子来，亚平不听你的，你就跟他离婚！哎哟，离婚也不行，我们家还有10万块在他家押着呢！真是没长后眼。以后钱那里放都不安全，就放银行里。哪怕利息少一点，最少还是自己的。不过，你暂时不能回去，你得等亚平来接你，向你认错。不然你自己又主动回去，他下次打起你来毫无顾忌了，你要对他有点惩罚措施。还有，你现在回去，肯定要去照顾他家老头老太，你自己都瘦成这个样子，哪能去照顾人家？”“我的确不能去照顾他们了。我要在家多写点东西，赚点外快，不然连吃饭钱都没有。我叫他姐姐来照顾。都是子女，谁规定女儿没有赡养义务？以后你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会来的。”发帖时间：2005-5-21 10:42:55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 丽鹃去单位上班，蔡姐看她一眼就知道家里出事了。“怎么搞这么惨的样子？脸一点血色没有，不要因为公公的病把你给拖垮了呀！”丽鹃眼泪马上下来，对蔡姐说，出去说，拉着蔡姐下楼。“蔡姐，我肯定是疯了，能说出那样的话来。不过他亚平太狠了，差点点就把我给掐死。”丽鹃泣不成声。“丽鹃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次的爆发是以前所有的压力的积累呢？就跟火山一样。发了也好，憋的越久，火焰越高，这次还好没出人命，下次就难说了。别哭了，想想以后。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不怎么办，耗着。他爸一天不死，他妈就一天不走，我也没办法面对他们。”“都是一家人，牙齿和舌头也打架的，过去了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回去吧！”“我怎么回？他亚平从出事到现在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也许心里恨死我了，我何必去找这个麻烦？”“那你给他打呀？”“他打我左脸，我还伸右脸给他打？”“说老实话，丽鹃，以我外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次亚平爸病了，你和亚平妈表现都很正常，恰恰亚平有点不理智。应该跟他爸说实话，让他了解家里的困难。我总觉得你们这次医院选的有问题。上次我妈生病去的医院，一年才2万多，没一直在医院住着，大部分时间在家里配合治疗，就吃中药加化疗，效果很不错啊！不见得贵的

就是好的，而且也要根据经济承受能力。亚平说的不惜一切代价是这次纠纷的关键。对待病人，要理性看待，能治的当然治，不能治了还往里砸钱，感觉跟给亏损企业注资一样不可靠。你别见怪，我直话直说。这种事情不能感情用事，否则最后的结果还是回到原点，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我说他没用，他自己心里斗争得厉害，毕竟那是他爸。"唉！人这一辈子绕不过去一个情字。你的这种苦我吃过，你的路子我也走过，丽鹃啊，说一句我的经验之谈：永远别和丈夫的家人站在对立面上，否则，你就失去了他。自己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老婆那是外姓人，要想融入一个已经成立了几十年的家庭，除了忍还是忍。要么，放弃这个男人，要么就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为什么非要我忍，而不是他们忍？"你可以不忍他们，除非你不在意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如果是你珍视的，你就只有改变自己来适应那坛池水。他们的模式已经形成了，是你打破了这种平衡。你只有以礼相待，表现出你进入这个家庭的诚意，才能在以后有机会改变。我的事情，你肯定早就知道了。在老吴没出事以前，我甚至想过离婚，这个家庭已经令我厌恶了，这个男人的唯唯诺诺，两面讨好，象双面胶一样两面贴近，试图将不同的两种物质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团在一起，在我看来简直可笑！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我婆婆那样的女人。可后来，老吴出事了。他一出事我就明白了，家庭很重要，我不能因为我的固执而害了他，更重要的还有孩子。这次出事的是他，下次出事的就有可能是孩子了。这两个人现在是我生命的全部，为了他们，我打算忍了。"那多难受？"当时我也这么想。人啊！就是要经历些挫折。挫折见真心。我真伸出善意的双手了，我婆婆好象也没那么难对付。很多事情在敌对角度去解读，一定会将对方的思想想得无比龌龊，把这个人当成朋友哪怕是正常人去解读，都觉得不难理解。我希望你不要走我的老路，等出大事了才忏悔，你现在就想想。"亚平妈在医院里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好了，我不住医院。"任亚平怎么拉都要拔了针头下床，一下地实在是晕得受不了才又重新躺回去。亚平守在一旁，除了说对不起，说不出别的话来。亚平妈沉默了整整一天后，对亚平说："叫你姐姐把房子卖掉，带着钱过来吧！给你爸办出院手续，换家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就回去。"然后不再说一句话。四天后，亚平妈坐在亚平爸的病床前。"听说你累病了？"亚平爸摸着亚平妈的手，声音里带着怜惜。"没事。"亚平妈苦笑一下，泪水止不住滑出眼眶。亚平爸赶紧问："怎么了？我的病有变化？"亚平妈将亚平爸的手放在面颊上婆娑，流着泪说："老头子啊，你万一要是不在了，我就没有亲人了。"什么话呀！冠华亚平不都是亲人？"孩子那是靠不住的，特别是有了媳妇以后，这一辈子，还是老伴啊！老人对孩子，那是实心实意，挖心挖肝都可以，孩子对老人，能有一半的心就不错啦！这都该个'命'字。家家都一样。"丽鹃给你气受了？"亚平爸关切地问。亚平妈只流泪，不说话。"唉！亚平啊！糊涂！怎么找了个这样的媳妇？我们俩的命，迟早得送在她手上！胡丽鹃，这名字听着就晦气，真个一个狐狸精！你别难受，等我好了以后，我这就带你回去，从此不再来了。"亚平妈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说："我和亚平商量了，想给你换家医院试试，多看几个医生，看有没有更好的。"不用，这儿挺好的。谭医生昨天还跟我说病情按照他的预想控制住了，再有一个疗程，就进入恢复期了。你要相信医生，不要病急乱投医。"冠华他爸，这里好是好，可是，费用实在是太贵了，我们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第三期费用凑不出，为这个，亚平夫妻俩都打架了。你看。。。。。。"亚平爸沉默了最少20分钟，终于承认了现状："算了吧！别治了，回去吧！谁都躲不过这一天，早晚的事。"亚平爸回到了家，家里冷冷清清，不见丽鹃的踪影。亚平因为愧疚，始终不敢正视他父亲的眼睛。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闭口不谈丽鹃，仿佛她不曾出现在这个家庭中。亚平姐带着卖房子的五万五奔到上海。大家仿佛都已经默认了父亲等死的现实。发帖时间：2005-5-21 10:43:31 (水女子) 回复：转贴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大半个月过去了，某日，亚平父亲在与一家人聊天的时候说："我这一辈子，有儿有女，都还挺有出息，外孙也见着了，没啥遗憾了。唯一觉得缺的，就是没个孙子啊！要是能撑到眼见着孙子落

地，我就彻底可以闭眼了。”说完，眼里一片憧憬。亚平与姐姐与母亲相互对望。晚上，亚平走进厨房，对忙碌的母亲说：“妈，我心里难受。我不是个孝顺的儿子，眼看着爸这么走，什么都做不了。今天听了我爸的话，我想，想把丽鹃接回来，不管丽鹃这个人怎样，我想趁爸还在，抓紧生个孩子。满足他的愿望。您看。。。。。。”“你决定了问我做什么？”“您不答应，我不能去接她。我知道您恨她。”“我不恨她。她是你的老婆，只要你们过得好，我无所谓。对我来说，儿子养大了，也就送给别人了，我早就想通了。你爸说的，归你爸的话。关键看你自己，你希望和她过下去，我没意见。”“我还是想要个孩子，算是我送给爸的最后礼物了。我其他什么也做不了，我真的很无能。”“人的命，前生注定，生死也好，婚姻也好，都是上天安排过了的，这样想，就没什么想不开了。”亚平妈说完，转身继续和冠华说话。“你明天就回了？你自己的钱拿回去吧！你爸现在也不用瞧了。你凑个一万块也不容易，家里还有孩子，不能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们老的，已经没用了，活着也是累赘，早死早安生。”亚平第二天提前下班，去接丽鹃。近一个月不见，两个人看着都显得憔悴。“妈把房子卖了，爸爸也从医院出来了，不治了，妈让我还你这三万。”亚平把包装好的钞票递给丽鹃。丽鹃把钱推回去说：“你借单位的钱还了吗？”“没。不够。房子卖得急，只卖了五万多。”“那你先把这钱还公司。”“那剩下的不够还你了。”“你妈这次住院的钱，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你从里面拿一万出来补这个洞吧！算我道歉。本来也因我而起。”“鹃，对不起，我不该动手，我气疯了。”“大家都疯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想，人在高压之下，难免会失控，只需要一根导火索。”“你跟我妈道个歉，比给她一万块强多了。还是一家人。”“错，给你妈一万块，比口头跟她说抱歉强多了。”“你干吗老这样看我妈？她是一辈子苦过来的，没享过什么福，你不会理解她的。”“她也不会理解我的，我们原本就是两代人。剩下那一万五，你拿去到肿瘤医院找宋大夫，”丽鹃从包里拿出一张记着电话号码和地址的纸条，“这是蔡姐给我的，她说宋大夫很好，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很有效果，不少晚期病人都找他。”“我们都跟爸说过不治了，现在又治，再治一半没钱怎么办？不是打击更重？”“不会，这个医生看病会想办法替病人省钱。能承受得起的那种。看病算是你尽心，否则你会一辈子难受。”“那，鹃，你不跟我回去吗？”“不了，我衣服在妈那里。”“你不想我？”丽鹃复杂地看了亚平一眼，不说话，转身走了。亚平带着父亲的病历找到张医生。张医生仔细看完后说：“你要是早点来找我就好了，我们这里新引进了氩氦冷冻治疗的方法，对这种无法手术的癌症病患特别有效，价格也不贵，一次费用也就一万多，再辅助点中药，还是有希望的。不过，现在。。。。。。你看，化疗的剂量这么大，用的抗生素都是顶极的，再往后吃什么都不管用了。现在你父亲本身的体质很糟糕，我们就采取保守治疗吧！尽量减少老人的痛苦，你说行吗？”“你父亲的病是潭教授看的吧？”对面的医生插嘴问。“是的。”“我一听他下的那些猛药，就知道。哈哈！他可是著名的潭一刀啊！”“是的，他开刀技术是一流的。不过我父亲这次没开。”“什么呀！见人宰一刀！”“别胡说，李大夫。”张大夫制止。发帖时间：2005-5-21 10:44:11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亚平回家后对母亲说：“妈，我想把丽鹃接回来。”亚平妈沉默半晌说：“你这不是赶我走吗？她来了，我住哪儿？她会伺候你爸吗？如果她行，那我就随便找个地方当保姆去。”“妈，丽鹃不是那么坏。她还给了你一万做治疗费，给了爸一万五看病呢！”“她哪里有钱？她的钱都吃光用光花光了，她的钱不就是你的钱？你不用给她贴金。”“不是，那是她从他妈那里借的。”“现在我们没钱，等以后有了，还她。我不占她的。”亚平妈态度坚决。亚平并不气馁，他有自己的想法，每天下班前给丽鹃去个电话，就上她单位去接她。两个人散步去淮海路，再送丽鹃回家，临别前，亚平不忘吻吻丽鹃的头发。丽鹃已经慢慢软化了，只等亚平请她回去。可亚平并不张口。“你什么时候来的例假？”一周后的一天，亚平在送丽鹃回家的路上不经意地问道。“怎么？前天刚结束。”丽鹃答。“没什么，算着差不多这几天，怕你累了，走不动。”“什么时候这么细心？”丽鹃的心都融

化了。亚平每天锻炼身体。亚平到网上查资料。他注意到某个小坛子里专门讨论生男生女的栏目里有统计资料，女性性高潮先于男性的，怀孕容易得子。他暗暗记下了。亚平依旧每天接丽鹃，一起吃晚饭再送她回家。丽鹃都等不及了，她认为亚平态度很好，曾经的愤怒失手完全可以原谅，可是亚平却好象羞于张口请求。10天后的一个傍晚，亚平捧着鲜花去丽鹃单位接，吓丽鹃一跳，内心暗暗开心：亚平也许今天要请自己回去了！亚平带着丽鹃直奔外滩边的和平饭店，进入二楼餐厅，找一个靠近窗口的的位置坐下。烛光，玫瑰，菜肴映着丽鹃红艳艳的脸。"干吗啦？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要这样隆重？夫妻呀，有什么话明讲。" "没事儿，我爱你，想让你知道。" "你讨厌！嘴巴抹蜜了啊？这一段时间看你怪怪的，看来分开住一段也好。" "鹃，我想你。"亚平将手从桌子下面伸过去，在丽鹃的丝袜上来回揉捏，时轻时重。"好好吃饭呀！人家都看见了。"丽鹃扭捏着红着脸。"你想我吗？" "想什么？不想。" "真的不想？" "你讨厌。"丽鹃的嘴角漾着柔和的笑。一顿饭吃得心猿意马。餐毕，亚平揽着丽鹃的腰，脸贴着脸出去。"楼梯在这边。"丽鹃说。亚平一使暗力，将丽鹃拉向另一个方向，"今晚不回去了，我要在这里要你。"说完，亚平拉着丽鹃直奔电梯。"你发疯啊！好贵得来！你中大彩啦？突然间这么爽快？"亚平并不说话，一只手探过丽鹃外套的边缘进入内侧。"这要多少钱一晚上啊？你讨厌啊，有这钱不如给我买衣服了，我都小半年没买过衣服了！为什么不回家啊？" "我怕你见到我妈心情不高兴。我不要你不高兴。"丽鹃的心已经彻底融化。亚平打开宾馆，耐心地为丽鹃放满一缸温暖的水，一件一件将丽鹃的衣服剥到精光，抱丽鹃躺在浴缸里，自己则跪在浴缸边细致地为丽鹃擦沐浴乳，在丽鹃敏感的私密地带长久停留。丽鹃眼睛微闭，面色绯红。"鹃，我爱你。"亚平咬着丽鹃的耳垂低语，丽鹃浑身无力。"鹃，你太性感了，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亚平继续低语。亚平抱着丽鹃回到宾馆的床上，开始冗长的调情，直到丽鹃忍不住低吟。亚平并不着急，丽鹃开始急不可耐地要求："要呀！戴上套套！" "我要爱你零距离。" "不行啊！我今天是排卵期，要出问题的。不行不行！" "鹃，鹃，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就当一切都已经过去，为了我们的婚姻，为了我们的爱情，就要一个结晶吧！我要让世界都知道我有多么爱你！"窗外是灿烂的夜霓虹，浦江对岸的灯火一闪一闪。丽鹃瘫软如泥，甚至没有了叫的力气，亚平这才开始发力。隔日，亚平带着丽鹃上一家地下卡拉OK，两个人在包厢里喝着果汁调情，丽鹃无法抵御亚平的爱狂潮，关起包厢的门就开始云雨。再隔日，在亚平出差的同事的家里。"亚平，我好象真的怀孕了。"丽鹃一个月后的一天惴惴不安地告诉亚平。亚平胸有成竹地说："应该可以肯定。" "这孩子能要吗？你爸爸又生病，家里一点经济基础都没了。养个孩子好贵的。说老实话，前一段时间，我都对我们的婚姻没信心了。我好怕呀！万一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孩子就没有父亲了。" "你放心，孩子不会没有父亲的。我保证。"亚平并不看着丽鹃，却看着远方。丽鹃依偎在亚平的怀里，无助的，迷惘的。"妈，丽鹃怀孕了，我想让她搬回来住，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怀孕了？哪来的孩子？她都不在家住。你可要想好了，指不定是谁的。"亚平妈一脸不相信。亚平坚定地说："你放心，是我的，我知道。" "既然这样，就回来吧！" "您别给她脸看，我怕她孩子掉。我一定要保证这个孩子平安生下来，让我爸亲眼见。" "你放心吧！只要你肯定是我家的种，看在我孙子份上，我什么都能忍。我就是当牛做马的命。" "我肯定。"周日，亚平和母亲一起去丽鹃家接丽鹃回来，丽鹃面上好尴尬，赶紧喊了一声妈。亚平妈面上笑盈盈的，好象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丽鹃长丽鹃短，并当着丽鹃妈的面说："过去的就过去啦！丽鹃到底也是我的孩子，我什么都会记得的。"丽鹃羞愧得眼泪汪汪，真想说一声抱歉，硬是堵在嗓子眼儿里没冲出口。丽鹃想起蔡大姐的话，当双方都伸出诚意的手的时候，也许情况并不那么糟。"我说他妈怎么笑得那么虚伪，转脸就什么都忘记了。原来你又怀孕了是吧！小姑娘，不是你娘乌鸦嘴，我一看那老太婆，就是一脸奸相，满肚子坏水。你真是一点心眼没有。你能跟他现在怀孕吗？都不晓得未来怎么样！他爸不晓得要拖多长时间，你们的包袱不晓得要背多

久，他妈还不停地搅和，你这是把自己送上独木桥了！想回都回不去！真是啊！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老娘商量商量！你要跟我先讲，我坚决反对你跟他要孩子！自己都顾不好了，怎么顾孩子啊！”丽鹃妈一听说丽鹃证实怀孕的消息，捶胸顿足，“死逼丫头，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什么事情你都不跟我汇报，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亚平的鬼点子，想借个孩子拖住你，不让你跟他离婚！”“妈，你胡说什么呀！”丽鹃笑盈盈地答道：“我以前也没打算跟他离婚呀！这次怀孕也是我同意的。我也想借这个孩子拉近跟亚平的感情。前一段时间，真的好伤啊！”“哼！你想好，不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多个孩子更多份操心。”丽鹃搬回了自己的窝。亚平在她搬回的第一天起就住进了书房。“亚平，就睡一起吧！我保证不做什么。我想你在我的身边，闻你的味道。”丽鹃在书房拉着亚平的手摇啊摇。“不行，我妈不许，怕再出事情，这次一定要严格控制，遵照医生嘱咐。我这是为你好，为我们的孩子好，听话！”亚平坚决将丽鹃赶出书房，并夜夜锁门。“你讨厌！好象生怕我强奸你一样！锁什么门呀！”丽鹃娇嗔地抱怨。“我是锁我自己，我怕忍不住想你。”亚平摸着丽鹃的头晃晃。发帖时间：2005-5-21 10:44:54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丽鹃这次怀孕真是多舛，从一开始确定怀孕起就呕吐不止，吃什么吐什么，吐到连胆汁都喷出去。“恩，丽鹃这次怕是男孩，你看她上次一点反应都没有，据说怀男孩的才这样剧烈。说明上次那个掉的是丫头。掉了也好，不掉那个哪有这个？”亚平妈跟亚平爸嘀咕。亚平爸越来越瘦，就象是一根竹竿上挑一张皮一样，老头咳起来翻江倒海，感觉肺和肝都会一不小心咳出去。亚平爸两只手按着腹部，无限感慨地说：“上一胎无论男女，现在都该看到了。我是怕，这胎再好，我都等不着啊！”“放心！你的日子长着呢！”亚平妈宽慰着。“丽鹃啊！你要多吃点啊！你看你，本来就瘦，一怀孕怀得都没人形了！”亚平妈做了一桌的菜，丽鹃尝都不尝。“你不吃，孩子营养怎么得上呢？”“我一口都吃不下。”丽鹃有气无力。“那硬撑也要撑下去啊！”“我试了啊！一吃就吐。嘴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全是苦的。”丽鹃每天的饭就是两个酸苹果。“你媳妇吐成这样，这孩子还能留得住吗？没见过这种吐法，一点都不吃。”亚平妈跟亚平嘀咕。亚平也无能为力。“丽鹃，你就吃两口嘛！”亚平端着蹄膀坐丽鹃床前。丽鹃回头看一眼，就开始打恶心，捂着嘴巴下床。“妈，你东北带的酸菜还有没有？我现在突然特别想吃酸菜。”丽鹃某日突然在上班的时候打电话回家。此时家里一片混乱，亚平的爸一阵爆咳之后有进气没出气。亚平妈忙着拿药拿喷雾剂的时候一不小心踢翻了尿盆，跨过一滩尿跑去接的电话。“谁的电话？”亚平爸略平静一些后问。“丽鹃的。她突然说想吃酸菜。”“她想吃点东西不容易，你赶紧给她送去吧！”“可是。。。。。。你这样，我怎么去？”“唉！我已经没指望了。孩子却一天都不能耽搁啊！你快去吧！孙子等吃呢！”亚平妈狠心放下手边一切，抱着酸菜坛子就坐车去丽鹃的单位。因为不认识路，亚平妈中途还跑错了，多倒一趟车，到了丽鹃单位都临近下班时间了。丽鹃看着婆婆抱着酸菜坛子，满脸疲惫，甚是感动。“赶紧吃！趁有胃口！”亚平妈催促。丽鹃打开坛子，一股馊哄哄的酸气迎面扑来。丽鹃又开始干呕，趴在墙角起不了身。“不行！心里想着多好吃，一闻到味道就够了。真对不起，妈，我想吃的那一阵子早过去了。”丽鹃面色惨白。亚平妈面色土灰，一言不发拿着罐子走了。“妈，你不等几分钟？我这马上就下班了，一起回吧！”“不了，一大家子等吃呢！他爸身体又不好。你慢回吧！不急。”丽鹃吃了吗？“亚平爸问。”“你别问了，回头又惹气。少管闲事，多问自己。”亚平妈将罐子重重搁在桌子上。“唉！算了。忍忍吧！就当为了孙子。又不是看她的面子。”亚平妈用手背擦擦脸颊上的泪，收拾凌乱的家。“老头子啊！你可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想想人这一辈子，真伤心。到老了，一场空。总巴望着要孩子，其实，要了孩子又有什么用处呢？”“可不能这样说啊！这是我们李家的根啊！人活着，不就是为了香火代代传下去吗？都不生，谁还记得你呢？谁会在你死以后给你烧纸呢？”“你还指望他们给你烧纸？老头子啊，你比我幸福多了，你如果走在前头，最少还有我想

你，我惦记你，我若走了，真是穷着上路了，谁都不会记得给我烧张纸。唉！”亚平，我真想死了算了。上次一点都不难受，怎么这次简直跟扒我皮抽我筋一样？我要你抱抱我。”丽鹃躺在床上拉着亚平的手。“丽鹃，知道你辛苦，不过你多少都要吃啊！不然怎么撑得下10个月？我抱抱你。”亚平伸出手摇摇丽鹃。“我过去睡了，有什么事情你马上叫我，记住了？”丽鹃跌跌撞撞即将走进怀孕的第六个月。这时候的孕妇，人家的肚子都很明显很骄傲地挺出来了，丽鹃若不刻意撅撅，上公共汽车都没人让座。丽鹃每天下了班以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垂暮的亚平爸看肚子。她特地换上紧身的衣服让亚平爸看出轮廓。亚平爸凭着一股劲儿撑着，撑着。“我在想，也许就是看孙子的意念，支撑着我爸一直活着。其实他很痛苦了，只是撑着不说。不过，我的异想天开，也许孩子下来了，冲冲喜，我爸百病全消呢！”亚平低声跟丽鹃说。“我看可能性不大。”丽鹃叹口气，“能撑到孩子下来就不错了。我知道你那时候说的你爱我是骗我高兴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你爸高兴。算了，我认了。反正，孩子迟早得有。”“鹃，你别胡说八道，我既为我爸，也为我们自己。我回房间了，有事你叫我。”亚平。。。。。。我都过五个月了，不会有危险了，没事儿，你真不要和我一起睡？”“不要。我不想犯同样的错误，谨慎无大过。你多休息吧！”亚平转身离去。亚平将书房的门悄无声息地关上，不开灯，放下窗帘，打开电脑，开始放起小电影。屏幕上，男欢女爱的声音，亚平的手开始忙碌。女主角撕心裂肺，带着哭腔的吟叫中，亚平喘着粗气进入状态。“啊！”亚平低吼，手指湿润。一抬头，丽鹃站在身后，泪水在眼眶中含着。亚平就这么张着带着污秽的手指，敞着裤门非常狼狈地在丽鹃眼底。“鹃！我！我。。。。。。”丽鹃泪水跟断了线的珠子般下淌，一句话都说不出。“鹃啊，鹃，你听我说，我这是没办法，不是说不爱你了，我。。。。。”亚平不知道在这种尴尬下，该说什么。丽鹃递过来几张餐巾纸，说：“擦擦吧，早点休息。”（未完待续，敬请期盼）最后更新2005年2月1日“丽鹃啊！你这次怀孕赶的时候真不对。人家都养得白白胖胖，你怎么又黑又瘦的，这都要7个月了吧？都没什么变化。”蔡姐边擦桌子边跟丽鹃说话。“有，还是长了两公斤。”“哎呀！才两公斤？我生我儿子长了20公斤，从那以后就没减回去多少。你这不是为了怕胖而特地不吃的吧？”蔡姐，我怎么会呢？我也想要孩子长大些啊！医生都说体重偏轻。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我又吐得厉害，怎么可能胖？唉！”丽鹃叹了口气，想把胸中的郁闷全部排遣出去。“又出什么事情了？不还是你公公吗？”“唉！他。。。。。。”丽鹃想了想，摇头，不再说了。“走，陪我上厕所去。”蔡姐拉着丽鹃出了办公室。“蔡姐，我真的好难过，开始后悔要这个孩子的决定。我觉得，亚平根本不爱我了，他是纯粹为了孩子才跟我一起。”“不要胡说八道，他常来接送你，没事就打电话问候，很不错的。”“你只看到表面，内里的苦乐我自知。”“说说看？”“算了，我说不出口。”“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他，他跟我分居半年多了。”“恩？”“他从我怀孕起，就不再碰我了。”“为什么？”“我想他内心里还是恨我上次把孩子弄掉的事情。”“上次孩子掉怎么能怪你呢？这是不可抗力啊！”“我觉得应该跟医生说的差不多，是基因的问题造成的，但他可能觉得是因为房事造成的。”“房事他不做？责任怎么全在你呢？”“是我要的。”“丽鹃，如果他亚平这样想，就是思想有问题。怀孕是双方的事情，出了困难要搀扶着一起走过，否则谈什么相濡以沫？孩子没了还能再造，夫妻感情没了，一切都完了。”“但他一定会想，要是孩子不掉，他爸现在就看到了。他老觉得对不起他爸。这次孩子就是为了让爸爸闭眼才要的。”蔡姐眉头紧锁，沉默了许久说：“丽鹃啊，可记得以前我跟你说的话了？孩子得为了自己而要，不能为别人。不过现在孩子已经有了，你不要再乱想了。想什么都没用。”“我现在就是后悔要了这个孩子啊！我有不好的预感，亚平的心已经完全不在我身上了，他对我的温情都是表现出来的，我能感觉到，他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为了敷衍我，让我平安生下孩子。”“你多心了。或者是在吃这个孩子的醋。他对孩子好，还不就是对你好？”“他，他，他昨天自己。。。。。。他都不愿意碰我。”发贴时间：2005-5-21 10:45:38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

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蔡姐凝神一会儿，说：“丽鹃，想问题要往好的方向上想，尽量使自己宽心。你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因为疼你，怕影响你的身体，影响孩子而甘愿苦自己呢？男人这一辈子，即便是结婚了，也会有那么一段时候是自己解决的。你不要动辄联想到他不爱你了，他讨厌你了，态度要释然些，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他对你是尊重的。你没看中国式离婚里，老婆怀孕了，丈夫还找鸡呢？你家亚平的表现已经很忠诚了。”“哼，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如果他爱我，想要又心疼我，那种表现是不同的，不会是现在这种彬彬有礼的客气。他现在给我的感觉，不象丈夫，更象邻居或同事。他如果想要，我完全可以帮他，用其他方式。夫妻生活又不是简单的活塞运动。我怀孕了，也不是完全没需求吧？为了孩子我可以忍，但我需要他抱抱我，亲亲我，肢体触碰不代表就是性交吧？他连这个都省略了，这难道是因为爱孩子？”丽鹃眼圈红了。“丽鹃啊，一切都为了孩子吧，少想些不开心的事情，不要让自己敏感。”周日的时候，丽鹃的父母破天荒带着礼品来到丽鹃家看亚平的父亲。他们在床边嘘寒两句，便到客厅说话。亚平妈在厨房倒茶。“哎呀，丽鹃啊！你这个孩子怀得，真是一点肉没长，这说明孩子长的肉都是吃你身体的老本，你这不是要给孩子吸干了吗？要多吃点！吃不下要强迫自己吃！不要心疼钱！”丽鹃妈大声说。“我不是心疼钱，我从怀孕起吐到现在，实在是塞不进去。”“这个心情也是有影响的。你看这个家，老人么又病，家里么又乱，房间里到处飘着药味道，就是普通人整天生活在这里也吃不消啊！你要不要跟我们回去住？”丽鹃妈问。亚平强忍厌恶，口气略嫌冷淡地说：“妈，丽鹃在这里被我们当大熊猫一样保护，从没有舍不得给她吃过，她是真的吃不下。我父亲虽然病了，却从没让丽鹃伸过手，她被我们宠得象女皇一样。你放心，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们家的人，我们怎么会对她不好？”“哎！你这话真讲到点子上了！你们对她好，也是看在肚子里孩子的份上是不啦！我倒没什么不放心，不还是担心外孙营养不够吗？”丽鹃妈一句话都不饶人。丽鹃赶紧缓和气氛：“哎呀！妈，现在的胎儿的普遍问题不是太小了，而是太大了。人家好多孕妇到后来都被医生逼着不许吃饭，怕生不出来呢！我这样一举两得，又不会生起来太痛苦，又不用生完以后减肥了。你真是瞎操心。”“好好好，你的事情轮不到我管，上面有婆婆，下面有老公。我今天来，是突然想起一件事，赶过来问一下。去年存的10万块好象下个月要分红利了吧？我来提醒一下，不要这边忙起来忘记了。我想啊，现在两边都等钱用，你们这边亚平爸爸看病也不能没钱，我们那边你哥哥要买新房子，地址都选好了，我看，这次索性连红利带钞票一起拿回来吧！你们看呢？”亚平和丽鹃互相望了一眼，点点头说：“好！我叫亚平给他姐姐打电话，下个月到时间就拿出来。”丽鹃妈欢天喜地地走了。那边从厨房里偷了一耳朵话的亚平妈不乐意了，吃饭的时候一个劲往丽鹃碗里塞东西，边塞边冷着脸说：“吃啊！别为了好生，为了苗条硬饿着，你抵得住，孩子抵不住。我以为所有的娘，心都向孩子的，只要孩子健康，胖点算什么，没想到各人想法都不一样。现在的人，我一点都看不懂。”丽鹃生气了，推开饭碗说：“我那是说给我妈听的，安慰我妈的，谁知道有人耳朵这么长？孩子不仅姓李，他在我肚子里也要装10个月的，以后生下来也是我照看，我难道不希望他好他壮？我吃什么吐什么你又不是没看见？何苦当你儿子面就挑拨找茬？大家都活得自在点不好？”说完，踢开凳子走了。亚平妈低着头捧着饭碗一句话都不说，亚平拍着妈的后背说：“您别跟她计较，她根本不懂人事儿。”亚平妈眼泪水一滴一滴啪嗒啪嗒掉进饭碗，只闷头吃饭，不吃菜。丽鹃催着亚平给冠华打电话。电话里，冠华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你姐怎么说？”“就是没明白啊！说下个月再看，争取拿回来。”亚平一脸困惑。丽鹃警觉了：“什么意思？她还继续存下去拿利息啊？不行，我家这边等买房子呢！钱又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还有你爸看病不都要花钱？孩子马上要出来了，生产费也得预备出来，万一剖腹产，又是上万。还有，生孩子我要请个保姆，你妈照顾你爸就够忙的了，她顾不上我。你别跟你姐废话，就咬死要拿。”“请保姆？你妈不能照顾？”“哎！亚平

！孩子又不跟我家姓。你让孩子跟我姓，我就带回去叫我妈伺候我。我妈有自己的孙女，人家要看自己家的孩子。难道我在这坐月子，我妈还带着我哥的孩子一起过来啊？有那小姑娘在，我能休息好吗？我妈年纪也大了，每天来回路上跑也吃不消啊！你还真心疼我妈。"亚平不说话，过了一会说："家里够乱了，又多个保姆，而且这也是不小一比开支，一个保姆每个月连吃带喝带工钱也要小一千啊！"亚平，你这话说的，我听着不高兴。你爸看病，一针两千，一天一针，我说话了吗？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不也是你的？你难道叫我月子里自己下床给自己做吃的，给孩子换尿布啊？我早想过了，那笔钱拿来，把你姐姐的5万拿走，三万是你妈的，两万是我们的。这两万留着付保姆费生产费，可以对付几个月。万一你父亲花不掉那么多，剩下的又能撑不少时间，你妈反正也会跟我们过的，她的钱我们先用用就是啦！"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爸花不掉？你是不是早盼着他死了？他就是死了，那钱也是我妈的，留她安心养老，谁都不能动！"李亚平，我不跟你讲道理，一讲你都没理。我盼你爸死？你爸还用人盼吗？你看他现在的样子，谁心里不明白？我要盼他死，还让你送他去医院拖一天是一天？你真太没良心了！还有那钱！你妈需要养老，我妈不需要？我妈上次借你家看病的三万，她不提，你们家谁都不提了。存心想赖帐啊！我都没说让你姐把她的钱拿出来还我妈了。按道理说，她女儿就没有赡养父亲的责任？你爸病到现在，她出了几个钱？李亚平，你有多远滚多远，我懒得跟你生气。赶紧把钱要来，不然跟你没完！"丽鹃推亚平出卧室，一转身，肚子不小心还挂住了门把手。李亚平有一句话没学给丽鹃听，他姐姐说："你姐夫也正找厂长呢！都一个多月没见他了，现在厂门口等要钱的人都把门踩破了。不晓得出什么事情，我盯紧点，争取一到期就把钱拿回来。"这一个月里，丽鹃快给她亲妈烦死了，隔三岔五就来问钱的下落。"你烦死了！钱不会不给你的！你要这么不放心，当初就放银行好了！干吗送出去？！你放心！不会没有的！10万来！又不是一块两块。"丽鹃忍不住在电话里冲她妈，也尽量减少去跟她妈直接碰面的机会。"亚平，你赶紧催你姐把钱弄回来，我吃不消我妈，我现在一听电话铃响就头大！"一个月后，冠华带着哭腔打电话来："钱！钱！钱没了！"电话那头哀号阵阵。亚平的头轰的一声炸响，半天没反应过来冠华在说什么，无法集中思想。"你，你，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钱没了。厂长早跑了，到国外去了，厂给封了，警车都停在门口。呜。。。。。。。嗷。。。。。。"冠华哭声越来越嘹亮，从开始的压抑到现在的肆无忌惮。"你说，这怎么办啊！"亚平握着电话的手已经麻木了，他都不记得要把电话放回去。"你姐的电话吧？她怎么说？钱什么时候汇来？那么大一笔钱，你叫她直接把汇费从我们这边扣掉好了。"丽鹃挺着已经不方便的肚子凑过来。"丽鹃，丽鹃，"亚平用手捂着听筒，不让冠华的哭声透出来，"钱暂时回不来了。你不要着急，你听我说，你先坐下。"亚平赶紧挂上电话，他看见丽鹃的眼睛已经瞪成铜铃，神情呆滞，完全不在状态。"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丽鹃的手用力扯着亚平的衣领。"丽鹃，你松手，你拉我也没了。钱没了，我姐夫的厂长跑了，厂都关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会是这样。"亚平已经做好了暴风骤雨袭来的准备，他倒不担心自己受到电闪雷劈，他怕丽鹃一失手自己摔出去，所以一只胳膊死死拉住丽鹃。丽鹃安静地坐着，至少半小时没说话，亚平冷汗直冒，无论亚平说什么，丽鹃就是低头看脚。"丽鹃，你听我说，钱肯定会回来的。我们这一辈子钱有得挣了，这算什么呀！你可千万别想不开，丽鹃？丽鹃！"突然，丽鹃站起来，笑笑，安静地走出房间，穿过走廊，来到公公婆婆的房间。亚平妈正在给亚平爸擦身，丽鹃站一边一声不响。突然，丽鹃笑着说："妈，爸，冠华把20万弄丢了。一分都没了。"声音轻飘飘的。发帖时间：2005-5-21 10:46:39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亚平跟着捂嘴巴都没捂住。亚平妈真象遭受电击一样浑身僵硬，直勾勾地看着丽鹃。亚平爸原本正大声地呻吟着，突然就空张着嘴归于平静。"什么？"亚平妈喃喃道。"钱没了，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了。呵呵。"丽鹃推开亚平的手，说完，回房间关上门。全家空前安静，没有一丁点声

音。过了好长时间，亚平爸又开始大声呻吟，亚平妈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力起身。"妈！妈！您别想不开，不就这点钱吗！你儿子以后有得挣，不怕的，妈，妈！"亚平使劲撞他娘的后背。亚平妈的神态，一下苍老起来，眼神空洞无物。半晌，老太太开口说话了："你赶紧去看看丽鹃，我怕她出事儿。去！"亚平拧锁，拧不开，到处去找备用钥匙把卧室门打开，看见丽鹃背靠在床头，眼角流着泪，嘴角挂着甜甜的笑，一副怪异。"丽鹃，你说话。你有话说出来。不就是10万块吗！你别吓着孩子，你说话呀！"良久，丽鹃轻轻悠长地叹了一口气很细的气，安静地说："亚平，你信报应吗？我想我们这一年来过的日子，就是前生的报应。我真想去死。也许死都比现在这样好过些。你说呢？你要不要一起去？"丽鹃，别胡说，钱这些都是身外的，人在一切都有，人没了一切都没。你还带着孩子呢，要往开里想，知道吗？"亚平紧紧搂住丽鹃。丽鹃枕头边的手机响了。丽鹃一看号码，就笑了，将手机递给亚平："我倦了，你去跟她说吧！"手机上显示的是丽鹃家的号码。亚平捧着手机额头冒汗，象捧着刚出炉的烤山芋一样不知是丢还是接。电话不停地响。丽鹃果敢地拿起手机放在耳边以最快的速度说："钱已经没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再打电话过来，我死给你看！"挂断。屋子里安静许久。不一会儿，手机又响，急促。丽鹃绝望地将头埋进枕头。（未完待续，敬请期盼）最后更新2005年2月3日 丽鹃的妈径直赶来，进门的时候反倒是满脸堆笑。"我听说钱没拿回来，怎么回事？"亚平尴尬地站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亚平妈就站在亚平身旁，默不作声。"我姐夫厂长出了点意外，一时拿不回来，正在想办法。"亚平啊，我想过了，那个利息我不要了，你叫你姐姐把本金还给我们就行了。妈妈也是苦出身啊，存点钞票很难，这笔钱是丽鹃哥哥老房子的拆迁费，当时你们要的急，我都没告诉她哥哥，现在他们要用钱了，我拿不出去，没办法交代了。你做做好事，还给我吧！本金我送给你们。"妈，不是我们要留利息不还，我们自己的钱也套在里面，没有了。"亚平两手一摊。丽鹃妈眼泪水掉下来，完全没有平时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你这不是在害我吗？当时说得花好月好，拍着胸脯保证不会有事，我才给你们的。你们不说厂长是你姐夫的亲戚吗？不是说投资是照顾性质的吗？现在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不信。我知道你爸爸看病要钱，我不是已经送给你们三万了吗？你不能太黑心，所有的钱都叫我出啊！"丽娟妈开始出声地啜泣，胖胖的身材瞬时矮了一半。"妈！真不是我们要用钱，我们自己的钱也在里面，没了啊！你别难过，警察在追，追到了就有了。"那肯定不会有我们的了，我知道。亚平啊，你让我现在去哪里啊？我不敢回去了。"那我去跟哥哥说？"亚平满心抱歉。丽鹃妈不答，开始放声大哭，冲着楼上的丽鹃喊："你个死逼丫头啊！生了你心往外拐，合伙跟人家骗我啊！你想叫我去死啊！你不要死给我看，我死给你看好了！"丽鹃把头蒙在被子里，上周看过的电影在脑海里一副一幅闪过，置之度外。丽娟妈开始坐在地上哭唱："我好心把钱借给你们，你们合伙来骗我钱，我早看出来你们一家都是骗子，先是骗我女儿出钱买房子，后来骗我钱看病，现在骗我的养老钱，还要骗我儿子的钱，你们一家人良心恶啊！坏人有坏抱啊！难怪老头子要得癌啊！老天报应啊！你们为什么选我家啊？我们又不认识你们啊！"亚平妈听不下去了，站在丽娟妈身后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也是受害的，我们自己也有一半钱呢！你难过，我们也难过，我们找谁呀？我家里还躺着一个病人，说起来咱们也是亲家，你怎么眼里就你的那点钱呀？你要真这么等钱用，我们这两天把亚平的房子卖了，先把钱还给你好了。"啊呸！你是不把我家彻底败完不甘心啊！这房子你有什么资格说卖？房子是我出钱买的，你儿子是借住在这里，今天他是亚平的丈夫，我让他住一天，明天他不是了我就叫他滚蛋！你倒满会算计的嘛！自己的钱花完了花我女儿的钱，门都没有！这房子卖了，我女儿住哪？我外孙住哪？我告诉你，你早没儿子了，你儿子结婚就送给我家做倒插门女婿了！你想都不要想！"这房子是亚平和丽鹃两个人的，再说婚后的房贷款都是亚平付的，走到哪儿他都占一半！就是离婚他也要分一半的钱！你说是你家的，凭证呢！你去打官司我们都不怕！你出钱怎么了？你出钱是你女儿硬要贴我儿子，那是我儿的本事！

我家不出钱就能讨到媳妇，你家出了钱还赔了女儿，哪个值钱哪个不值钱一眼就看出来！丽鹃从房间出来，站在楼梯口听话。"我撕烂你这个老逼的嘴！你个老不死的老逼！前世作孽，今生作怪！我一棍子夯死你！"丽鹃妈跳起来扇亚平妈一个耳光，又一把将亚平妈推出去。亚平妈身型小，很吃亏，先挨一巴掌又跌倒在地，伏在地上不起来，嚎啕大哭。亚平很用力地拦开丽鹃妈，推搡着说说："撒什么泼啊！放什么赖啊！当初大家不都是贪图利息吗？上当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有贪念。当初丽鹃还跟你说不需要了已经够了，你还硬把钱塞到她手里。责任不全在我们吧？本来投资就是有风险的。您坐下吧！"亚平凭借身高力气优势，将丽鹃妈提起来用力放在椅子上，吓得丽鹃妈惊叫连天。丽鹃从楼梯上冲下来，当着亚平妈的面一巴掌煽在亚平脸上，并拿头去撞亚平，拿手去撕亚平的嘴。亚平妈立刻挺身而出挡在儿子面前说："你凭什么打我儿子？有话不能好好说？有种象种，一样的泼妇！"丽鹃蔑视地看着婆婆，说："我跟我丈夫讲话，我教训我丈夫，关你屁事？你有多远死多远！我打他是因为他敢推我妈，我打他是因为当初我早告诉他你们一家迟早会把他害了，他根本不听话。我打他是我坚决不同意要我家跟你家凑在一起，是他逼着我去的。你站中间干吗？闪开！不然我连铺盖带人把你们赶出去，叫你们滚蛋！你住我这，吃我的，一点不感恩，还把自己当个人了，动不动就想在家里充老大，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我家出钱买的，你家出的钱我已经还你们了，加倍都不止，我让你们住这里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你要叫我不爽快，我连这个男人赶着一块滚！"丽鹃说完扬手又给亚平一巴掌，亚平妈拿胳膊去挡，一抬手，丽鹃的手撞到墙上，这更激怒了丽鹃，丽鹃先是一把将婆婆揉出好几步跌坐在沙发上，又对着亚平的胳膊狠狠咬下去，死不松口，丽鹃妈都惊呆了。亚平面面对大肚子的老婆和旁边惊叫的娘，还有胳膊上的剧痛，浑身冒汗，眼冒金星。推又推不得，胳膊又抽不得，亚平妈冲过来猛拉媳妇的头发，试图拽开疯狂的亚平，丽鹃妈又冲上去拉住亚平妈的头发，一个家打成团，哭声，尖叫声不绝于耳，楼上传来沉闷地"咚"地一声，感觉一个麻袋砸下来。亚平妈惨叫一声："冠华爸！"撒腿就往楼上跑，亚平用另一直空着的手猛地煽了丽鹃一个大嘴巴，把丽鹃打醒，抱着血淋淋的胳膊也往楼上跑，丽鹃瘫软在地上，两眼无神，丽鹃妈半个身体开始发硬，站不稳地往下倒。亚平拿手机叫救护车。不一会儿，楼下警车救护车的鸣笛响成一片。亚平爸在上救护车前，对蓬头乱发的老婆挣扎着喊："要亚平离婚！"没到医院，亚平爸就断气了。亚平在警察局，丽鹃在医院挺着肚子和爸爸一起陪着小中风的妈，亚平的妈一个人孤单地在太平间，失神地面对床上的尸体。"赶紧回去拿衣服来穿上，等下要硬了。现在身上都又是尿又是粪的，怎么上路啊！"亚平妈跟没听见一样。亚平家现在挤满了东北来的亲戚，家里给布置成灵堂的样子，亚平公司的领导前来看望，亚平爸单位派人来慰问，丽鹃单位也派人来送挽联。亚平双膝跪地，除了失声痛哭，并不能做些什么，亚平姐站在门口迎来送往。亚平妈躺在床上拒绝说话。丽鹃妈醒来第一句话就是：你赶紧回去。"丽鹃恹恹地说："我不回。我厌恶透了。""不行！你一定要回！他妈已经在盘算要卖我们的房子了！你要不回，他们哪天把锁换掉，房契又在里面，房子说没就没了！要我说，你就连生孩子都不能出那个房门一步，叫医生到家来！等这个孩子一生完，你就丢给他家，跟他离婚！这些外地野鬼，真是不能沾！简直是流氓无赖！"发帖时间：2005-5-21 10:47:46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丽鹃回到家。整个家笼罩在愁云惨雾中，黑色的大相片，黑色的幕墙，花圈从门口就开始摆放，每个人都戴着白孝，女的头插一朵小白花。丽鹃在门口就听到亚平已经哭哑的嗓子，边哭边喊："我爸，我爸，儿子不孝啊！"丽鹃跨过门坎直奔楼梯。"站住！"亚平姐站在门口低声呵斥。丽鹃连头也没回，根本没停脚步。直奔自己的卧室。冠华将麻衣麻布交给亚平说："去！叫那个贱货穿上！她还套着红毛衣！"亚平继续哭泣。冠华踢了亚平一脚说，"去呀！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那媳妇，你能管得住吗？气死我爸不说，进门连头都不磕！要不是看她肚子里装我家的孩子，我一刀宰了她！"冠华蹬蹬蹬追上二楼，用力拍

着门说："穿上孝服！"里面一点动静都没。"开门！你听见没有？穿上孝服！"丽鹃打开门以后，冠华将麻布扔到丽鹃脸上。"你害死我爸！"丽鹃毫不相让，将麻布扔回去说："谁害死你爸？要不是你把大家的钱给弄丢了，你爸还多活两天。别想把屎盆子扣人家头上以图自己轻松。你不但害死你爸，还害我妈到现在都躺在医院里。我看你是亚平姐姐的份上还没说话呢！别以为你声音大点我就被你压着了。告诉你，我们俩的事没完呢！咱们法庭上见，我手里有你丈夫和你的亲笔签名借据，上面写的是欠款并付利息。看到底谁狠！这世界真是看不明白了，欠钱的这么嚣张！"冠华站在门口张口结舌。丽鹃砰地关上卧室门，直摔在冠华脸上。冠华奔下楼去开始唱着哭丧，边哭边将丽鹃要告她的事说给弟弟跟妈听。亚平妈叹口气说：唉！家破人亡。屋漏逢雨呀！"沉思片刻，对亚平说："找个机会，我要好好跟丽鹃谈谈。毕竟是一家人，不能为了点钱败了。"亚平父亲出殡前一天，亚平妈召开家庭会议。丽鹃这两天一直闭门不出，眼不见心不烦。那晚，是亚平妈站在门口一直敲门，央丽鹃出来的。"丽鹃啊！家里遭遇了这么大的不幸，我这当妈的真是难过。首先呢，我要对你们家表示道歉。出面借钱的是我们家，现在还不出，害亲家母住院，我心里也不好受。你爸去世呢，是迟早的事情，不能怪在你头上。今天要把话说明白。以后冠华亚平都不能这么想。说到底，错在我们，欠债还钱是本分，那天你妈在这里，我要是不说那么过头的话，也不能害到你妈中风。丽鹃，欠的钱我们不赖。现在我们没钱还，辛苦攒几年，一定会还的。也许利息给不了那么多，但本金会给亲家。请你放心。你看，亚平现在工资也不低，我们一起艰苦个两三年吧！这笔钱就出来了。毕竟是一家人，以后还是要见面的。你给亲家捎个话儿，就说我在这里赔礼了。"亚平妈坐在沙发上，冲丽鹃深深地躬下腰。冠华和亚平面对谦卑的母亲，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反应。亚平急切地看着丽鹃，他多么希望丽鹃立刻伸出友善的手，接过母亲的话，就此冰释前嫌。冠华也热切地希望丽鹃收回告上法庭的话。丽鹃冷冷地低头坐着，默不做声。没有一点反应。"孩子，你看？。。。。。。"亚平妈垂寻的眼光。过半晌，丽鹃说话了："你这番话，是为冠华说的吧？你是不是想求我不要告她？明说不得了吗？何必绕那么大弯子，又抹蜜又塞糖的？"亚平妈叹口气说："心结易结不易解啊！无论出于什么心，你都会把我往坏里想。我是真从一家人的角度去想的，不希望这个家就这么散了。孩子还没来到世上，不能就没了妈。钱的事情是小事，情难留啊！"丽鹃依旧低着头，说："孩子来到世上怎么会没妈呢？他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只会没爸，不会没妈。你好象就认准了这孩子就跟你们家了啊！"亚平急了，"你什么意思？丽鹃？难道你想跟我分手？就因为这点钱？"丽鹃依旧低着头，不咸不淡不急不徐地说："没什么意思。你还挺聪明的。我觉得，两家都打到这份上了，没必要硬挤在一个屋檐下。把帐算算清楚，分了吧！这不是一点钱，这是一大笔钱。这不是我的钱，这是我妈我哥的钱。告不告，不是我说了算。借据也在人家手上。至于你妈说的还钱方式，我不同意。你姐借的钱，凭什么要我们还？我们赚再多，那是我们俩的。跟你妈跟你姐无关。你们家的毛病是，团得太紧了，以至于分不清楚里外。这钱一笔是一笔。当初你姐出面借的，理当由她还，她还不出，求我们，我们若替她还，那是我们的情分，不是应当的。你妈有什么权利做我家钱的主？"一片沉默。亚平妈再张口："丽鹃啊！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利语三月寒啊！伤了人就补不回了。从道理上说，欠条上也写的是融资，真到法院去判，不见得怎么判。就算判冠华赔钱，她也得赔得出才行。最近她们夫妻俩的单位效益都差，很可能双双下岗，自己都要拿救济金了，哪能有余钱还呢？脑袋掉了碗大的疤，逼急了，他们一家三口就是抹脖子上吊，也还是还不出。也不见得这样你就看着高兴了吧？先不说一家人的话，就是普通人，看着人家境遇可怜了，也伸不出手要钱呀！妈在这里跟你讲道理，也是求你，看在好歹认识的份上，不要逼太紧。你的恩，我们感了。"亚平伏在丽鹃脚下，也哀求道："鹃！我们还有孩子呢，怎么能说分就分呢？你放心，我拼命挣钱去，一定不叫咱妈咱哥吃亏。你给我句话呀！"丽鹃沉默很久，甩出一句："钱不是欠我的。那些道歉的话，赔钱的法子，得你们去跟我妈我哥

说。不论最后是谁还的，在人家面前，得说由冠华还。没事我睡觉去了。我累了。亚平，希望你不要再半夜里扯嗓子嚎了，我这都几天睡不着。你爸死了，你孩子还活着，今天晚上让我睡个好觉。"站起来，准备上楼。"那。。。。明天你爸出殡，你看，要不要一起去？"亚平妈赶紧小心追了一句。丽鹃根本不搭理。 回到目录

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下）

第二天一大早，丽鹃绷着脸换上孝服跟在遗像后头去了殡仪馆。看不出情愿不情愿，不过面部表情的冷峻与死板倒是与丧礼气氛相符。三天后，亚平妈率领一家大小，包括女婿孙子提着糕点去了丽鹃的家。丽鹃的母亲还躺在床上行走不便。亚平妈一进门，顶着丽鹃妈的历目，睬着尖刀阵前行。放下礼物，就一屁股崴在丽鹃妈的床边，语调轻柔外带着愧地道歉。态度之诚恳，举止之卑微，叫亚平不忍下目。好在丽鹃妈是见过大世面的，不为所动："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们两家已经恩断情绝了。法庭见。还要包括我的精神损失，住院费用，一切一切。你们走吧！东西也拿走，我看不上。"说完就拿手直轰来客。亚平的脸憋得通红，不知是怒是羞，眼看就压抑不住要爆发了。亚平妈用眼色阻止了亚平说话。冠华一家倒是老老实实的，一句话没有。连调皮捣蛋的小孩儿都吓得没一句话。丽鹃的哥哥这时候果断站起来说："意外已经发生了，只能往好的方面解决。阿姨，钱的事情慢慢说。我不能说我不要，毕竟我在上海也要生活，你们尽量还吧，我们也不催你们。这次损失最大的还是人。亚平的父亲还有我的母亲，为这点钱闹成这样，不值得。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我代表妈妈接受你们的道歉，和好和好！爸！端几杯茶来好吧？"丽鹃妈还要争辩，被丽鹃哥用手压住："不就一点钱吗？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只要你活着，有得享受来！再过三五年，十万都是废纸了，随便抓抓就有。你怎么这么想不开？不要再吵了。这是妹妹的婆婆，你多少要给点面子。"亚平听了大舅子的话，内心感激万分。钱的事情告一段落。亚平妈回到家后，对亚平说："眼看丽鹃要生孩子了，我身体也不好，得请个保姆。这笔钱，就从你爸爸看病没花完的钱里出。找保姆要谨慎。首先要安全，现在保姆偷孩子的事情太多了。其次要会疼孩子，真心疼孩子的少。我想过了，你大表姐现在在家闲着，才四十出头，正是能干活的时候，一只手能拎一个煤气罐子，又是亲的，叫她抱孩子放心。在上海，找一个保姆，最低也得700块。有这笔钱送给外人，还不晓得干得怎么样，不如给自己人了。至少对自己的侄子肯定没话说。你说呢？"亚平频频点头。丽鹃坚决反对："我不用亲戚，不好使唤。既然你跟我们住一起，就不存在安全不安全问题，保姆就是来干活的，你多看着点就行。还是到劳动介绍所去找。还有，表姐有家有口，能在这里干长吗？今天闹着来，明天闹着走，不够我贴路费的。"亚平妈保证："你放心。说是表姐，你用你的。该叫她干什么甭不好意思。外面找的保姆，我也不能24小时看着，人家要真憋着坏心，想偷我们孩子那还不是眼皮底下的事儿？既然来了，就扎根儿了。他们一家大小也指这钱过日子不是？我前头就跟她说好，不兴来回跑的。行不？"行！"亚平替丽鹃就答应了。亚平表姐来得倒挺利索。一个大挎包就装下所有的行头了。一进门长嘘短叹："哎呀妈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呀！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啊！这整个一空中别墅啊！叫我瞅着，比外头的独门独院儿别墅强多啦！楼下还有防盗门腻！多安全啊！亚平这小子行啊！"亚平妈乐开了怀："可不咋地！这可是大上海啊！每个月光贷款我们亚平都得还好几千哪！"那不要了亚平的命了？"我们亚平一个月工资就一万多！不怕！"哎呀妈呀！大兄弟真出息！上一个月班儿强过我忙一年的啊！小姨你瞧好吧！以后靠着亚平，你们一家就吃香喝辣啦！"丽鹃冷眼看，不说话。亚平的表姐玉喜干起活来真没话讲。没活都能捣腾出活来。早上丽鹃去上班，连鞋带都替丽鹃系好，很会疼人，比亚平还强。虽然说话咋呼点儿，有时候兴致来了放开嗓门震得房门有点颤，睡觉呼噜打得有点响，略嫌吵，旁的倒没啥。一周后，丽鹃开始觉得浑身瘙痒，上班的时候不停地挠。起先怀疑怀孕后期皮肤干燥，涂上厚厚的凡士林也无效。回去跟自己妈一说，丽鹃妈拉起丽鹃的衣

服闻闻，说：“衣服没洗干净，肥皂粉黏的。”丽鹃回去后便留心看玉喜洗衣服。玉喜洗衣服不用洗衣机，甚合亚平妈的心意。纯凭手搓。肥皂粉搓一遍，清水涮两遍。第一盆清下的白花花的肥皂水并不倒掉，而是留着擦锅台抹桌子。第二遍清的水蓄在桶里擦地冲厕所。然后完了。衣服拧干了往窗外挂。丽鹃吓得跟后面阻止道：“玉喜姐，这算干净了？”“那可咋地？都洗三遍了还不干净？洗衣机不也就洗三遍吗？我这还一件一件搓的呢！你放心，有油点的地方我都先搓过了。”“我不是那意思！你最后一遍清衣服的水上，都漂着泡沫呢！这样洗不行的！我穿了浑身发痒！”“你那是心理作用！人洗还能不比洗衣机洗干净？洗衣机洗你都不痒，我洗怎么就痒呢？”“那不一样，洗衣机放的水多！每遍洗完都甩干，容易清，你手拧拧不干净的。肥皂粉都积在衣服里面。我看最少要清四遍，水面上没泡泡了才行！”“哎！丽鹃啊！这水不要钱啊！你没见我恨不能都把这剩水喝了？有钱是一回事，那也不能糟蹋能源吧！水多宝贵啊！再说了，水面上有泡泡太正常了，拿手胡拉两圈上面都飘泡泡呢！你看你看！”玉喜一句不肯相让，还拿手去泼了泼盆里的水，果然水面上漾起了几个大泡泡。“这是两码事！这种是大泡泡，是空气，你那种是小泡沫，是肥皂泡！”“那你这就是为难我了！那万一盆上面飘着又有大泡泡又有小泡泡，我以哪个为准呢？”“小泡泡多就说明肥皂粉没带干净。洗到大泡泡多为止。”“这个多又怎么个说法？多少算多？你给个百分比，三七开？四六开？”玉喜不高兴了。“得！我人直，拐不过那么多弯来，”玉喜跑上楼，从书房里拿张纸拿支笔推到丽鹃面前，“你给画个图。多大的泡泡算空气，多大的泡泡算肥皂。我就照着比。万一我洗四次了还是有小泡泡呢？”丽鹃哑口。想了想说，总之，洗衣服的时候要放水笼头冲，不能一盆水从头搓到尾。最少清三次。亚平妈就坐在客厅里听丽娟跟玉喜为个泡泡争来争去，玉喜嗓门大，中气足，从势头上一下就压住了丽娟，最后又掏出笔来要丽娟画押，快把亚平妈给笑晕了，就那么一直抿着嘴偷乐。“还有，洗完衣服的水都倒了，别留着擦这擦那。那里面又是内裤又是袜子的，拿去擦锅台，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混一起真上下不分了。”丽鹃原本不计较这些，因为觉得在泡泡的争执上失了阵地，便随口找个话说，“我们家不缺这点水钱。”“那你不缺，不如把钱送给我算了。我省的算我的。白花的水，哪能就这么浪费呀！裤头袜子有什么要紧啊！都是贴身穿的，又不脏，你们这都天天一把澡的，难道还嫌自己身子脏？”玉喜顶回去。丽鹃明显不是对手，快快出了厨房回房间。楼下，传来婆婆和玉喜故意压低嗓门的低语，时而放肆地大笑。丽鹃火不打一处来，肯定俩人背着自己不晓得怎么嘲弄。丽鹃感到这个家由以前的势均力敌骤然发展到自己势单力薄。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当初就不该同意亚平妈的主意，这个老东西，出的点子没一个不憋着坏心。“玉喜姐，你给我削个苹果。”丽鹃斜依在沙发上看电视，听厨房里婆婆跟玉喜两个人有说有笑，心里便不痛快，存心找了个茬支派玉喜。发帖时间：2005-5-21 10:49:01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玉喜应完后并不急着出来，该聊啥聊啥。“玉喜姐，麻烦你帮我削个苹果！”丽鹃的声音明显提高，透着不快。“我这正泡着呢！给！”玉喜从厨房迈步出来，递给丽鹃一个被开水烫得失去粉嫩本色，只剩下一片黯然黄皮的红富士。“我要你削皮，你拿去泡！这能吃吗？行了，我也不要你削了，你替我递把刀过来，我自己削。”“丽鹃！你还是大学生呢！怎么不读书不看报啊！对了，你还在报社工作呢！前两天我刚在报纸上读的，就你办的那报纸，上面说，苹果里的维生素，60%在皮上，皮上的都是精华！削了多可惜呀！”“不削？不削吃表面的农药？现在苹果哪个不是喷农药长大的？让我吃一肚子毒？再说你看你拿热水泡的，颜色都变了，还能有营养吗？”“人哪！不能活太仔细！还没听说光吃苹果上的农药能吃死人的。”玉喜拿过苹果，对着上面狠咬一口又塞回丽鹃手里，“没死吧？我老家乡下的妇女喝整瓶不兑水的农药都能救回来！这也毒那也毒，香烟够毒吧！我姨夫一天两包，抽40年才抽出病来。苹果上的那点农药，到什么时候才能药死人呀？再说了，现在什么不上农药？你天天吃的青菜没药？菜叶怎么削皮？那还不在于开水里烫呢，水里泡泡就吃了，怎么

办？上海人的想法还真叫人难琢磨，依你的意思，农药是不干净的，那粪反而干净了？菜叶上沾点粪吃下去没事，沾点农药就不行？哈哈哈哈哈。。。。。。。。"玉喜笑得毫不顾忌。亚平妈就站在厨房门口听她们斗嘴。眼中的笑都快漫出脸了。丽鹃冷冷透射虽然不站在一条直线上，却显然站在一个阵线上的婆婆及婆婆的保镖。将苹果重重端在茶几上，缓缓站起身，塞上拖鞋，懒洋洋上楼回房间。边走边扔一句话："得！我每月花700块钱，没请一保姆，请一大学教授来给我上课了。吃个苹果都这么难，我也不敢劳动您了，您找一大学另谋高就吧！您蹲我们家多可惜呀！全国寿命研究委员会该高薪聘你呀！您这样的下岗，多屈才呀！又读书，又看报，知晓天下大事。江泽民怎么没请你进智囊团啊！你比那什么红可强多啦！哦！我忘了，您这正拿着我的工资替我婆婆出谋划策呢！"玉喜说："哎！你这话说的我不爱听啊！别指桑骂槐的。有理说理。你说得过我我按你说的改呀！扯我小姨干啥？再说了，我来是照顾你们全家生活的，我来也不是你请来的，这钱也是我弟弟出的，你横啥？切！还大学生呢！比泼妇还泼！"亚平妈轻悄悄走过去，拉了拉玉喜的手说："甭理她！花疯子一个。说话向来没谱，不懂人事儿！"我能不理她吗？她撵我走呢！走就走呗，我又不是非得赖这儿！但你至少得说个理由吧？就因为没理了恼羞成怒？"她干得那些个事儿，桩桩件件，没一个能让人学得出口的。你知道你姨夫怎么死的？你知道上次那个集资的事情，她说啥来着？她要告我们冠华！就这！就这！就这是我们家媳妇说的话！我都替她丢人！我是为了冠华硬生生压下这口气，舍下老脸来给她那个娘去道得谦！你见过这样的吗？我自家人死了，还得去给人赔礼。我看你刚到，不想让你惹闲气，都没告诉你。本都不想提了，她还。。。。。。。。"亚平妈压低声音掰着手指头开始控诉百大罪状。伤情之处，齿间地震，目含海啸，手如寒冰，身似钢刀。玉喜听了，心如刀绞，几欲冲进厨房夺了菜刀手刃现代严婆惜，大卸八块还要放火上烧烤，硬是被亚平妈生生拦下，含愤带伤地说："我要不是为我那个孙子，我！我！我！我早想过了，亚平坚决不能跟这个女人过一辈子，他爸已经死在这个女人手上了，我迟早也得死在她手上！这孩子是我家的，绝对不能叫她给坏了。不能给她！不然迟早得跟这个妈学得无情无义，没心没肝。想当年，我们家为送亚平来上海的学校，吃了多少苦啊！他姐姐每个月就留个饭钱，我们全家人支持他上的大学，现在，就给这个女人废了！亚平刚毕业的时候，工资才1千6，就这样，年底都往家寄5000，自从认识她以后，现在工资都上万了，我连根毛都没见着！我这儿子就算是废了，只当是丢了！"周五晚上，一家人难得聚一起吃饭。今天亚平回来得早。一家四口坐在餐桌边，其他三个聊得热火朝天。丽鹃懒得插一句话，一个人默默剥着虾壳虾尾巴。"哎呀！虾壳里有钙质，孕妇要多补，这么有营养的东西你怎么都给扔了？多浪费呀！一斤虾都十七八块呢！"玉喜心疼地喊。丽鹃翻了翻眼，皮笑肉不笑地将眼前一小撮虾皮用筷子推到旁边的玉喜跟前，说："营养都给你。你吃了吧！"继续剥虾皮。玉喜脸挂不住了，绷着脸扒饭。亚平妈直直望着亚平。亚平放下筷子，说，丽鹃，怎么说话呢？姐那是好心，心疼你，你怎么这么说？丽鹃依旧皮笑肉不笑，我也是好心啊，她说虾壳有钙有营养，我自己都不舍得吃就让给她吃啊！怎么她说就是心疼我，我说就不是心疼她呢？亚平捺住火说："有让人吃虾壳的吗？"丽鹃哈哈，哈哈，冲天笑几声，不阴不阳地回一句，是啊，有让人吃虾壳的吗？发帖时间：2005-5-21 10:49:36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亚平不做声了，亚平妈默默扒白饭，玉喜坐了片刻，也默默吃饭。丽鹃内心的得意都憋不住了，嘴角硬绷都绷不住乐，双眼不望旁人，大模大样地索性将一整盘虾端到自己眼前头，一只接一只地剥，并且消灭干净，毫不客气，虾皮堆了半个桌面。吃完饭，丽鹃在书房上网。亚平推门进来又反手带上门说："丽鹃，你是不是不喜欢玉喜啊？玉喜对你那么好，早上出门都替你绑鞋带，晚上洗澡都搀着你，换洗衣服放在你床头，也只有亲的才能做到这样了，外面找一保姆，能这样对你？你别伤人心啊！"丽鹃根本不回头，说，我喜欢不喜欢有什么要紧啊？这家反正我也不做主。你妈喜欢

不就行了。亚平说：“你马上就要生了，现在再换保姆也来不及啊！你就不能对她好点儿？她年纪比你大，说你都为你好，你就不能客客气气的？以后我们孩子都指望她了。”“切！这家里，哪个不比我大？哪个不能说我？我能指望哪个？我谁都不靠，我靠我自己。”“你这话不凭良心。这家里，谁敢对你怎样？你刚才说玉喜，那是我妈的外甥女，我妈心里多难过，都没说你。你在家还不想怎样就怎样？”“那是当你面。我不会演戏。我就算会演戏，也没观众。平日里就我一个，我演给谁看？还不是任人欺？”“谁欺负你了？我不信。就我妈那脾气，玉喜那么实诚，她们绝对不会。何况，你也是我们家人啊，哪有一家人欺负一家人的？你也太小心眼了。”“我就知道你信，我跟你说了吗？懒得理你。以后有话敞门说，干吗搞得跟做贼似的，外人不晓得，还以为我拿着黑本子告黑状呢！”

丽鹃在7月末的盛夏顺产一个男孩，三天后全家大包小袋出院。婆婆手里抱着孩子，玉喜手里提着东西，亚平负责搀扶丽鹃。回家后，丽鹃的卧室门窗紧闭，窗帘低垂，不见太阳。床上铺着布床单。玉喜张罗着丽鹃躺下，抱着孩子就去了奶奶的房间。丽鹃说，孩子放我这儿吧！喂奶方便。玉喜不同意，说一个子月的妇女，要是跟个哼哼唧唧的奶孩子在一起，还睡什么呀！你只管休息你的，到时候送过去奶一下就行。这一个月，可得好好保养，不休息好，坐下月子病，那是一辈子的事情。盛夏时节，卧室又在七楼楼顶，那个炕啊！丽鹃没三分钟就把床单给浸湿了。“亚平，替我开空调。”丽鹃吩咐。“瞎胡闹，月子里哪能受风？那还是冷风！没见我窗户都关着？别说空调了，电风扇都不能吹。你忍忍。这不能由你性子。”玉喜说得干脆利落，不带一点商量余地。丽鹃心生反感，打心里觉得玉喜这是变相折磨自己，出一口恶气。而儿子在她手上，就见她一趟一趟往婆婆房里走，俩人对着个眼睛都没睁开孩子傻乐，夸赞之声飘忽而至：“瞧这孩子，额头宽的，跟他爹一个模样！”可不咋地！眼睛没睁开都能看得出双眼皮大眼睛，真象他姑姑！幸好没象着他妈。”“你说这孩子咋就那么俊腻？越看越象未来电影明星。”“电影明星也有长得丑的，葛优再有名，都不能象他呀！我看就跟唐国强似的。”丽鹃从孩子生下起都没时间看仔细。心里想得不行，就想抱过来看看。“玉喜姐，抱过来给我看看。我都没看清楚呢！”丽鹃忍不住要求。“不行！你那屋多热呀，把孩子捂出痱子来，我们这里手打扇子，自然风，又凉快又不感冒。你甭管了，好好睡你的吧！到点我抱过去喂奶。”孩子大声哭。玉喜抱着孩子沿走廊来回颠，换着法子哄着。“是不是饿了？拿来我抱抱。”丽鹃躺在床上喊。“刚吃过，不饿，这是闹困呢！”你关上门，别吵着你。”玉喜继续哄。好不容易哄睡着了，把孩子一放枕头上，又开始放声大哭。再继续颠。一天二十四小时，亚平妈和玉喜轮流换手，自己累了就那么直停停坐在沙发上眯眼打瞌睡，硬是不撒手。丽鹃几次接手想去抱，孩子一落她手就哭。亚平妈慌着又抢回去。“你身上有奶味儿，闹得他睡不着，小人儿又困了，要睡觉，你这是折腾他呢！”丽鹃怅然，感觉自己纯粹是一个奶妈。三伏天，热得丽鹃浑身是汗，又加上动弹的少，身上真捂出了痱子，浑身痒。几次憋不住要开空调，都被玉喜吓回去了。“我说的反正你也不听。好心当成驴肝肺。成，你要真想开，我拦不住你。但孩子我不能送进去，一冷一热要感冒，我给你去买个泵，你自己把奶泵出来，我拿出来用奶瓶喂。”丽鹃只能忍。“一？今天宝儿怎么拉的是香肠？昨天拉的还是果酱呢！别不是奶水出了什么问题吧？”婆婆和玉喜对着宝宝的一厥大便仔细研究，闻来闻去，还对太阳瞅。“坏了，今天又拉蛋花汤了！这可不得了啊！是不是奶水太油？”亚平妈和玉喜针对不同的大便成色作出准确判断，并最终将食谱定在最适应宝宝肠胃的鲫鱼白蘑菇汤上，且，不放盐。“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能不能换点东西吃？一点盐没有，我怎么吃啊？我又不是得了肾病。”“盐多对孩子不好。你盐吃多了就要多喝水，多喝水奶就稀，他一天多吃三趟都吃不饱，你是做妈的，就不能为孩子忍忍？”丽鹃气结！曾干过半夜里趁一屋子人都睡了偷偷溜到楼下去偷吃酱菜的事情。丽鹃恨恨地想，我忍！忍你们一个月，等我月子满了，看你们说什么，第一件事情我就把孩子收回来！（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最后更新 2005年2月24日 孩子满月后的第二天早上，丽鹃起身到楼下喝

水，看见玉喜抱着孩子半歪在沙发上，张着嘴巴睡觉，口水漾在嘴角边，越拖越长，眼看就要落到孩子脸上。儿子倒是睡得很酣，不哭不闹。丽鹃走过去，打算轻轻将孩子抱过来。手刚一触到孩子，玉喜本能一抽胳膊，张开眼睛吸着口水问："干吗呀？"丽鹃答："我看你睡得辛苦，哪有成夜成夜这样睡的？我跟你换个手，以后让宝宝跟我睡，不用抱着。"玉喜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这孩子还邪性，就要抱着睡，一躺下就哭。"那更不能由着他了。迟早得自己睡吧？难道抱到大？越大越难戒，这才一个月，没事的，就让他放摇篮里睡。"玉喜就是不撒手，跟丽鹃抢孩子。丽鹃火了，一用力把孩子夺过来说："不行！哪能由了你了？"孩子立杆见影就放声哭起来。丽鹃理也不理，抱着就回房间去，让孩子躺在身边的摇篮里，关上门。亚平妈慌着从阳台上奔过来："怎么了怎么了？正睡得得意，怎么就闹了？"玉喜哭丧着脸说，孩子给抢走了。亚平妈不做声。丽鹃的宝宝还真硬气，不抱就哭不停，扯着嗓子歪着没牙的小嘴带着豆大的泪哇哇哭了10分钟。其间丽鹃试图抱着哄，颠来颠去也不见孩子停。亚平妈沉不住气了，敲着门说："他就喜欢抱着睡，他就认玉喜，你还是叫玉喜抱着睡吧！别折腾了。"不行！哪能由着他？坏习惯现在不改，以后还怎么带？你别护着，我来收拾。"亚平妈围着门直打转，玉喜也守在门口竖着耳朵听。丽鹃心里急得呀，这第一炮要是打不响，以后的阵地就彻底拱手送人了。她试着拿奶头去堵孩子，孩子根本不吃，塞进去吐出来，就是哭，眼看就哭了20分钟了。"丽鹃，你叫玉喜哄吧！你没经验，孩子又跟她亲，她哄完了再交给你。"你们别管了。他哭一次知道不管用，以后就老实了。"你瞎胡闹！他才多大，懂啥管用不管用？他哭就说明他不喜欢。你非要拧着他干吗？拿来！"亚平妈开始气愤地拍门。丽鹃把孩子放下，拉开门冲婆婆说："你干吗？拍那么响给谁听？我的孩子，就得按我的法子带。你要能接受，你就在这住，不能接受就走人。你那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的孩子跟我不亲？我孩子跟我不亲跟你亲？那我就更不能让你碰了，过几年以后，他还认我是他妈吗？从今天起，你们俩就负责孩子的洗洗涮涮。不想负责我也不稀罕。晚上孩子跟我睡，谁都别摸。"说完啪地关上门。亚平妈气得脸色发青。宝宝够倔，已经哭紫了脸了，上气不接下气，要多惨有多惨。外头亚平妈眼泪直滴，比宝宝哭得还惨烈。玉喜到楼下的储藏室里翻出备用钥匙，直接打开卧室门，一把抢过摇篮里的孩子跑出去。丽鹃要追，被亚平妈一把拉住："丽鹃啊！大人之间有什么不愉快，不能牵扯到毛娃娃，他还是个吃奶的孩子，你就放过他吧！"楼下已然一片安静，宝宝蓦地住嘴，明显跟丽鹃唱对台戏。得！丽鹃的阵营更加单薄，而敌人的队伍不断扩军，现在还招了个会十八般武艺，从自己的黄龙府直接叛变的小童军。发帖时间：2005-5-21 10:50:54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晚上亚平回家以后，丽鹃在他睡的书房等，面色铁青。"李亚平！我的孩子，我能做主吗？"当然能。"好，明天你去跟你妈说，孩子跟我睡，不用她管了。还有，我妈最近又小中风了，需要个人伺候，我想叫玉喜过去。"这不合适吧？跟谁睡不是睡？只要对孩子好就行。何况，我妈不叫孩子跟你睡，也是心疼你，怕你晚上休息不好。还有玉喜，她来当初说好了就是给我带孩子的，你现在支派她去你家，也得她乐意才行。她不乐意，我怎么好勉强她？"当初她来，是你妈说要请保姆的吧？既然是保姆，就得听我指挥吧？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吧？我这现在不需要她了，要么她走人，要么去我妈家。你自己看着办。我还没见过保姆挑工作的。"她是保姆吗？她是我姐！"哦！那就对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保姆，不是姐。她可以回去了。你不跟她说，我明天自己去说。"丽鹃转身出去。第二天一大早，丽鹃赶在亚平上班以前，在楼下大厅等候，眼看亚平下楼吃早饭，扯着嗓门对玉喜说："玉喜姐，孩子现在满月了，我也能活动了，这里用不到你了。我妈现在身体不好，需要个人伺候，你能不能去我妈家住一段？"玉喜不出声。"你不说话就算是应了。谢谢啊！"亚平妈说："慢着！谁同意了？玉喜是我叫来的，给我带孙子的，钱也是我出的，从老头没看完的病钱里出的。我不叫她走，谁也不能叫她走。"丽鹃冷笑一声说："你的钱，你有多少钱？你哪来的钱？好象

你现在还欠我家10几万吧？你既然有钱请保姆，不如拿钱还帐了。你不愿意也行啊！我妈身体不方便，我这又替你还债，一个月1000到猴年马月才清啊？从下个月起，我给她两千，一千还债，1000替她请个保姆。想当年你们不来搅和的时候，我妈身体可是一点毛病没有啊！”转脸又对玉喜说：“玉喜姐，你自己掂量，你若去我妈家，我加你300，你若不去，在这能不能呆下去，我不敢保证。反正我不缺人手。”亚平妈盯着亚平问：“亚平，你什么意思？”亚平低头吃饭，不说话。亚平妈抬高声音问：“亚平！？”丽鹃懒洋洋回答说：“甭喊了！我昨天晚上跟他谈过了。这个家，他不当。住我的房子，就得听我的话，不然都给我滚出去，我不爱伺候。”亚平妈气得发抖。玉喜从厨房出来，低头说：“行，我去。”丽鹃得意地转身上楼说：“哎！对了，这才叫聪明。人要看清形势。对了，我现在去抱孩子，以后孩子就在我房间里，他哭就任他哭，谁都别来哄。谁来哄我跟谁翻脸！别怪我事先没把话说清楚。孩子是我的，他就得服我管，那旁的，都不亲！”哼着小曲儿去了婆婆房间。下午，丽鹃抱着孩子，带着玉喜上自己妈家。玉喜一个礼拜后的半夜里，哭着跑回亚平家，死活非要回东北老家。亚平妈一边系着衣裳扣子一边问：“这大半夜的，怎么了这是？”亚平也下来，丽鹃也出来站在楼梯听。“那个老不死的！想把我整死。整夜整夜不叫我睡，鸡没叫我就起，老鼠都休息了我还不能休息。全家马桶我倒就不说了，还故意羞辱我，说是便秘，撅着屁股让我给她塞开塞露，我不干，她就骂不停口，啥脏话都出来，简直叫人没法听。今天晚上，我想打个电话回家问问孩子的事情。刚拿起来她就骂，说我浪费她家电话。我说我自己出电话钱，她说我哪来的钱，钱都是她女儿给的。过了12点，我趁她睡了拿起电话想打，哪知道她就躲门后头等我，开了灯扯嗓子骂我，所有的街坊邻居都醒了，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算是看出来，这明显就是他们一家在赶我走呢！这钱我也不拿了，留他家买花圈吧！我明儿就走了。”丽鹃从二楼冲下，阴阳怪气地说：“玉喜姐啊！你想走，没人拦你，走走走呗，现在连国营企业都没铁饭碗了，谁敢保证自己在一个地方呆一辈子啊！但走了还找借口编排人，可不厚道啊！我妈她要是全手全脚身体利落，用每月糟蹋1000块请人帮忙吗？哪家用人不倒马桶？她手要是活动方便，她也不想让你看屁股啊！再说了，她好歹也算生活自理的人，这要是瘫在床上不能动，等你擦屎擦尿，你不得把她给捂死了？不给你打电话太正常了。保姆谁不是自己买电话卡上公用电话亭去？以前你呆我家太享受了吧？不要钱的长途电话，想扯多久扯多久。也就我们富裕不计较。我妈可不富裕，她没那么大方。再说了，你半夜12点打电话什么意思？存心不让人睡觉啊？我妈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又不是针对你。对我她也不客气呀！更何况她被人气病了以后更是性格偏激，你好歹也算晚辈，该担待一点才是啊！告偏状也没这个告法吧！得，我也不多说了，既然你自己提出要走的，看你是亚平姐的份上，明天我替你去买车票，多给你俩月工资，慢走不送啊！”转身回房偷乐，快活地直蹬脚。“这！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亚平妈咬牙切齿，越想越恨，抬手扇了儿子一个大嘴巴。亚平哭丧着脸站在大厅中央，感觉自己真成了钻风箱的老鼠。亚平半夜偷偷摸进丽鹃的卧室，跪在丽鹃床头搂着丽鹃的肩膀说：“丽鹃！求你给我个面子，你这样，我妈要伤心死了。求你了。就说句软话，让玉喜留下吧！”丽鹃背对亚平：“你现在还有什么面子呀？你那点薄面早就给完了。我现在让你挂我丈夫的头衔，已经是开恩了。玉喜这事可不怪我啊！我当初坚决反对她来，是你妈的主张。现在不过是平添一个枪灰而已。你妈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个家，我看就多了你妈。要是没你妈，光玉喜，没准我们还是好朋友。亚平啊！我现在跟你，只能是同志间的友谊，不存在夫妻间的感情。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是觉得我们过不下去了呢！你提离婚，我马上签字。孩子归我，房子归我，你带着你娘爱上哪上哪去。你要是想过下去，叫你娘闭嘴。她要看清楚这个家的形势，这个家只能有一个说话算数的，那就是我！”说到“那就是我”的时候，丽鹃突然转身，目露凶光，眼带杀机，吐词恶狠狠。“我现在是可怜你附带收留她，不然我叫你们俩光着屁股滚蛋！听清楚了？滚！”

！"发贴时间：2005-5-21 10:51:55 (水女子) 回复：转贴 双面胶(上海媳妇和东北婆

婆的战争) 回复 引用 编辑 删除 返回第二天,是亚平去买的车票,送玉喜走的人。在送别的站台上,亚平哭成个泪人,不知道是歉疚还是屈辱,除了流泪,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玉喜也哭。俩人抱成一团泪流成渠。玉喜坐在车里冲亚平挥手:"你多保重!"丽鹃觉得日子无比美好,呼吸都特别轻松。现在,她在家里悠哉游哉,抱着孩子想上哪上哪。宝宝已经习惯了一睁眼就看见妈妈的微笑,常腻在丽鹃的怀里拱。丽鹃的心都要化了,特别喜欢孩子依赖的表情,还有一张眼就露出的惊喜,看都看不够。丽鹃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开始沿袭玉喜以前的习惯,就这么不撒手地抱着晃着,就愿意宠着孩子让孩子高兴。她终于明白了玉喜还有婆婆当时的心,对这样一个可人儿,再怎么溺爱都不过分。亚平的妈出奇地沉默。大部分时间一个人蜷缩在厨房里或躲在卧室里不出来。很多时候一个人默默发呆。她已经意识到这个家的现实。她的儿子根本不做主,而她只是在这个家借住。很多时候她如果正在厨房干活儿,不巧丽鹃抱着孩子进门,她会吓得一哆嗦,赶紧低着头躲出去。而亚平无论找多少个机会跟他妈套近乎,他妈报复性地死不开口。基本上,亚平妈在家说话的机会为零。亚平妈的乐趣就在看孙子。有时候趴在门边偷偷往卧室里瞅,或贴在墙边听里面丽鹃逗孩子,心里向往,难得露出笑容。丽鹃知道婆婆趴在门口偷看孙子。这一向婆婆默不做声,她又觉得过意不去。内心里其实满希望婆婆能够走进来,抱抱自己的儿子。可嘴里就是放不出软话:"要看就进来看,别在门口偷偷摸摸的。"婆婆一听这话,立马转身就走。转眼三个月产假到期,丽鹃要上班了。丽鹃这一走,整个家包括孩子就丢给亚平的妈。丽鹃想借这个机会跟亚平妈和解,一是为了孩子,二也是为了这个家。上班前的头夜,丽鹃走进婆婆房间,看婆婆靠在床上警惕地看着自己。她坐在亚平妈床头,拉着亚平妈的手说:"妈,我明天要上班了,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早上,我把奶泵好放在瓶里冻冰箱,孩子和这个家就全靠你了。谢谢啊!"亚平妈不做声,轻轻点点头。丽鹃心想,我要对婆婆好点,毕竟她是亚平的妈,是孩子的奶奶。丽鹃上班一个礼拜,就觉得不对劲。孩子回来并不饿,塞奶头也不怎么馋。按说孩子越长越快,每天四小瓶奶不至于撑得他不想喝新鲜的。硬往他嘴里塞,他要么使劲咬着玩练牙,咬到丽鹃皮破,要么含着就睡着了,并不吸。网上找资料,去问医生,问所有的同事,都说不正常,却找不到答案。这天丽鹃长了个心眼,掐着孩子中午喂奶的时间回去,一进门,婆婆正把瓶子里泵好的母乳往水池倒,看见从天而降的丽鹃,吓得浑身一哆嗦。手赶紧藏背后。灶台上,放着一瓶婴幼儿奶粉,打开盖子。丽鹃怒火中烧,恨不得冲过去扇那老娘们一巴掌,再将她从阳台扔出去。她掏出手机,直接拨到亚平办公室:"李亚平!你现在马上回家!打车回来!半个小时内你要是不回来,你就见不到你娘了!"亚平妈赶紧伸手拿奶粉,被丽鹃一把抓住:"干吗?想销毁罪证啊!太迟了!你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我还妄想跟你同一屋檐下生活,对你好!我真是猪油蒙心!你就是时刻准备咬农夫一口的蛇!你老实等你儿子回来,然后你给我滚蛋!"丽鹃两只手捉住婆婆,让她动弹不得,任凭她苦苦哀求:"丽鹃,你听我说!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也任凭楼上儿子饥饿的哭声哭破天。亚平一进门,就见老婆气得扭曲的脸和母亲面色惨白。"怎么回事?你先放开我娘!你吓着她了!"好!既然你在这了,我也不怕她销毁罪证。我说我儿子怎么不吃我奶了,我说我儿子怎么不饿了。你看你妈,你那亲爱的妈做的好事!她把我泵的奶全部倒掉,喂宝宝吃奶粉。她安什么心?恩?叫孩子跟她亲是吧?叫孩子不认我是吧!这可是她的亲孙子!她自私到心里永远只有自己!为了达到霸占这个家的目的,连个吃奶的孩子都要利用上!李亚平,你自己决定,今天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亚平反感地拉住丽鹃:"就为这事啊!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你别没事瞎咋呼好不好?你能不能不拿你的小人心度人啊?你听我妈说什么!"亚平妈一擦眼泪,拉着丽鹃的手,被丽鹃甩开:"丽鹃啊!我是琢磨,你每天上班这么忙,还要泵奶喂孩子,越往后孩子越大,肯定不够吃。迟早得戒。每天听你回来说奶涨得疼,我和亚平都心疼的慌,想试试看,掺一点牛奶,掺一点牛奶,以后慢慢加,等宝宝完全适应了,干脆就断了。省得你难受。再说,现在的婴儿奶粉,营养跟母乳差不多

宝坏！宝宝是个大臭臭，宝宝拉粑粑在爸爸的脖子上，宝宝坏！”宝宝毫不领情，干脆利落地反击：“妈妈坏！”这是宝宝发出的第一个三音节，完整的句子，有主语有谓语，有人称代词有形容词，还带有语气。丽鹃哈哈哈哈哈仰天冷笑，笑到眼泪出来：“我在家养了头野狼，不仅要吃掉我，还要吃掉我的小羊！”丽鹃直勾勾看着亚平说：“李亚平！这个家，我想只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我的意思是，你没任何选择余地，我留下。她滚，或者我留下，你们滚。我的话已经非常清楚了。你明天早上告诉我你的决定，这个家究竟走几个人。亚平面带尴尬地说：“至于吗？就为个毛孩子一句话。他懂什么呀！你这发的是什么无名火？别老挤兑我妈。动不动就想撵我妈走。我妈现在能去哪儿啊！老家的房子卖了，我爸也不在了。你消消气呀！”丽鹃说：“我一点不计较我儿子说什么。他就是个留声机。他就是个传话筒。教什么学什么。学者无心教者有意。我得庆幸我儿子学得快学得好，在我还来得及改正以前。他要是贵人迟开口，到三岁才说话，一切就来不及了。今天我不谈了。明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希望家里少一个或两个人。让我清净清净。我的话完毕，不想再多重复一句。”转身上楼。亚平目露凶光，追着丽鹃喊：“要走你走，这个家，还有我妈还有我儿子还有我，都得留下，你给我滚出去！”丽鹃掉回头走到亚平面前：“给你脸不要脸？那好，咱们法庭见。看谁赢。跟我斗？你脑子里有柏油。你也不想想，你儿子还是个吃奶的小家伙，法庭会判给你？这个家，你才出几个钱？法庭会判给你让我们母子露天？你姐姐的借据还在我手里，我连利息一块儿讨回。我不但要讨回，我还得住着这房子，要你付按揭，付抚养费，让你的儿子姓另一个男人的姓，叫另一个男人父亲，我还要告诉他，他爹和他奶奶，都不是好东西，就象他奶奶当年教他说他妈坏一样。李亚平，你跟我斗！你还嫩点儿！”李亚平冲过去把丽鹃按倒在地，拿拳头使劲砸下去，直击丽鹃的太阳穴。丽鹃闷闷地发出一声哀号。亚平的第一拳带着气愤却还略有犹豫。亚平的母亲在一旁，咬牙切齿地喊：“使劲打！不打死她！打不死她不松手！这个烂货！搞死她！”亚平放开压抑在胸中许久的怨气，放开力气，象建筑工人砸石头一样放拳打下去，一拳又一拳。亚平的儿子突然间从胸腔中发出哀号的悲鸣。似乎预感到了不幸。他的哭声并没有阻止他父亲殴打母亲的拳头，尽管他哭得一声赛一声地急。奶奶抱起孩子，边抖边捂住孩子的嘴，口中解气地喊：“打！打！打死这个女人！就是这个贱货害了我们一家！打！”不晓得过了多久，疯狂的李亚平突然还魂，惊恐地住手。丽鹃七窍流血，浑身瘫软，象面袋一样没有筋骨。李亚平和他妈妈眼珠都要掉出来地对望良久，没有一个人敢去触碰倒地的丽鹃。足有一个世纪的等待，丽鹃没有一丝反映。李亚平开始抱住丽鹃猛晃，丽鹃却直往地下滑。“你！你！你起来！你你你！别装死啊！你你！你醒醒！你醒醒！醒！我跟你离婚，这个家都给你，儿子给你，钱给你，什么都给你，你听见没有？我跟你离婚！”李亚平彻底崩溃，瘫软在地上失声痛哭。亚平妈抱着孩子浑身一软，坐在地上不起，怀里的孩子哭不停。丽鹃，没有心跳，没有呼吸。李亚平冲过去把丽鹃按倒在地，拿拳头使劲砸下去，直击丽鹃的太阳穴。丽鹃闷闷地发出一声哀号。亚平的第一拳带着气愤却还略有犹豫。亚平的母亲在一旁，咬牙切齿地喊：“使劲打！不打死她！打不死她不松手！这个烂货！搞死她！”亚平放开压抑在胸中许久的怨气，放开力气，象建筑工人砸石头一样放拳打下去，一拳又一拳。亚平的儿子突然间从胸腔中发出哀号的悲鸣。似乎预感到了不幸。他的哭声并没有阻止他父亲殴打母亲的拳头，尽管他哭得一声赛一声地急。奶奶抱起孩子，边抖边捂住孩子的嘴，口中解气地喊：“打！打！打死这个女人！就是这个贱货害了我们一家！打！”丽娟眼前一片黑暗，她已经不能动弹，只能任由自己的丈夫肆无忌惮的拳头捶在自己的身上。开始是真的撕心裂肺的疼痛，但是后来似乎都麻木了。耳边充斥着儿子的哭声，那老太婆的叫骂声，但是最直冲耳膜的，是李亚平沉重的呼吸声，伴随着这样的呼吸，他的拳头毫不留情的砸下来，以后很多年，在很多个漆黑的夜晚，丽娟都会在噩梦中又听见这个声音，醒来时泪流满面。好久，亚平也打累了，他停下手。毕竟心虚，看见丽娟双目紧闭，一动不动，也有点慌张，不要闹出人命。这时候亚平妈也

骂累了，看着发呆的儿子，也意识到什么，慌忙说："快看看这个贱货还有没有气，要死也不能死在俺们家里，污了俺家的好地板。"亚平茫然的看看自己的母亲，却再也没有力气动了，一下子瘫坐在丽娟身边。亚平妈一皱眉头，放下自己的宝贝孙子，径自走到媳妇身边，抬起一条腿，将伏在地上的丽娟踢了一个仰面朝天，一只手指探到丽娟的鼻子下。"哼，还挺经打的。"老太婆鄙夷的说："儿啊，媳妇就是要这样治，你爷们儿才能在家里抬起头来。这些日子为娘的是多揪心的过着日子啊。今天你算是给妈长了脸，出了气，妈总算是没有白生白养你一场。"说完，她的眼圈竟也红了起来。"妈，我送丽娟上医院吧。你在家照顾宝宝，顺便给整整这屋子，这么多血....."亚平虚弱的说。亚平妈脸色一沉："怎么娘的话你就听不进去呢？她又没死，我刚才看她的气粗着呢。不过就是在地上躺着装呢。不管她，这烂污货她登鼻子就上脸，要像狗似的治她才能叫她听你的。待会儿躺够了她自己会起来。半夜，丽娟感觉到自己有力气能够动了。她慢慢的站起来，从来不知道站一站是那么痛苦的事情，她想也许是哪根骨头短掉了，不然怎么呼吸都那么疼。四周静悄悄的，亚平妈抱着自己的宝贝孙子早就回房间了，刚才朦朦胧胧听见她的婆婆对儿子说："以后这家的规矩要立起来，我操劳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没有力气再给你们作牛做马了，以后这家务叫她包，我都替她带孙子了，她就不能做一点家务？？等一会儿她死过来了，叫她把自己的血擦擦干净，娘今天累了，宝宝也吓着了....."我该怎么办，我什么都没有了，家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也快不认我了。"丽娟悲凉地想："这个家真的要散了吗？真的要散了吗？"在黑暗里想了一会儿，丽娟决定先回娘家去。这里肯定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她一瘸一拐的走到楼下的卫生间，打开水龙头。镜子里是一个鼻青脸肿的女人，双目失神，头发凌乱，眼角嘴角走有淌着学。丽娟脱了衣服开始淋浴，血水伴着泪水被一点点的冲洗掉。洗完澡，披着浴袍打开卫生间的门，发现客厅这时灯光大亮。亚平妈和亚平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了。一见她出来，亚平妈用嘲讽的口气对儿子说："我说不用上医院嘛，能走能动的。"亚平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丽娟不响，慢慢的扶着楼梯上了卧室。到了卧室，她反锁了卧室的门。这一夜是丽娟过过的最长的夜晚。那夜她无论如何也是睡不着了。她想以后该怎么办，离婚是肯定的了，宝宝是一定要带走的，但是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总归辛苦，爹娘身体也不好，也不能老是靠他们。哎！钱也被他们弄光了，这家人真是讨债鬼，全都是讨债鬼！丽娟想到这里，眼泪又流了出来。现在唯一值钱的财产就是房子了。这房子我们买的时候50万，现在已经飙升到100多万了，转手卖出去，扣掉贷款和手续费，起码60万还是有的。这个我一定要争取过来才是。然后10万还给哥哥，给爸爸妈妈一点钱，自己去贷点款买一个小的房子，和儿子自己住。远远的离开他们。这就是以后的生活了。第二天丽娟打了电话去单位告假。蔡大姐在电话里说："这两天老板因为广告版面的事情正不开心，你要小心点，别给捉了小辫子。要是没大事还是饭碗要紧啊！"我晓得了。蔡大姐，我也许要离婚了，这两天，恩.....要是有什么事情你帮我担待点好吗？"蔡大姐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现在的女人大多都免不了走上这一步，丽娟你要想清楚，要是想清楚了就不要犹豫，有一丝犹豫就不要离婚，晓得法？单位的事情你就放心，我会帮你打掩护。"放下电话，丽娟收拾了几件衣服和日常用品。停顿了一下，她掏出皮包里的钥匙，打开卧室床头柜的那个锁着的抽屉，拿走了放在里面的房产证。拎着东西打开卧室的门，迎头又撞上李亚平和他的妈妈，看来他们是一直都在卧室门口转悠，等着她出来。"你干吗？拎着东西回娘家去啊，亚平，你告诉她，不许去。"亚平妈声音很尖锐，也很有自信。丽娟不理她，紧紧地扶着楼梯，慢慢的向前走。"你要到你娘家去，到时候再闹起来我也是一样的态度。胡丽娟，你不要把事情闹大，没有你的好处。"亚平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丽娟停下来，转身面向他们母子："亚平，我不是到我的娘家去。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自己都没有脸回去。我妈已经瘫在床上，我不想叫她更加伤心。所以你到时候也不用骚扰我家。但是我现在也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先要去医院看伤，然后再外面住几天。你要是不满意，可以再打我一顿

，但是打完了我还是会走。我要理理思绪，想想我们离婚的事。这个家就先让给你们了，你们不是一直都期盼着这一天吗？”说完她提起一口气，忍着痛快步走出家门。在关上门的那一刻，丽娟似乎听到宝宝的哭声，心中一紧，但是还是没有放慢脚步。丽娟确实没有回家，她改变了主意，先拜访了蔡大姐医生怎么说？”蔡大姐递给丽娟一杯咖啡，让她提提神。“瘀伤10多处，眼角嘴角都裂开来，缝了几针。我现在的样子难看死了。”李娟自嘲的说：“手臂上有点骨裂，医生说最好还是固定一下，所以我现在像刚从诺曼底下来的，呵呵。”“亏你还笑得出来，人家女孩子哭都哭死了。”蔡大姐又送上一个靠枕给坐在沙发上的丽娟垫腰。“我也不是没有哭过，现在是哭不出来了。以前会心痛，会哭，多少还有爱的感情在里面，现在没有感情了，更谈不上爱了。他这么一打也是帮我解脱，叫我清醒。以前我好几次都狠不下心来要和他做个了断，一拖再拖，苦了自己。”“你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这日子可是不好过啊。你要想清楚。”蔡大姐说。“我想了很久，孩子是一定得跟我的，母子之间的感情不能断，要是给那个老太婆，几年之后他就不会再认我了。”“倒也是。你放心吧，安心先把离婚的事情办好，单位那边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请好假。”“谢谢你，蔡姐！！”“客气什么，不知道哪一天，我也会和你走一样的路，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蔡大姐苦笑。夜里，蔡大姐和丽娟聊了很久，然后在她的坚持下，丽娟在蔡大姐舒适的客房睡下，也许是很长时间的劳累，这一夜丽娟倒是睡的分外香甜。天明，丽娟拨通了哥哥的电话。“哥哥，我的事情你先不要告诉爸妈，他们要是闹起来反而麻烦，没有好处，又办不成事情。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让你办几件事，可以吗？”“妹妹，你啊.....说吧，和哥哥有啥好客气的啦。”丽娟哥痛惜的看着妹妹，他和妹妹从小到大都很和睦，哥哥大多宠爱妹妹，自从丽娟的婆婆来了以后，他看着妹妹一天天失去了往日的快乐和娇憨，变得明艳不再，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所以后来得知自己的10块买房钱被丽娟婆家弄没了后，想着为妹妹日子好过，也就不追究了。本以为他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今天丽娟竟是这幅样子来到他家，他真是又气愤又替妹妹惋惜。看着丽娟，他觉得妹妹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成熟了，一种他不愿意见到的成熟。“首先是这本房产证，哥哥你替我保管，先去地产交易中心设置一个密码。然后挂在中介那里先开个价出售，我估计着那房子可以有100万左右价钱，你不要叫他们开的太高。我估计离婚后这房子是马上要套现的，不然以后的事情说不清楚。”丽娟哥接过房产证。“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帮我找个好点的律师，既然要离婚，我要争取最大的利益。”张明丽律师以办离婚纠纷案见长，许是这种案子办的多了，明白所谓的夫妻情份不过如此，所以到了中年仍未结婚。当她看见丽娟坐在自己面前，一张苍白的脸透着悲凉，一下子起了同情。她翻了一下丽娟带来的材料。里面有一份医院出具的验伤照片和证明，特有的摄影特写技术，将伤口拍的惨不忍睹。“丽娟，你的这个官司其实很好打，一切都是有利于你的。你不用担心。你是不是在离婚之后还要告你的丈夫故意伤害罪和家庭虐待罪呢？”张律师问。丽娟想了一想，说“张律师，我想争取我的最大利益，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找你的。我不在乎是否要上法庭，但是我只想得到我的最大的利益。”“当然，当然。首先是房产问题。我必须提醒你，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到时候无论是什么形式，都是一人一半的，但是据你所说，你的丈夫目前的经济能力很难归还你的债务，到时候必定是从他的房产收入那部分扣除，其实是减少了你的利益.....”至于孩子的问题，父亲的探视权很难被取消，你的丈夫他没有不良的社会记录，又是孩子的亲身夫妻，单独的探视权肯定会判给他的。除非.....孩子在另外一个地方和国家迫使父亲自己放弃这个权利。”丽娟回去之后，仔细推敲了张律师的话。她心里做了一个决定。“哥，你房子帮我挂出去没有。”丽娟打电话给她哥。“挂出去了，开价106万，很多人抢着要呢。”丽娟哥说：“怎么你想出手？”“可能马上就会了，哥你帮我盯紧点。”“有些人要求看房子，怎么办？”“过几天就可以了。”还有丽娟啊，这几天李亚平打过电话给家里。”“说什么了吗？”丽娟立刻紧张起来，她担心的是亚平有没有发现房产证不在了。“没有什么，好像就是问你有没有回去，爸爸就问我了，我推说没

事。"丽娟松了一口气。丽娟拨通号码，一个甜美的声音响起："你好，X大网络开发公司，技术部主管办公室。"你好，是.....小吴吗？"丽娟嘴角浮出一个微笑。她心想真是老天帮忙，要是别人还不一定拿得准，这个小吴亚平和她提过很多次，多少知道她的底细。"你，请问你是哪一位？"小吴很职业的问。"我是胡丽娟。不，不用叫你们李经理。我想找的是你，你看中午能出来一趟吗，我就在你们公司办公楼附近。我知道你很迷惑，但是我保证我不会叫你失望的，请千万不要告诉李亚平这件事，请保证。"丽娟现在心里满是赌一把的念头。电话那边犹豫了一下，忽然很爽快地答应了。XX咖啡厅，丽娟为小吴点了一杯拿铁。"我们的事情你听说了吧。""嗯，你们现在是要离婚吗？为什么找我？"小吴问。"你现在是他的秘书？"是的。李经理很提拔我，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的，你不要怀疑到那方面去。"小吴一下子警惕起来。"不不不，你放心，我现在和他没有感情了。其实我今天要找的是'李经理的秘书'，不一定是你，你知道吗？"丽娟苦笑了一下。"什么意思？"小吴，我们都是女人，我不怕和你说。我今天叫你来是想叫你帮我一个忙。假如事成，我愿意给你五万块。"她说着，将一式两份房产转让申请递过去。小吴看了一下，停了停："六万。"丽娟不犹豫："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分手时小吴说："李经理和我诉过苦，但是他忘了，就我的立场来说，我也很讨厌恶婆婆。"一个礼拜之后，小吴将赫然签着李亚平大名的两份房产转让申请交到了丽娟的手中。丽娟也如约将六万元现金存入小吴的户头。这钱也是丽娟从父母那里借来的，这是为了这个婚姻她向父母借的又一次钱了，但是这一次，丽娟对父母说："我会全部收回来。"靠着小吴弄来的房产转让申请，丽娟顺利的把属于自己和亚平的房子转到了丽娟妈妈的名下。一切都完成后，亚平还蒙在骨里。丽娟哥哥很快又给妹妹电话，中介那边通知她有一家人要来看房。丽娟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哥哥，你叫几个同事和我们加看房的人，我们后天去。"放下电话，丽娟心想，我总算可以去看看我的宝宝了。丽娟哥哥是一家健身俱乐部的教练。一身肌肉是用来吓人的，本人是极其得温文尔雅，具有上海男人的柔和。接了妹妹的命令，知道妹妹的意思。立刻打电话。肆礁鏊岬澜塘罚骸鞍?BR>我壮壮胆，不是打不过，老太婆闹起来烦死特。" "小事一桩。"那天在丽娟的安排下，把看房的客人约在了下午。丽娟先带着哥哥和两个同事先回去那房子。电梯门刚一打开，就听见楼道里传来一阵嘈杂的笑声。丽娟听得真切，是婆婆的声音，伴着宝宝的快乐的叫喊。她不由的一阵心酸，强忍着眼泪。到了门口，她掏出钥匙打开门。亚平妈在里面喊："我儿啊，怎么又回来啦，是不是忘了东西？"说着只听见一连串登登登的脚步声一路小碎跑迎了出来。看见站在门口的丽娟，一张笑脸一时间来不及拉下，变成了半哭半笑，呆呆的站在那里。丽娟也懒得和她说话，告诉后面的人不必脱鞋，先整理一下屋子。这时候，绕进客厅，冠华抱着宝宝坐在铺满了毛巾毯的沙发上，看见丽娟走进来，立刻从沙发上弹起来，骂道："哎哟，贱女人你怎么还敢来，这个家没有你不知道有多好。怎么，你今天带着几个奸夫来以为我就怕你啊，告诉你我们什么大世面没有见过，亚平说过了，要和你离婚，你趁早快点滚出这个家。"丽娟说："把宝宝给我，我看看他。"冠华抱紧宝宝："宝宝是我们李家的根，管你贱女人什么事，你的脏手不要不干不净的碰我们宝宝。"这个时候亚平妈缓过神来，冲到丽娟面前，本来想发作，但是想了一想，装作和颜悦色地对丽娟说："丽娟阿，回来也好，家里没有你也不行，一大堆家务等着作呢，我年纪老的，坐不动了，这不，把冠华叫来，帮了不少忙。没有她还真不行呢，现在你回来了，我们也好轻松点了，以后就可以专心带孩子了。哎哟，这不是丽娟哥哥嘛，这两位是.....快坐，丽娟你快去厨房先给客人倒水啊。"丽娟也不理他，转头对哥哥说："哥，你看怎么办，要是他们在这里，人家不会买房子的，还有这个四周都要收拾一下，都铺满了毛巾毯，很难看。客厅很重要，是第一印象呢。"丽娟哥想了一想，说："先把他们带出去，我同事有一处空房子就在附近，叫他们先在那里呆一会儿。等客人看过以后我再把她们带回来。"她们怎么会跟你走？"这还不简单。"丽娟哥说着，径直走到冠华面前，猛地一下，从她怀里夺过宝宝。由于动作太快

，大人都不约而同的"阿"的叫起来。倒是小孩，哈哈大笑，以为在玩。小孩哪里懂得大人之间的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亚平妈脸色铁青，咬牙切齿的说："丽娟，你这是干啥，我不会叫宝宝离开这个家门一步的，你不要给脸不要脸。"说着就要来抓丽娟的脸。"小张，小王快拉住。"丽娟哥一声令下，黑带小张一把抓住老太婆。老婆子立刻尖叫起来。这时冠华看到母亲被抓，一时间不知道是先抢宝宝好还是先救老娘好，心里正后悔着这次没有戴上自己的外甥女一同来，已经被小王制住了。两个女人立刻大声干嚎起来："杀人啦，臭婊子带着奸夫要杀人啦。"这下三个男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丽娟走过去，对准老太婆的脸左右开工，连打了十几下，又走到冠华的面前，按着她老娘的规格也来了十几下。霎那间，天地平静了下来。丽娟本来想再说什么，但是她发觉当一个人真正厌恶起人来，是连看都不愿意多看她一眼的。她挥挥手，"哥你好好照顾宝宝，我马上就好了。到了外面马上把她们放到车上，别叫她们乱叫。"丽娟哥哥点点头，就迅速离开了。快到中午的小区本来就安静。冠华母女一下子又被打蒙，下了楼，很快的就钻进了丽娟哥朋友的一辆MPV，离开了。丽娟目送他们离开，立刻开始收拾起屋子来。将沙发上的毯子撤去。找出原来的桌布椅套换上，浴室里又挂上了她的心爱的浴女油画。一切都整顿好之后，丽娟有些呆了。这分明是那天公婆来之前的样子。那时候的丽娟，还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孩子。假如公婆没有来，说不定她现在还是那时候的样子，生活在这所大房子里。和那个男人。看房的来了，对房子相当满意，付了订金。这天的晚上，丽娟的住处门被震天响的敲了起来，如丽娟所料，亚平为他们的家人报仇来了。"胡丽娟，你给我出来。你欺负老人算什么意思？"亚平大声地叫喊着。丽娟娘气的不行："真是讨债啊，他们李家的人个个都是一副讨债面孔。丽娟你不要怕他，这会儿在自己的娘家你怕什么，要是他还是敢动手，叫爸爸叫隔壁的小山东把他一脚踢到太平洋。这个弄堂全是我们的老邻居，他敢动手诺，要他好看。"丽娟开门出去："你叫什么，你不要脸面我还要脸面呢！"胡丽娟，你今天到我家打我妈怎么算，你小心我....."再打我一顿是不是，在这里？？李亚平，你不要一口一个你家你家的，这个家指不定是谁的呢。李亚平，你打我的那次，我会叫你付出代价。今天你妈的几巴掌就是前奏。其实我还算可怜她的，再给她看几眼她的孙子。你今天来的也正好，告诉你的妈，很快她就别想再看到孩子了。"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等着瞧。还有你少在这里撒泼，你再敲门试试看，我报警。"丽娟说完，就转身关门。第二天在进自己的办公室之前，小吴把一封离婚协议递给亚平，还有一张法院传票。"今天到的。"小吴冷眼看着亚平。亚平有些慌张，一把抓过，匆忙走进办公室。小吴跟着走进来："李经理，不好意思打扰你。我要辞职了，和你先说一下。"什么？为什么？？"亚平感觉头都要爆炸了，怎么事情一桩接着一桩。"我找到好地方了，想跳槽。明天就走了。"小吴微笑着。"哦，好好，恭喜你啊。"亚平有些怅然，少了一个倾诉的对象。小吴离开了。亚平静下心来那封离婚协议。孩子归她，债务，赡养费每月.....等等，怎么没有提到房子，她会那么好心把房子留给我？为什么没有提房子，坏了。亚平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抓起提包就冲出办公室。"儿啊，你在翻什么？"亚平妈看着卧室被翻得一片狼藉，压平坐在地上还抱着一只抽屉在找着东西。"妈，你有没有看到房产证啊。就放在卧室床头柜抽屉里的。"没有啊，我没有钥匙，本来想问你要一把，但是这两天事情多久耽搁了。怎么，不见了吗？"被她拿走了，被丽娟拿走了。怪不得她说这房子还指不定是谁的。"什么，这个婊子能把这房怎么样，这是我儿的房啊！"亚平妈说这话的时候底气也稍嫌不足。亚平的脑子飞速的转着，过了一会儿，他冷笑着，是，她就算把房子卖了，那钱法院还是判一人一半，怕什么。开庭那天，这边是丽娟和她的父亲，哥哥和律师。那边是亚平和他的妈，还有姐姐。亚平妈紧紧地抱着孩子，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丽娟，假如眼光能够杀人，丽娟此时也许已经死了10回了。只有小孩子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还搂着奶奶的脖子玩耍。亚平妈故意做出一副和孩子的亲热状，想借此刺激丽娟，同时也想叫法官知道，孩子没有妈妈可以，没有她这个奶奶可不行。丽娟冷冷的看着她的

婆婆在那里装腔作势，心里想："我看你能笑多久。"在诉讼开始前先是调解。张律师读了丽娟的条件。孩子归自己抚养，男方每月抚养费500，夫妻共有财产平分。"不行，房子归你，我的那一半除了归还你哥的10万块，还有以前我爸的治病钱以外。最少也得有40万，我也不要，但是孩子得归我。你可以随时过来看。"亚平说。"对不起，你说的房子是不是指XX花园B座顶楼1201室？"张律师问。"不错。"该处物业早在一个月前已经转入胡小姐母亲的名下，不在你们的公共财产之内。"什么，这不可能！！"这是你们夫妻俩个人签署生效的房产转让申请，这是房产土地资源管理局的流程备案，所有的手续都很齐全合法。"张律师一边说，一边将材料一份份摊在亚平面前。"我从来也就没有签过这种申请。"亚平大叫。"那么请看一下这是否是你的签名，你也可以申请笔记鉴定。"亚平看着那份签名，确实是他的笔迹，但是他又怎么会傻到去签这样一份东西呢。他实在想不通，"我要作笔迹鉴定，我没有签过。"事实上这套房子在三天前已经过户给别的业主。当然假如你对此有异议，你可以申请笔迹鉴定，鉴定伪造以后，再起诉我的当事人伪造文件。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案子了，和本案无关。"张律师顿了顿，对着呆了的亚平说："一切的费用也都由你来负责。"接下来的过程都是一边倒的，孩子理所当然的判给了丽娟，亚平获得了每星期的探视权。而接下来的债务案，冠华被法庭勒令三个月之内归还10万元。冠华在判决下来后呼天抢地，把丽娟的祖宗八代骂了一个遍。接下来是丽娟起诉亚平殴打虐待，由于证据确凿，判亚平形势拘留1个星期。亚平妈呆了，她怎么也想不到儿子治儿媳竟然要坐牢。在东北男人打婆娘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那她胡丽娟也该坐牢啊，那天她带着好几个男人把我们娘几个还有孩子拐到别的地方给关了起来，过了好一阵子才放呢。首长啊，要说打，她胡丽娟那天搥了我老太婆好几个耳光呢，还有俺们家冠华也是阿，咋就判我儿，不判她天杀的胡丽娟呢！"她声嘶力竭的喊着。"肃静！那老太太你有什么证据吗，验伤报告之类的，或者是证人证词也可以的。"冠华可以作证啊！"当事人不能作证。"老太婆瘫在地上，捶起了自己的胸。判决之后，丽娟走到亚平妈面前，带着胜利的微笑，抱走了儿子。亚平妈死死的拽住孩子的衣服干嚎，孩子也开始哭起来，"奶奶，奶奶，我要奶奶！！"娃儿乖，娃儿乖，过一个礼拜就叫爸来接你。"亚平妈面如死灰。回到家，亚平妈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不出一声。倒是冠华，眼泪还没有干，一头冲进房间里把衣服从壁橱里拿出来，开始收拾起行装来。"冠华啊，你给你弟弟收拾衣服记得多带几件内衣内裤，那牢里脏着呢！"亚平妈说着眼里又飘起了泪花："你弟弟从小读书就好，人长得也精神，我们老家那边有多少闺女要托人说媒攀我儿的亲都攀不上呢。谁知他到了大城市却看上这个狐狸精，现在可好，害得我家家破人亡，这狐狸精刻毒呢，只恨当初没有打死她。"谁知冠华在房间里骂道："您也少说几句吧，都是你把她给惹毛了，现在可好，我也跟着遭殃，这3个月10块钱，你叫我怎么弄？弄不到我也得坐牢，比亚平作的更长，到时候你也给我送衣服去。"你这孩子，叫姑爷家里想想办法，总能凑上点钱。"亚平妈看见冠华收拾了两大包衣物下楼来，"你这是干什么？"妈，这地方我不呆了。我得回去想办法凑钱去。那狐狸精有点首饰留在这里，妈我得拿走边卖了凑钱，我刚才已经收了。"亚平妈点点头："这房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都得走，我看不如到你弟弟出来以后一块儿走吧，我也想回去老家过了。这地方不是我们呆的，我们带上宝宝一起走。让那狐狸精找不到，看她还怎么使坏和我抢孙子。"你东北的房子都卖了，住哪里啊？"闺女啊，我只能和你一起住了，唉，到最后也只能靠闺女啊！"亚平妈又开始眼泪汪汪。"什么，那不行，我还有10万的债呢，妈你就别给我添乱了。你还是和我弟弟在上海过吧，好歹这里弟弟也证一万块钱一个月呢，比我那里好多了。"你弟坐牢了，这工作保不保得住还没准呢！我能靠谁去啊？"老太太这会儿真的有一丝后悔。一个礼拜很快的就过去了，亚平从拘留所出来。他首先回到家里，敲了敲门，亚平妈开门。"儿啊，你总算是回来啦。"亚平看见妈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头发似乎是全白了："今天人家打电话来催了，叫马上搬走，我求爷爷告奶奶的好说歹说才让多缓一个礼拜。儿啊，我们可怎么办啊？"

"亚平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妈你别担心，我这就先到外面租房子去。姐呢？"你姐走了，回老家凑钱去了。临走的时候带走了好些现金和丽娟原先留下来没带走的首饰，说是拿去卖了还债。"她好走不走，为什么现在走，三个月呢，也不差这几天。"亚平怒道："就是被她害得，背了一屁股的债。"算了，都是自家人。"算什么自家人。都是白眼狼。"亚平冲着妈吼道。老太太惊呆了，儿子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自己。她不由的走到一边又开始抽泣起来。亚平也懒得理她了，自顾自去洗了一个澡，换了一身衣服，出去找房子去了。亚平变卖了家中所有的家具电器，凑得一点现金，在靠近郊区的一间简陋的出租房里安顿了自己的母亲。按理说这钱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自从离婚判决下来后，丽娟一直没有露过面，他也就懒得做君子了。亚平的工作也丢了，一来他有了被关的案底，二来自从升了经理之后，他就没有真正专心工作过一天，上司早就对他不满意，正好借机会炒掉他。他开始了四处找工作的日子。心情自然不好，回到出租房里就蒙头睡觉。亚平妈有几次试探着问儿子："妈想孙子了，儿啊，这个礼拜六是不是可以接孙子过来啊？"亚平就会 褚颀某遑拍盖缀埃骸耙 幽闳橙樱馭楸杵胸嗯逦袈焯雠驩 耍龠祉槽倬两?BR> 这时听亚平妈说，她心里也高兴，想自己的乖孙子。儿女都是不孝顺的，只有自己的小孙子对自己才是最亲。现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小孙子，她也想过，只要到了探视日儿子将他接来，她是死活都不会放小孙子走的。要孙子走，除非自己先死了。这一夜，老太太许久没有睡，想着又可以看见胖嘟嘟的宝宝，竟笑出了声。第二天，母子三人来到法院。当着检察官的面，冠华把钱还给了丽娟哥。后者也将欠条递了过去。亚平妈左顾右盼，终于忍不住问丽娟哥："怎么丽娟没有来啊？"你女儿和我的债务，管丽娟什么事，她当然不用来。"嗯，这个，孩子还好吧。"亚平妈说着，使劲地推了亚平一下。"孩子很好，跟着自己的亲妈会不好吗？"亚平此时也明白妈的意思，接口道："哥，我想把宝宝接回去住一天，好久也没有看见他了，大家都很想他，特别是我妈这个老人家。"可以，但是你要去加拿大接。要不要地址，我都可以抄给你。我们可以很守法的，没有恶意阻挠啊。"丽娟哥冷冷的说。"你什么意思？"亚平的眼睛里冒着怒火，而亚平妈已经瘫软在女儿怀里。"半个月前，丽娟已经带着孩子去加拿大了。我们家在那里有一个远亲，丽娟由她保出去的，以后准备在那里移民。这事在你们离婚前丽娟已经在联系和申请签证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亚平回头冲着妈喊道："妈，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宝宝了。"天啊，我是造了什么孽，报应啊！"亚平妈抓着儿子的手哭道。忽然她抓住胸口，呼吸急促起来。亚平和冠华慌了："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老太太抓着儿子的手："宝宝，宝宝，奶奶要你，要．．．．．"亚平妈的眼睛死盯着空中的某一点，好久，她的手松开了，嘴角露出一个微笑，不知道她看见得是宝宝还是，她的老头子。]：尾声三年后。"早上好，该起床了。早上好，该起床了。"卡通闹钟在7点钟准时响起来。亚平费力的睁开眼睛，像拍死苍蝇一样的拍掉了闹铃。又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小小的卫生间，梳洗，换衣，拎起公文包就出门了。单身汉生活是简单的，也是孤独的。自从三年前离婚，母亲去世，到后来的换工作，一直到现在，亚平一直一个人孤独的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惩罚。在开始的日子里，他始终不认为自己错了，但是他也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像噩梦一样。亚平坐上公共汽车，上班高峰的公车好似一个油面筋塞肉。亚平费力的在人中挪动着，将自己坐

着的位置让给一个抱小孩的母亲。小孩子的眼睛乌溜溜的，很是可爱。亚平看着她，想起那天夜里他从梦中醒来，忽然疯狂的想念起自己的孩子来。他本来不是非常想孩子，纯粹是因为自己的母亲才要留住孩子。但是在那天的夜里，他从睡梦中醒来，忽然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孤单，这才意识到，可能这一辈子，他都没有办法再见到自己的孩子了，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怅然和心痛。来到公司，和同事们亲热地打招呼，他走到自己小小的办公室。大城市有一个好处，假如你决定离开原来的生活圈子，只要换一个住处，换一个手机号码，再换一份工作，你就可以重新开始了。三年前，亚平来到这家规模不算大的网络传媒公司，开始了他新的职业生涯。凭着他的技术和认真地工作态度，他很快的又获得了提升。又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以及自己的秘书。王小姐步履轻盈的走进来："你好像没有迟到过，不容易啊，真想拿那个全勤奖啊！"将一杯咖啡放在他的桌边。亚平笑笑："我有一只卡通小闹钟。"你真可爱，是什么造型的？"王小姐总是能叫亚平想起小吴，一样的漂亮，一样的不矜持，也许，还一样的狡诈。"蜡笔小新。好了，回去工作吧。"亚平双手做一个恭送状："中午休息再聊好不好，大小姐。"王小姐笑嘻嘻的出去了。"妈妈，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四岁的宝宝在飞机上忽然抬头问丽娟。"这个，怎么说呢，也是和多伦多一样是一个大城市。"丽娟笑着回答儿子。"有很多人吗，比多伦多人还多？"多伦多有几个人啊，上海人比那里多多了。"丽娟回答。然后对身边的未婚夫大陈说："小孩子很小就离开上海了，对那里没有印象。"是啊，一岁的时候记得什么事啊。"大陈说："我25岁的时候过来的，现在一转眼也10年了，上海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到时候我们要请个导游才好。"我们全家都可以当你的导游啊，他们都急着见你呢。"丽娟斜眼看看大陈："你在电话里对着我妈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的，看你原形毕露的时候紧张不紧张。"不紧张！"在专心玩游戏的宝宝冷不丁的冒出来一句。大人一愣，转而开心的笑了。大陈轻轻敲了宝宝脑袋一下，"好同志，关键时刻见真情！"宝宝放下游戏机，认真地说："我们是兄弟嘛！"丽娟不由得哈哈大笑。两年前，丽娟还在一家中餐馆打工，读着语言学校。这家中餐馆的常客里有一个同样来自上海的博士生，平时最喜欢点宫保鸡丁盖浇饭。那个学生就是大陈。人的感情有时候更多的来自一种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大陈也有过一次破碎的婚姻。"我比其他人更加会懂得珍惜，请相信我。"在追求丽娟的时候，大陈这样对丽娟说。看着和宝宝玩成一片的大陈，丽娟犹豫了。刚离开亚平妈的时候，宝宝好长时间，连饭也不肯吃，理都不理丽娟。到了加拿大，宝宝更是变得孤僻，沉默。宝宝需要一个爸爸，或许他代替不了真正的父亲，但是总归可以弥补一些，丽娟对自己说。于是她接受大陈。几个月之前，接到家里的电话，家里的老房子要拆掉了，丽娟父母另外购置了一套公寓，准备搬家。"乖囡啊，你带宝宝和陈先生过来呀，也叫妈看看，好放心，我是想死外孙了，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了。你哥哥么也要结婚了，这次么你一定要回来的。"丽娟妈在电话那头求着女儿。丽娟叹了口气："好的，那我就回来一次。"]："主管。前台有一个你订的私人包裹，我帮你签收了，给！"小王笑嘻嘻的把东西往亚平台子上放。"哦，谢谢啊！"亚平把东西放在一边，继续盯着电脑屏幕。"什么东西啊，怪沉的。"小王半开玩笑的说："不打开看看，说不定是恐怖袭击炸弹呢。"没什么，我，我定了一个玩具火车。"亚平有点不好意思。"你真是有童心啊，卡通闹钟，玩具火车，怎么现在就给未来的孩子预备上玩具啦，哈哈。"小王笑着走出办公室。亚平看着包裹，有点心酸，明天是宝宝的生日。吃中饭的时候，开发部的小张说："太平桥绿地附近的旧房子都拆迁了，听说每户都领了好大一笔拆迁费呢！"那当然，那里是黄金地段啊！"亚平心里"咯噔"一下，丽娟的娘家不就住在那边吗。次日周末，阳光普照，万里无云。亚平站在一片砖瓦的废墟上久久不能离开。一个建筑工人走过来："喂，这里闲人免入，别在这里呆着，听见没有？"亚平笑笑，点点头，放下手中的火车玩具，转身离开。丽娟带着宝宝来到废墟上。宝宝在砖山上卖力的爬着。"宝宝当心。"EASY！"丽娟觉得有点茫然，为什么有到这里来了。"妈妈。"宝宝在后面喊："你看我捡到一个漂亮的火车头，我要带回家去。"

丽娟笑起来，宝宝就喜欢捡垃圾："好吧，不过你回到家一定得洗手！"说着，她抱起宝宝，慢慢的走出了废墟。丽娟告诉自己，过去了就过去了，新的生活开始了，人总要向前看。